

韓湘子全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韓湘子全傳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孫一珍

《韓湘子全傳》三十回，第一回題「新鑄批評出相韓湘子」，署「錢塘雉衡山人編次，武林泰和仙客評閱」。雉衡山人即楊爾曾，字聖魯，浙江錢塘（今杭州）人。除編有本書外，另編有《東西兩晉志傳》一書。

有關韓湘子的故事流傳久遠，早在唐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九「廣動植類之四」，就有「韓愈侍郎疎從子侄」能使牡丹花變色的故事。每朵花有詩一聯，乃「韓愈出官時詩」，即「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宋代劉斧的《青瑣高議》前集卷九亦有「韓湘子」一則，其故事比較詳細，有湘子能詩，能開頃刻花，花朵上有詩，藍關送別並送禦瘴毒之藥給韓愈。宋代李昉等人編輯的《太平廣記》，其中有關於韓愈的記述有五條之多。唯「神仙五十四·韓愈外甥」條中寫到韓愈外甥，不知姓名，乃洪崖先生弟子，「神仙中事，無不詳究。因說小伎，云能染花」，「吏部（韓愈）以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情節與前並無二致。小說即據歷代傳說敷演而成。

本書主要版本有明天啓三年（一六二三）金陵九如堂刊本，卷首有叙，署「天啓癸亥季夏朔日煙霞外史題於泰和堂」。每回之末均有評語一段，評者為「武林泰和仙客」，從字跡可知此人即叙言作者煙霞外史。又有武林人文聚刊本。後世翻刻本較多，或題《韓湘子十二度韓昌黎全傳》，或題《韓湘子得道》。

這次影印，以九如堂本為底本。原本第十八回末缺一面，據人文聚本輯補於後。

湘子敘

方黃之剖也混元一氣醞釀開
先天地得之以貞觀日月得之以貞
明星辰得之以貞朗雷霆得之以
發聲靈雲電火得之以流光草
木得之以華實鳥獸得之以為畜

音毛質虫魚得々以爲鱗介
蠕動或奮而飛或安而行或五色絢
耀而以音鳴和以至魚以善息應
世長存新以藻祚衝霄迺集非
是氣孰能使之哉然山以是而恒
峙水以是而恒流而山水時有崩墮

溫潤者以氣時有滯鬱而不通也
人得是氣並生而間有以御之則
刻都配極絳而爲居者失其法
則如喪將之是朝之氣而爲極
枯槁蕭而且死欲望長生得乎
曰此乃不觸山楊皇不補天廼世有

號為神仙者，聰明得氣之先玄，清
氣之妙機，告化，渾萬象以冥
觀道，極生之拙，六龍之蓋，矯覺廣
劫之大，夢濶，厚愚之重，深是以朝
翔九有，若海靜，縮之，波之，典以
延，疑山息，次，崑之，火乘，翠鳳，於丹

日踪神奇而超其馭斑麟柱石圖
踪希有不越人朝游圓海夕寓方
諸絕粒茹芝後天不老辟如峰壑
嶺島木澤耳翠而不凋苑圃園林
草長榮而秀植也爰稽未諫發金
九校五圖黃老紫文淺丹羅於几

齋有儼湘子系出昌黎際唐憲宗
之憲時為韓文公之猶子術象三
真方明八石外珍五耀內宗九精
玄裝餘散馴登三三之山梯煙駕
飛鳧圓澄一坐之道果策名不載
於家乘事不列於傳紀閱公之文

集有祭十二郎文云云其人參公之
卷詠有雲橫秦嶺句而震其目
祇以睽師瞽叟執笏高歌道搖
狂謳一唱三歎以然慙思泯村樵
之心洋洋乎入學究蒙童之耳目
章法麗雜錯謔詞詰屈聲牙

以之當榜客鼓柑之歌雖聽者忘
瘦以之登騷鄉鑒賞之壇則覲者
閉目今之傳湘子者豈有得於秋
氣之興因駕長年之氣輒以托湘
子以宣洩其梗槩耶抑果有是湘
子而借其事以吐胸中之奇耶倣

模外史引用方以編輯宋書揚
攢故實閱歷疎密三載搜羅傳
注蹟標分彙帙如干目次布新編
文章奇詭筆蹤意宏識記博洽
鋒高藻掇通靈鑄於雄銜山源
原自自奪胎集於自錫侶化育

竊晚輪迴而名高星相強出色而
各証吾生洒金橋簇城門頭見
道欲美之有化美如在傳神出火
藏妖魔心丹煙之能守牧童渡神
仙見道情之為人點化石獅初求
瑞雪顯神通之廣大手招龍聖

足駕祥雲昭爰灼々周圓善養
元陽雪地鼯眠非浪跡道色地高
情緣擺脫是良因迎佛骨按禁中
如來顯化渡愛河於半路美如醒
迷卜身世々吉函驅雞美々虎暴
善修行不有蓋歸在聖以還空托

夢求親一枕黃梁猶未熟
何如
扶然三人來
屏竟罹災
幸主僕
之重逢
未引路
喜姑媳之交
勗
金為調
情人態
皈心聽
命妖樟
脫危家
神析卓
韋沫目
之秘文
窮
人天水
陸之勾
境
闡道
德性命

與旨昭幽明神鬼之異同分六
石相抵牾首尾不為矛盾有三
國志之森嚴水滸傳之奇至若
西游記之譎詭金瓶梅之褻瀆
渭非龍門蘭臺之遺文亦如
工竟殺青者堪縹緲國門邪

賞洛邑蜚聲

時

天啓癸亥季夏朔日
煙如外史
魁於泰和堂



湘子像



稟精金火合氣陽陰脫離倫類系出
名門智鋒不露慧鐸常新割恩斷愛
跋涉艱辛爰執其籥爰握其根築基
煉已溫養凝神功成黍米與道合真
下聘九族同騰紫雲伊惟湘子千秋
令名

右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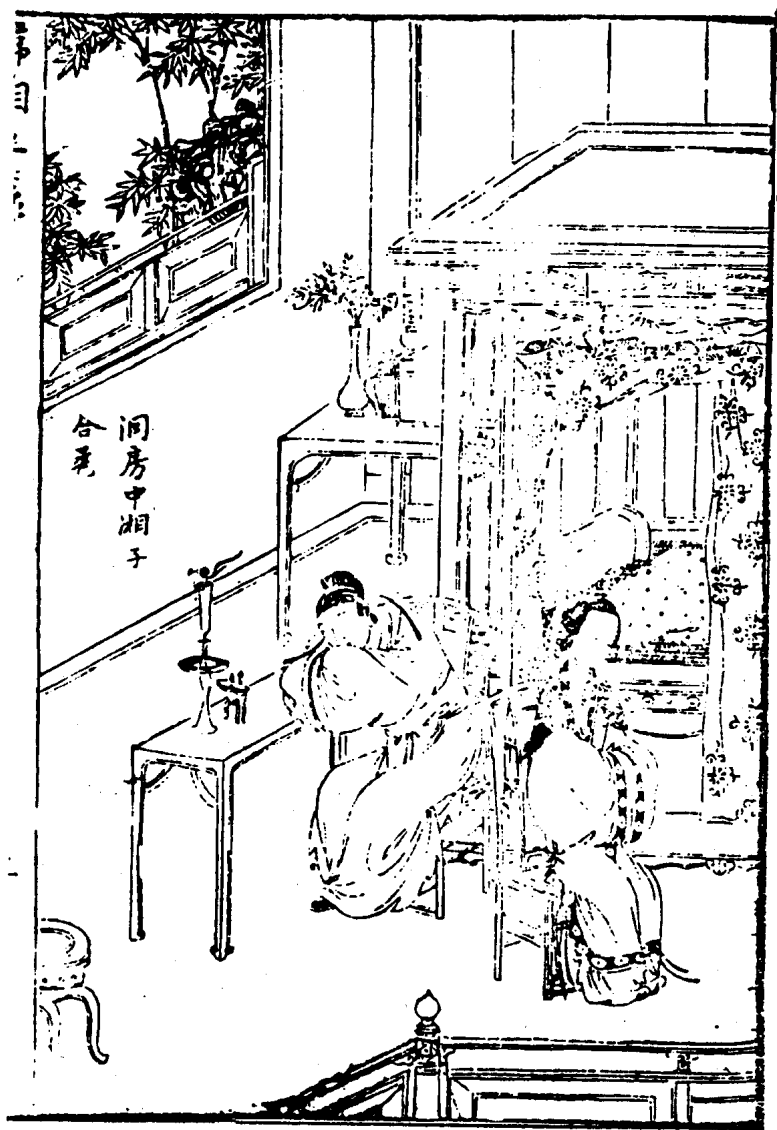
雄街山鶴見雄亨



東漢子傳

族星相鍾呂懷名





卓三

洒金橋佳呂氏



破美堂情誼
第二回



第 二 个

化美女初拭湘子







兩牧童眠藏
神仙



明道情
動衆



湘子假形傳信息





退之祈雪上南





漢天
掃墓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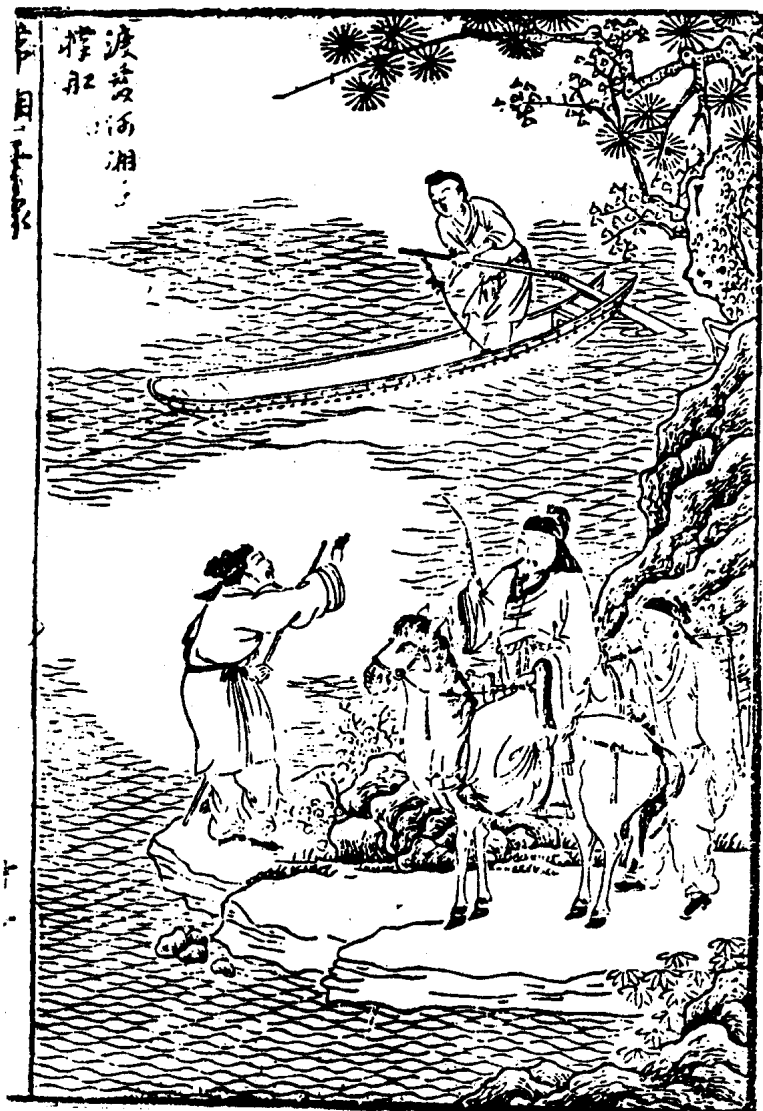
子















驅鯨魚天將
施功



苦竹行記
覺悟



射鵰英雄傳
第一回









聖尿山推天指
路



人然狀貌清
過顧





錦林尽地聖
延八

韓湘子目錄

第一回

雉衡山鶴兒毓秀

湘江畔香獐受護

第二回

脫輪迴鶴童轉世

談星相鍾呂埋名

第三回

虎榜上韓愈題名

洞房中湘子合卺

第四回

鎮金橋鍾呂現形

睡虎山韓湘學道

第貳回

李砍芙蓉暗諷蘆英

候城門衆譏湘子

第六回

葉家緣湘子修行

化美女初試湘子

第七回

蛇虎攔路試韓湘

妖魔遁形避真火

第八回

菩薩顯靈昇上界

韓湘凝定守丹爐

第九回

韓湘子名登紫府

兩牧童眼識神仙

第十回

自誇詡龜鷺罹災

唱道情韓湘動衆

第十一回

湘子假形傳信息

石獅點化變成金

第十二回

退之所雪上南壇

龍王躬身聽號令

第十三回

駕祥雲竄宗頂禮

論全真湘子吟詩

第十四回

闖華筵湘子談天

養元陽退之不悟

第十五回

顯神通地上鼾眠

假道童筵前暢飲

第十六回

入陰司查勘生死

召仙女慶祝生辰

第十七回

韓湘子神通顯化

林蘆英恩愛牽纏

第十八回

唐憲宗敬迎佛骨

韓退之直諫受貶

第十九回

貶潮陽退之赴任

渡愛河湘子撐船

第二十回

美女出漁樵點化

雪山裡牧子醒迷

第二十一回

問吉凶廟中求卜

解饑渴茅屋棲身

第二十二回

坐茅庵退之自嘆

驅鯉魚天將施功

第三十三回

苦修行退之覺悟

甘守節林氏堅貞

第三十四回

歸故里韓湘顯化

赴鶯哥寶氏執迷

第三十五回

呂純陽崔家托夢

張二媽韓府求親

第三十六回

崔尚書假公報怨

兩漁翁並坐垂綸

第三十七回

草草庵主僕重逢

養牛兒文公悟道

第二十八回

墨尿山樵夫指路

麻姑庵婆媳修行

第二十九回

人熊獸韓清過嶺

仙子傳寶氏玄機

第三十回

香獐幸脫離水厄

韓林盡證聖超凡

薛潮子目錄終

新鐫批評出相韓湘子

錢塘 雉衡山人 編次

武林 泰和仙客 評閱

入話

混沌初分世界。陰陽配合成人。黃芽白雪幾更。
新鳥兔迴環不定。曾見滄田變海。旋看松栢凋。
零。青牛白犬吠天津。轉眼棋枰相應。

第一回

雉衡山鶴兒毓秀

湘江岫香簪受譴

蓋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
氣風有八等水有九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
正南坎州曰沃土西南戊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并
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
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
會稽泰山王屋首山泰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
九塞曰大汾滎阨荆沅方城轂阪井陘令疵何注居
庸何謂九藪曰楚具區越雲夢秦陽紆晉大陸鄭圃
田梁孟諸齊海隅趙鉅鹿燕昭余何謂八風東北曰

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颶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闊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三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北鴻水淵、敷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握崑崙

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樹、琅玕樹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瑤樹在其北，一邊名曰熊耳山，一邊名曰雉衡山，詩云：雲連熊耳，峰齊秀水，出雉衡山，更高是也，真個好山，有詞賦爲証。

遠望嵯峨，近觀崑崙，山勢嵯峨，定汪洋，海翻雪浪，石形崑崙，鎮蛟蜃穴，湧銀濤，土龍在木火方隅，雲母戴東南境界，高崖峭壁，怪壑奇峰，聽不盡雙鳳。

齊鳴看不了孤鸞獨舞霧靄靄豹隱深山風簌簌
虎來峻嶺瑶草奇花不謝青松翠栢長春仙桃紅
艷艷修竹綠森森一片雲霞連樹陰兩條澗水落
藤根正是千山高聳擎天柱萬壑橫衝大地痕
那雉衡山頂上有一株大樹樹上有一隻白鶴乃是
稟精金火受氣陽陰頂朱翼素吭員趾纖爲胎化之
仙禽羽毛之宗長也有詞賦爲証

瘦頭露眼豐毛踈肉鳳翼龜背燕膺鰲腹鳴必戒
露趾金穴而廻翔白非浴日集蘭岩而顧足或乘

軒于衛國、馭江夏之樓、或取箭于耶溪、飴潭臯之粟、長比鳬、羣非鷄、甌侶鸞、鳳以遐征、薄雲霄而高啄、真個是猴山王子之遺、遼東丁令之屬、

白鶴兒在那知衡山中、雖然是一個羽族凡禽、喚八公而戡寇、毛群野鳥、鳴九臯而徹天、恰因那三十三天、兜率宮中、太上元始天尊、駕前一隻仙鶴、一日飛下這山上來、白鶴兒見他飛來、就便是福至心靈的一般、去與他交媾了一遍、那仙鶴就把仙家的妙理、學道的真詮、一一泄漏與這白鶴兒、白鶴兒依了仙

鶴的傳授，便在山中樹上，朝吞日液，暮採月華，飲露含風，餐霞吸霧，修行了三四百年，只是盜學無師，有翅不飛，脫不得羽殼，毛軀上不得瑤池閬苑，弄巧着這山中有一個香樟，也是百餘年不死的，毛國慣會興妖作怪，駕霧騰雲，與白鶴結識，做了弟兄，逐日在江口閑遊，山中頑耍，正是逍遙自在，無拘束，不怕聞君不怕天也，說話的，從頭至尾，要說得有源委，這閭浮大千世界，生着白鶴香樟，也不知有幾億億萬萬數，爲何這隻鶴，這隻樟，就會成精作孽，蓋因天地間，

有四生六道、且說那四生、佛經上說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是也、那六道、佛說仙道、佛道、鬼道、人道、畜生道、修羅道是也、投托得胞胎好、就有好結果、投托得胞胎不好、就沒好結果、這便是報應輪迴、天地無私的道理、原來這白鶴香樟都是漢朝時兩個人轉世、所以今番有這般結果、怎見得是漢朝的人、過了三四百年、又來做神、做鬼、看官仔細聽着、說出家門大意、便見這本希奇的故事、昔日漢帝朝內、有一位左丞相安撫、生下一女、四歲上母亡、將女交與乳母撫養、

這女兒到得七歲，各色俱不待人指點，自然會得。一日安丞相朝回，聽見女兒房中有人彈琴品簫，安撫問是誰人。丫頭說是小姐。安撫聽了一回，走進房中問女兒道：「老夫朝中回來，只聽得汝在房中彈琴品簫，這是誰人教汝的？」小姐道：「孩兒自藝，俱通，不消人教得。」安撫道：「我止生汝一人，上無哥姊，下無弟妹，汝這般天賜聰明，我就取汝叫做靈靈小姐。」過了十歲，纔與汝議親，招贅定要與首相做個繼室，恁你狀元來說婚，我也決不與他。乳母道：「爲何不與狀元到要？」

與首相做繼室、安撫道嫁與狀元做結髮夫妻、也要
選十年五載、方纔做得一品夫人、若嫁與首相做繼
室、進門就是一品夫人了、乳母道、世上的事、只等你
撞着、不等你、等着、只怕老爺要賠了夫人、又折兵、安
撫叱退乳母、以後有許多家來說媒、安撫只是不從、
一日漢帝宣安撫上殿、說道、朕有姪男、年方十二
歲、喪偶未娶、朕聞相國有一位靈靈小姐、肯與人爲
繼室、何不嫁與姪男、安撫道、臣昔年有言、願定與首
相爲繼室、不敢嫁與皇姪、漢帝道、嫁與首相怎、也得

勝似我皇姪，安撫奏道：進了首相的門，就是一品夫人。若皇姪不知是將軍，是奉尉，便有許多不同。漢帝道：依卿所奏，朕就賜爲一品夫人何如？安撫道：賜稱一品夫人，還是越禮犯分，終不如首相的好。漢帝大怒，要把安撫丞相斬首。市曹以警百官，百官替他討饒，纔得放還。當下漢帝把他削去官爵，貶在遠方安置。又差當駕官宣靈靈小姐入朝相見，却說靈靈小姐聽得宣召，父親又爲他幾乎性命不保，吃了一驚，乃不梳不洗，含着淚眼，入朝見帝。帝命擡頭一看，果

然媒娜絕世、娉婷無雙、隨命當駕、官發到山西紅銅
山內、嫁了一個村夫、叫做掙不動、那掙不動生得身
長三尺、醜陋龐惡、三推不上、肩四推和身、轉因此上
人取他一個諱名叫做掙不動、這靈靈小姐、色藝雙
全的人、嫁了這般一個蠢物、真所謂駿馬常馱癡漢
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也、那靈靈小姐、心懷抑鬱、不上
數年、得病身死、這掙不動見靈靈小姐死了、也就懸
梁縊死、一魂兒追趕靈靈小姐、他兩個三魂縹緲、七
魄悠揚、一直走到陰司地府、閻羅案前、只見牛頭馬

面攔住道：你兩個是何等人，奉何人勾攝前來，怎麼不與差人同來？靈靈小姐道：我是安撫丞相的女兒，與做靈靈小姐，只因那月老錯配姻緣，把我嫁與這椿不動爲妻，故此抑鬱而死。魂魄來見閻羅皇帝，討一個明白。椿不動道：我是山西紅銅山內椿不動，便是蒙漢帝旨意，把這靈靈小姐與我爲妻。我百依百隨，儘力奉承他，不料他還不中意，鬱悶逃走。我捨他不得，故此一路裡趕來，要他回去。牛頭馬面道：你真是一個個椿不動的東西，你妻子如今是死的了，怎麼還

思量他同你轉去，那棒不動。聽見這話，纔曉得他也是死的了，遂放聲大哭起來，驚動了閻羅天子。當下閻羅天子升殿，便問外邊是怎麼人，這般哀苦。牛頭馬面唬得不敢出聲。判官上前把靈靈小姐棒不動的話奏聞一遍。閻羅天子叫他兩個進來，跪在案前。他兩個又把生前的苦情哭訴一番，要閻羅天子放他回轉陽世。閻羅天子道：「這是你自來投到，非是我這裡差人錯拿來的，要回去也不能勾了。我今判汝兩個轉世去，又做一塊了。」兩人心願罷，當下閻羅

采子判道夫者婦之天夫婦者人之始婦得所天使
宜安靜以守閨門不宜憎嫌以生釁隙今靈靈小姐
生前怨望已乖人道之常死後妄陳應墮畜生之報
幸是性靈不昧骨氣猶存合無轉世爲胎化仙禽羽
垂宗長候三百年後遇仙點化還復成人持不動稟
醜陋形容賦愚癡氣質只合棲身蓬草養命村庄辭
婚娶于九重置妍媸於度外乃敢妄婚相府眷戀紅
粧致佳人和鬱而亡捐微軀追奔不舍昏迷性地應
墮毛群合無貶爲香獐於三百年後與白鶴結爲知

識以完宿果判訖。靈靈小姐與梓不動低首無言。各尋頭路。這便是白鶴香獐前生的結證。如今只說韓湘子十二度韓文公的故事。且把這段因果丟下一邊。單表玉帝殿前有一個左捲簾人將軍冲和子。因在蟠桃會上與雲陽子爭奪蟠桃打碎玻璃玉盞。玉帝大怒把那冲和子雲陽子都貶到下界去。一個投托在永平州昌黎縣韓家的便是冲和子。叫名韓愈。一個投托在永平州昌黎縣林家的便是雲和子。叫名林圭。原來這韓家九代積善專誦黃庭內景仙經。

韓太公生下兩個兒子，大的叫做韓會，娶妻鄭氏，次的就是韓愈，字退之，娶妻竇氏。他兩個兄友弟恭，夫和婦順，藹藹一堂之上，且是好得緊，只是都不曾養得兒子。那韓會終日憂悶，常對兄弟退之說道：「有壽無財，有財無祿，有祿無子，造化緣分不齊，惟有孤身最苦。我和你這般年紀，還沒曾有男女花兒，如何是好？」有詩爲証：

默默常嗟嘆，昏昏似失迷。
只因無子息，日夜苦難支。

退之道，然雖如此，哥哥也不必憂慮。我家九代積善，少不得天生一個好兒郎出來，以爲積善之報。難道倒做了一個沒尾龍，趕蒼蠅的，不成？這般憂也徒然，只是終日焚香禮拜，禱告天地祖宗，必定有報應了。當下韓會依了退之言語，每日虔誠禱祝，感動得本處城隍土地、東廚司命六神，各各上天奏聞玉帝，要降生一個孩兒與韓會。那奏章如何寫的，奏云：

永平州昌黎縣城隍土地司命六神臣某某等，稽首頓首。奏聞昊天金闕至尊玉皇上帝，臣聞高皇

璇極總庶民錫福之權大梵金尊開群品自新之
路凡伸祈禱無不感通茲有昌黎縣韓會韓愈積
善根于九代奉秘典於一生情因無子意切籲天
伏望證明修奉展布祥光鑒翼翼之丹衷賜翩翩
之令子庶乎永沾道庇不負誠心飽沃恩波益堅
崇奉月輪常轉願力無邊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
切待命之至謹奏以聞

玉帝覽奏遂將金書玉誥道法神術付與神仙銓離
權呂崑兩個到於下界普度有德有行之人上天選

用如有修行未到還該轉世爲人的。便着他往韓會家投胎脫化。待日後積功累行。不昧前因。纔去度他以成正果。鍾呂二仙領了勅旨。按下雲頭。一路上鍾仙問呂仙道。爲仙者尸解昇天。赴蟠桃大會。食交梨火棗。享壽萬年。九玄七祖俱登仙境。爲何間浮世界三千大千人衆。只知沉淪慾海。冥溺愛河。恣酒色猖狂。逞財勢氣焰。不肯拋妻棄子。脫屣離家。煉就九轉還丹。長生不老。呂仙道。人生處世。如魚在水中。本是悠悠自在。無奈綸竿墜水。香餌相投。以致吞鈎上釣。

受刀釜煎熬耳。幾能息心火。停識浪。固守鴻濛。採先天種子。兩手捧日月乎。鍾仙道。五濁迷心。三途錯足。拈花惹草。怨綠愁紅。若不吞一粒金丹。終難脫形骸。軀殼。我兩人今日領旨下凡。不知那州那縣得遇知音。呂仙未及回答。忽見東南上一道白氣衝徹雲霄。有若虹霓之狀。怎見這炁的異處。

非烟非霧似雲似霞。非烟非霧氤氲布晴空。似雲似霧靄靄騰騰。彌碧落。凌霄徹漢。衝日遮天。兩耳不聞雷。原無風雨。一天光皎潔。驟起虹霓。占

氣者不辨爲天子氣、神仙炁、妖邪炁、海蜃炁、望雲者、不識爲帝主雲、卿相雲、將軍雲、處士雲、端的這一道白的、還是炁、還是雲、仔細看來、團團簇簇、半空中、未定其間、吉與凶、一陣仙風吹撲去、管教平地露根踪、

呂仙用手指與鍾仙道、這一股白氣、衝天而起、主在蒼梧之野、湘江之畔、非聖非凡、當是妖邪之氣、且把仙氣吹一陣去、若是仙炁、炁影了風、若是邪炁、風影了炁、於是鍾仙掀起了那落腮鬍鬚、張開了獅子大

口望着東南方上吹一口炁去果然起一陣大風把
那衝天的白炁都影住了、呂仙睜開慧眼、望那方一
看、就認得是兩個毛團在那里吐氣、一個是香獐、造
孽、一個是白鶴、弄揷、不說兩個仙師隨風便至、且說
白鶴香獐正在那湘江岸上各自顯出神通、隨心遊
戲、忽見這一陣風吹將來、影住了白炁、就知是兩個
仙師到來、他也不慌不忙、搖身一變、都變做全真模
樣、立在那江邊等候着仙師、這全真怎生打扮、

一個頭頂着竹籐冠、一個頭綰着陰陽髻、一個穿

一領皂氅、系腰繫絲絛、一個穿一件黃布袍、圍條軟帶、一個脚踏着多耳麻鞋、好似追風逐日的、夸父一個脚躡着草履、有如乘雲步月的神仙、正是容顏瀟灑、更清高、裝束新鮮多古怪。

他兩個遠遠地望見祖師到來、便上前稽首再拜道：師父、俺兩個是蒼梧郡湘江上修行的全真、接待師父得遲、萬望恕罪、恕罪。呂師指着白鶴道：你本是鳳、匹鸞、儔如何敢藏頭匿尾、指着香獐道：你本是鳳、群、狗黨、如何敢隱姓埋名。老鶴見說出他本相、低首無

言不敢答應。獨這香獐向前道：「俺們委是全真師父，休得錯認，將人比畜。」呂師道：「汝這謊頑皮，巧語花言，待要瞞誰？」將謂我劔不利乎？只這一句話，嚇得那白鶴兒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雙膝跪倒在地上道：「老師父，人身難得，盛世難逢。雖然是皮殼毛團，也是精靈變化。如今弟子骨格已全，羽毛未脫，逐日在此迎風吸露，也不是結果望師父垂憫。弟子捨一粒金丹，使弟子脫去羽毛，恩啣再世。」鍾師聽了，白鶴言語便道：「這鶴兒性靈纖巧，儘通人意。再世之言，成先識矣。我

們且度他去見玉帝另作區分。這猓兒罪業山重，我
這里用汝不着。饒汝去罷。汝若不依本分，妄作妄爲，
我自有慧鋸神鋒，盤空取汝。香獐道：師父不肯度我
也罷。弟子這江邊景致，也不弱下三島崑崙。我依師
父守着本分也。儒過得日子，鍾師道：怎見得湘江景
致，不弱于三島崑崙？香獐道：不是弟子誇口說。據着
弟子這蒼梧江口，晨鳧夕鴈，泛檻其上。鯀甲素鱗，潛
躍其下。晴光初旭，落照斜暉。翠映霜文，陸離眩目。閉
花野草，罩霧含烟。俯仰天淵，愛深魚鳥。然強如蓬萊

弱水苦海無邊，舟楫難通。夢魂難越。呂師道據汝道。
般說也不見得十分強過我仙家。你誇這大口也。沒
用。香獐道弟子有詩爲証。

蒼梧一席景新鮮

湘水山嵐飽暖眠

泛泛白鷗知落日

喃喃紫燕語晴烟

紅紅拂拂花含笑

綠綠芊芊草滿前

若是老師來此處

也應撒却大羅天

呂師道汝這業畜十分無禮。我仙家無愛無欲。始得
成真證果。汝無端造孽。有意貪私。枉自誇張。有何益

處又暗自忖道。他不知死活。妄語矜爭。我且度鶴兒上天。把這業畜貶下深潭去。處不見天日。待鶴兒成仙。纔來度他。去做一個守山大神。顯我仙家妙用。于是口中念念有詞。唱聲道。只見天光灼爍。黑霧朦朧。半空中閃出一員天將。立在面前。那天將怎生打扮。

頭上戴漆黑殷鐵盔。一頂手中持銀絲軟鋼鞭。一條皂羅袍。金龍盤繞獅蠻帶。玉珮高懸。臉似銅皮。煤般黑。蜃似硃塗。血樣紅。古站着黃巾力士。右站

着黑虎大神，焰焰火輪環繞，飄飄皂蓋招揚。他正是降龍伏虎趙玄壇。那怕你興妖作孽，香獐怪。一陣風過處，那天將躬身喏道：「吾師有何法旨？」呂師道：「香獐造孽，天所不容。那天將一手拿起鋼鞭，一手牽住香獐，正欲下手。鍾師道：『且饒這孽畜性命，貶他在江潭深處，永不許出頭。』」直待鶴兒成了正果，證了仙階，然後來度他去看守祠門。若不依本分，再作風雷損害往來客旅。卽時把他打下陰山背後。天將依命把那香獐一提，提到江潭中間，極深極遠的一個

去處鎖固住了，不放一些兒鬆，那香獐有威沒處使，有力沒處用，只得哀懇天將道：弟子衝突仙師，罪應萬死，遭此貶厄，固所甘心，但弟子原是山中走獸，食草餐花，以過日子，今沉埋水底，豈不泮死了性命？餓斷了肝腸，望天神救我一救。天將道：仙家作用，汝所不知，饒汝性命，自然不死，怎麼怕淹死餓死？汝但收心服氣，見性完神，以待鶴兒救汝便了。香獐拜道：多謝指教，但不知鶴兒幾時纔來救我耳。天將既去，香獐被鎖在那個去處，果然四邊沒水，只是沒有得吃。

不得散誕逍遙，乃依前仰伸俯縮，閉息吞精，再不敢妄肆顛狂，以招罪譴。這正是

是非只爲多開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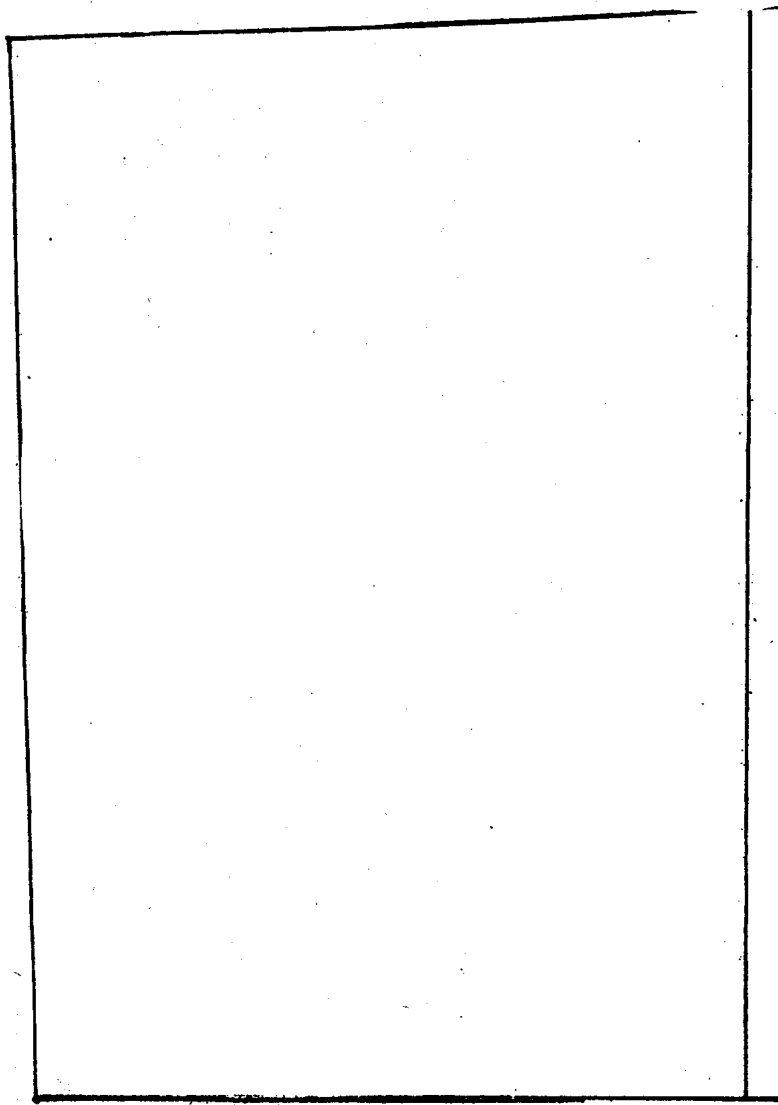
煩惱皆因強出頭。

如今學得團魚法，

得縮頭時且縮頭。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逐一分解。

看獐子得團魚法，躲在深潭下面，霍見纔做得過，尾尾替替，不赶蒼蠅，只是鍾師又掀起落腮鬚，次張開獅子巨口，吹出那一口氣，未幾臭氣可怖。先捉去獐子兒，惡心死了，按我看起來，這一口氣



第二回

脫輪迴鶴童轉世

談星相鍾呂埋名

嘆塵世忙忙、笑浮生一似、攧梭樣、貂裘染、駟馬昂、
爭名奪利、不思量、妄想貪、嗔薄倖、狂、算英雄、亘古、
興亡、晨昏、猶、自守、寒窓、總不如、乘雲駕霧、覓一個、
長生不死方、

話說呂師把香綽股在湘江潭底、那天將叉手躬身、
回話已去、鍾師就在蒲蘆內、取出一粒金丹、與鶴兒、
喫了、那鶴兒登時脫胎換骨、化做一個青衣童子、跟

着兩位仙師前往永平州昌黎縣，走到韓家門首，恰好韓退之迎門出來。兩師見他人物軒昂，衣冠濟楚，頭頂上有霞光一道，身傍有捧爐童子相隨，便知是左捲簾大將軍冲和子。因醉奪蟠桃，貶在他家爲男子。怕他不悟前因，日後毀謗玄門，詈罵佛祖，遂轉身商議道：冲和子已將四十歲了，尚不回頭省悟，若再墮落火坑，貪戀繁華囂境，便沒有出頭的日子了。他兄韓會鎮日焚香點燭，拜求子息。我和你回去奏聞玉帝，把這鶴童送與韓會爲子，待他長成，我們又來。

夢化成了仙了道，然後轉度冲和子，復還原職，豈不兩便？兩師商確已定，遂撥轉雲頭，帶了鶴童，上昇天界，不移時，來到南天門外，把領金書玉旨，巡遊到蒼梧縣湘江岸上，點化鶴兒等事，奏了一遍。玉帝傳旨，便着兩師送鶴童到那永平州昌黎縣韓會家投胎，托化爲人。後行選用，兩師奉旨，忙對鶴童說道：「我再將仙丹與汝吞在腹中，化作一個仙桃，送你到永平州昌黎縣韓會妻子鄭氏懷內投胎。滿月之日，我二人又來看汝。與汝靈丹符水，待等十六歲，教汝成道。」

入仙梯長生不老休得漏洩天機有悞玉旨鶴童泣
告兩師道弟子纔脫得業驅指望成真證果跟着兩
位師父逍遙自在誰知又要去投胎爲人受血河狼
藉塵網牽纏弟子不情愿去了兩師道玉旨已出誰
敢有違況汝雖脫了羽毛軀殼還不曾修煉大丹怎
麼就得成正果須是借父母精血十月懷胎如太上
老君投托玉女懷中一般纔顯得修行結果鶴童又
道既是要投胎托化方得成仙彼時在湘江岸上點
化弟子的時節兩位師父何不就着弟子去托生人

家却引弟子朝參玉帝，又送弟子下凡費。這許多辛苦周折，呂師道不奉玉旨，誰敢擅專？鶴童道：弟子有詩一首，獻上師父。詩云：

湘江岸上遇師尊，

度我飛昇見帝君。

今既脫離毛與殼，

如何下土復爲人。

呂師道我也有詩一首，汝謹聽着。詩云：

鶴童不必苦淹留，

且向韓家轉一籌。

異日功成朝玉闕，

蒼梧江水也東流。

鶴童聽兩師分付已畢，只得吞下一粒金丹，化做一

顯仙桃兩師捧拿在手，騰步逍遙直到韓家，恰好是
三更時候，兩師就遣瞞魔神托一夢與韓會妻子鄭
氏。那鄭氏夢見太陽東出，寶鏡高懸，一隻仙鶴口啣
著一顆仙桃，飛將下來，墮在他懷裡。傍邊閃出一個
青巾布袍的道人，肩土負著一口寶劍，口中高叫道：
韓會妻鄭氏聽者，吾乃兩口先生，奉玉帝勅旨，送這
仙桃與汝爲子。吾有一言囑汝，牢記取，囑云：

鄭氏擡頭聽我言，

從來仙語不虛傳。

送兒與汝承昭穆，

他日乘風上九天。

鄭氏夢中驚覺，不勝歡喜，便蹴醒韓會，與他說道：「妾身一更無寐，二更輾轉反側，三更時分，方纔瞌睡，去就做一夢，夢見太陽東出，寶鏡高懸，一隻仙鶴，口啣一顆仙桃，飛將下來，墜在懷裡，又有青巾布袍，背劍的道人，囑付云：『你道這夢希奇，也不希奇。』」韓會喜道：「我夜來得的夢，也與你一般的。」今年四十二歲，未有子息，想是神天鑒察，爾我隱衷，不該絕代，降生一個兒子，接續家門香火，也不見得，據夢中太陽東照，主生貴子，仙鶴啣著仙桃，一定是天庭降下好人。

臨凡這兩口先生必然天上神仙故此囑付得明白
我如今且和你滿灯爐香拜謝了天地且看日後若
何鄭氏道相公說得有理連忙披衣起來梳洗端正
同韓會兩個燃寶炷焚香朝天拜了八拜到了天
明韓會將夜來夢兆一一對退之說了一遍退之歡
喜道若據這個夢兆嫂嫂必定生一個好兒子接續
韓門香火端的不枉了九代積善三世好賢有詩爲
証詩云

積善人家慶有餘

禍因惡積豈爲虛

韓門九代陰功茂

天賜嬰兒到草廬

話不絮煩、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幸喜陰陽門、高
撚指間、鄭氏生下一子、那子生得兩耳垂肩、雙手過
膝、面如傅粉、唇若塗硃、端的是好一個孩兒、匆匆喜
氣滿屋充間、百眷諸親、咸來作賀、這正是天上麒麟
原有種、人間最喜蚌生珠也、不料這孩兒、從生下來
到滿月、日夜只是啼哭、不住聲、韓會見了這個光景、
轉添憂悶、與鄭氏商議道、這孩兒生相不凡、久後必
是好的、只是這般啼哭、合著相書上一句、說小兒夜

啼沒命沒妻，多應是你我命中，招他不得的緣故。不如把他過繼與親眷人家，做個乾兒子，待他養得成人，纔收拾回來，有何不叫？鄭氏道：「前日不養得兒子，朝夕拜禱天地祖宗，怕絕了後代，如今幸得天地保佑，祖宗積德，生下這一點兒，且是好了，不想日夜啼哭，算來也是養不長成的了，空受這十月懷胎的苦楚。若是把他過繼與別人家，後來也被人罵他是三姓家奴，不如送與叔叔做了兒子，倒是好的。只怕嬌嬌要歡喜，正說話間，只聽得街坊上有人拍着漁」

蘇唱着道情，經過他家門首，那孩兒聽得漁鼓聲響，就住了口，不啼哭，不聽得漁鼓聲，就哭將起來，忒然作怪，看官且說那敲漁鼓唱的是恁麼說話，孩子就肯聽，他不啼哭，原來那敲漁鼓的道人，就是呂祖師唱的，是一闕桂枝香，正提醒著鶴兒宿世之事故，此孩子惕然警醒，住了哭，聽他桂枝香云：

鶴童覺悟，師來看顧，一自去年送汝到昌黎，至今日，又離丹府，汝不要啼苦，汝不要啼苦，聽咱分付，日今安否，暫拘束，久已後，昇騰紫霄，名鐫洞府。

鶴兒寧耐暫居天外，嘆循環暑往寒來，然指間光陰二載。想韓門小孩，想韓門小孩，非常氣槩，端的棟梁才。本是大羅天上客，思凡下玉街。

韓會見孩兒住了哭，聽敲漁鼓，便對鄭氏說道：「這孩兒想是喜歡漁鼓聽的，可喚那敲漁鼓的人進來。」敲一回漁鼓，引闖他一會，待我問他，或者他有藥止得孩兒啼哭，也不見得。」鄭氏便叫張千道：「汝去看那敲漁鼓的，叫他進來。」張千連忙跑到街上，叫道：「敲漁鼓的道人轉來，我家相公請你說話。」道人道：「莫不是韓

大相公麼、張千道、你未卜先知、就是神仙一般、道人道、我比神仙也差不多些兒、便跟着張千、搖搖擺擺、走進門來、向韓會稽首道、公相何事呼喚小道、韓會道、我止得一箇孩兒、從生下至今、已彌月多了、只是啼哭不止、正在憂悶、不想方纔聽得漁鼓響、他就住了聲、恰像聽的一般、故此請師父進來、敲一番漁鼓、唱一個道情、引闢他一時歡喜、道人道、要止兒啼、有恁難處、抱公子出來、與我一看、包得他不哭了、韓會道、若得如此、自當重重酬謝、鄭氏在屏風後面、抱孩

見遞將出來，韓會接在手中，遞與道人道：「這個便是學生的孩兒。」道人用手摩他的額門，說道：「汝不要哭，汝不要哭。」一十六年，無榮無辱，終南相尋，功行滿足，上昇帝都，下學九族。那孩兒聞言，恰像似快活的一般，就不哭了。韓會道：「師父高姓大名？仙鄉何處？」呂師道：「貧道棄家修行，人人喚我是兩口先生，就是我的姓名了。却没有家鄉作處。」鄭氏在屏風背後，輕輕地對韓會說道：「夢中說兩口先生送來的兒子，如今這師父說是兩口先生，莫不就是夢中的神仙？」韓會道：

雲遊方外的人慣會假名托姓那里信得他的說話
道人笑道姓名雖一人品不同公相怎麼小覷人韓
會道是學生有罪了又道孩兒喜得不哭就煩師父
替我孩兒取一個小名何如道人道閱閱名家取恁
麼小名就起一個學名也能韓會謝道若取學名更
好道人道我從湘江路上走來見那煙水滔滔東流
西轉萬年不斷最是長久如今令郎取名韓湘小名
叫做湘子願他易長易養無難無災異日榮華富貴
如湘水之汪洋壽命康寧似湘流之不斷韓會道多

謝指教請坐素齋那道人把袍袖一展化道金光而去留下一個漁鼓直逼逼轟在地上韓會去拽那漁鼓的時節那里拽得起來鄭氏近前去拽也拽不動叫人去搖也搖不動三五個人去拔一發拔不起就如生根的一般鄭氏道這個道人以定是一位神仙怪你我不識得他故此留下這個漁鼓做個証驗眼見得當面錯過神仙了快請叔叔來看便知端的韓會忙著人去請退之退之來到鄭氏道請叔叔來非爲別事只因你姪兒啼哭不止巧巧的有一個道人

打着漁鼓歌唱而來。孩兒聽見就不哭了。你哥哥請他進來打漁鼓唱道情。引闢孩兒歡喜。那道人說孩兒必成大器。在孩兒面前說了幾句話。又替孩兒取學名。叫做韓湘。你哥哥留他喫齋。他拂袖化一道金光而去。留下這個漁鼓在此。你哥哥拿他不動。許多人也拽不起來。特請叔叔看個明白。退之聞言。近前輕輕一扯。那漁鼓恰似浮萍無蒂。通草無根。扯了起來。地面上有純陽子三個太字。瑩然如玉一般。退之道。這是呂洞賓下降。哥嫂肉眼。自不識他。正是神仙。

不肯分明說，留與凡人仔細搜也。於是大家香焚寶鼎，燭熬銀臺，望空遙謝。荏苒一載，湘子貯盤伊邇，靜會不勝歡喜。但湘子自從見那道人之後，一似痴呆，懵懂泥塑木雕的一般，也不啼哭，也不笑話，俗語說得好，只是買得他一個不開口。自三餐把與他便，呷不把與他，他也不討外邊難，是這般筆地，心裏恰像是明白的人家，都叫他做啞小官。鄭氏也無如之奈，倏忽三週四歲，全沒一些兒擇化，轉會思量湘子。這般年紀，尚不會得說半句言語，枉惹傍人耻笑。豈

原是命裏無兒莫強求強求雖有更添憂當年伯道
丟兒子撒下千千萬萬愁這韓會十分不快活日夜
憂愁染成一病而亡退之哭泣盡禮置辦棺木大歛
已畢安葬在祖塋之下一日分付張千道大相公死
了止得這一點骨血指望他成人長大娶妻生子接
續韓門香火誰知養到三週尚然不會說話莫非啞
了人家養著啞子也是徒然汝等去街坊上看那好
的算命先生尋一個來待我把他八字推筭一推筭
若日後度得一個種兒也好做墳前祭掃的人退之

分付已完。那呂師在雲頭聽見這話，便按下雲頭，化做一個算命先生，在那牌樓坊街上走來走去，高叫算命算命。這先生如何打扮？

折腰巾歪前，露後青布。他左偏右撇，兩隻眼光碌碌，望着青天。一雙手急簌簌，搖着算盤，口中叫命。講論元識，得根原。若有一命，不准廿罰二錢。

那張千連忙請他到家裏，見了退之。退之道：「先生高姓？家住何方？」呂師道：「學生喚做開口靈，江湖上走了多年，極算得好命。遇見太子，就算得他是帝王子孫。」

遇見神仙就筭定他是老君苗裔遇見夫人就筭得他丈夫是宰相公卿遇見和尚就筭定他是華蓋坐命退之道依先生這般說起來筭命也是多事了呂師道說便這般說八箇字還有許多玄妙不知相公有何見教退之說道我有一個姪兒勞先生推筭若還筭不准先罰先生二錢呂師道從早晨出來尚不曾發利市公相若要罰我請先稱了命金待學生筭不准時好做罰錢退之道這般渾話免勞下顧呂師道請說八字來退之道建中元年二月初一日午時

呂師道庚申年巳卯月辛酉日甲午時庚申乃白猿
居蟠桃之位巳卯乃玉兎歸蓬島之鄉辛酉爲金雞
入太陽官畔甲午爲青鸞飛下殿之傍這八箇字不
是凡胎俗骨主有二朝天子分七輩狀元才不出二
十歲必定名登紫府姓列瑤池九族成真个家證聖
若肯讀書官居極品只是少壽目下正行墓庫運主
其人昏蒙痞癰如棄物一般到了七八歲脫運交運
自然超群出類退之道他如今像虛子一般讀書料
不能勾了若說學仙世上只有天仙地仙神仙鬼仙

最下一等名曰頑仙、那里有個癡仙、呂師道他面目清奇、形容古朴、心地十分透朗、性質更覺聰明、一日開口說出話來、憑着顏回子貢重生也、只如是兩個正在談論、那鍾師又化做一個相面的先生、按落雲頭、在韓家門首高叫道、我鑑形辨貌、能識黃埃中天子、察言觀色、善知白屋裏公卿、饒他是仙子降凡塵、我也曉得他、前因後果、去來今、只見張千聽了這一篇大話、又忙忙地跑進來、對退之說道、相公、這算命的不爲奇了、外邊又有一個相面的、說得自家是康

舉還魂許負再世何不請他進來一發把公子相一
相呂師曉得是鍾師臨凡便道公相說學生算命不
准且請這相面的進來看他說話與學生相合也不
相合退之依言便分付張千去請張千請得那相面
先生到於廳上與算命先生東西坐下退之便指着
湘子道請先生把這孩子相一相相面的先生定睛
一看便道兩耳垂肩紫霧盤繞雙手過膝金光顯現
天倉豐滿地角端圓神清氣朗骨格堅全若非天子
門前客定作蓬萊三島仙這公子不是愚痴俗子頑

蠡凡夫呂師道星相兩家行術不同每每各談己見
今日我兩人言語相同豈不是公子生成的八字長
成的骨頭鍾師又道公相也請端坐待學生把把公
相細相一相何如退之道學生正欲請教鍾師把退
之巾幘聳一聳起道天庭高潤地角方圓金木肖高
土星豐厚顴骨插天掌威權於萬里日月角起全忠
孝于一門五嶽拱朝名標黃甲浮犀貫頂一生少病
鶴行龜息局是天仙露骨露神終招險禍以貧道論
之龍虎難分別鸞鳳要失群風霜八千里接引有呆

人退之道多謝先生指教只是這幾句是怎麼意思
鍾師道這四句詩是公相一生結果後有應驗退之
道我姪兒湘子四歲還不會說話就如痴子一般如
何是好兩師道要公子說話有何難哉貧道有一丸
藥在此送與公相待明日五更時分公相把無根淨
水與公子吞下肚去他就會說話了退之歡喜不勝
接了這丸藥叫張千取白金二兩封作兩封送與兩
位先生兩師笑了一聲分文不受附著湘子耳邊囑
咐幾句囑云

鶴童不用苦憂心、須悟前因與後因、

丹藥驅除魔障淨、管教指日上蓬瀛、

囑罷揚長出門去了、退之着人追趕之時、杳然不知去向、但見祥雲繚繞空中、瑞鶴飛鳴雲外、退之自思這兩個或是神仙也不見得、只待五鼓時分、姪兒喫了丸藥、便見應驗何如、但他說我黃甲標名、官居臺閣、不知應在幾平上、過了明日收拾盤纏、赴京科舉、又作理會、正是

時來風送滕黃閣、

運退雷轟薦福碑、

有日蛟龍得雲雨

春風得意錦衣歸

畢竟退之上京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霍童未曾投胎先要做一箇棍子所以後來爬牆
逃上經南山去若是那時反做一塊餠糖豈不粘
住在家中沒要去了○如今算命相臉的先生誰
不識何星相却是粧果得齊整到不如這歪歪露
一二本才幹的先生通曉命理相法

第三回

虎榜上韓愈題名

洞房中湘子合卺

富貴枝頭露功名水上漚腰金衣紫馬籠頭鼻索
拴來不久射中昇間雀絲牽幔後紅洞房花燭喜
相逐傀儡搬提木偶

話說退之到得五更天氣忙忙取了無根淨水調那
九葉與湘子喫湘子喫得下去腹如鳴雷喉如開鎖
不一時間吐出了許多頑涎穢物便開目耳聾叔父
退之滿心歡喜道謝天謝地這藥果有神功爰至鄰

氏寶氏走來問他時，他依先不開口了。退之道：你們且不要絮聒。他既開口，自然會說。快去收拾行李。我要上京求取功名，倘得一官半職回來，也替祖宗爭氣了。我半生讀書辛苦，當下退之辭別家中大小，一路上餐風宿水，戴月披星，到京科舉，不期名落孫山，羞回故里，只得在京東奔西竄，搖尾乞憐。那知湘子在家依然不開口說話。鄭氏也沒法處置，巴不得他年紀長大，娶了媳婦，度一個種兒，以續韓門香火。看湘子到了七歲，鄭氏一病身亡。雖虧寶氏竭力殯

殮湘子淚泣亦如成人。寶氏在鄭氏靈柩前拜祝道：「伯嫻姆，在生爲人，死後爲神，韓家止得一點骨血，不知爲何瘡痍，料來不是祖先之不積德，皆因你我隱行有虧，以致如此。望伯伯姆姆在天之靈，保佑韓湘聰明天賜，智慧日增，悔脫災除，開消煞解，庶乎箕裘有紹。世澤長新，拜罷。」又哭至夜，寶氏恍惚見鄭氏說道：「孩兒韓湘，今日雖不會說話，到了十四歲時，他自然會說。我們一家大小，日後都靠他一人提挾。」嬌且請寬心。寶氏驚覺，乃是南柯一夢。自思姆姆死

後英靈若此不昧湘子決非凡人且慢慢撫養看他
成人又作道理不題却說退之淹滯在京囊空表敝
雖接得嫂嫂鄭氏計音也不能勾回家心中無限焦
煩沒奈何捱過了三科喜得中了鄉貢進士鹿鳴宴
罷星夜還家剛剛到得自家門首撞見姪兒湘子此
時湘子恰好十四歲了迎着退之道叔父恭喜叔父
恭喜退之是他說話作揖彬彬有禮就携着他手同
進屋裏賓氏出來迎接相見已畢退之便問道姪兒
是幾時說話的賓氏道自相公出門至今何曾見他

開口就是姆姆死了、也只見他淚流滿面、何曾聞得
哭聲、退之道、適纔見我就說叔父恭喜、豈不是會說
話的、不肖幸登虎榜、姪兒又喜能言、可謂家門集慶、
只是哥嫂早亡、不曾見我登科、看得湘子成人、良爲
苦耳、竇氏道、相公且省煩惱、湘子從旁揀嘴道、夫人
不言、言必有中、退之道、汝不會說話、一向不教汝讀
書、爲何倒記得聖經賢傳、湘子道、姪兒自從那日喫
了道士的丸藥、就曉得乾坤消長、日月盈虧、世代興
衰、古今成敗、那聖經賢傳、總來是口角浮辭、帝典王

謨也不是胸中實際。九州四海具在目前。福地洞天。依稀藤下。據姪兒愚見。爲人在世。還該超凌三界外。平地作神仙。退之道。知識有限。學問無窮。汝這一篇話。是自滿自足。不務一進的了。如何是好。必須請一位好先生。教汝勸讀詩書。纔得功成名就。湘子道姪兒有詩一首。呈上叔父。詩云。

不讀詩書不慕名

一心向道樂山林

有朝學得神仙術

始信靈丹自有真

退之道。這詩是誰人教法做的。湘子道。因當面試。奈

何倩人退之道。汝旣如此聰明。怎麼說不要讀書。那讀書的身上穿的是紫袍金帶。口中喫的是包鳳烹龍手執着象牙簡。足躡着皂朝靴。出入有高車駟馬。緩息有舞女歌姬。喝一聲黃河水逆流三尺。笑一聲上花花燭燭滿林。真個是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一書生也。湘子道。我書倒要讀。只是我前生不曾栽種得腰金衣紫的身軀。嚼鳳烹龍的唇舌。乘車跨馬的精神。倚翠偎紅的手段。只好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談經折露葵。我有小詞。叔父請聽。詞名上小樓。

我愛的是山水清幽我愛的是柴門謹閉我愛的
小小曲曲悄悄靜靜茅庵底我愛的喜孜孜飲數
盃如癡如醉我愛的日三竿剛眠未起

退之道你說的話不僧不俗不文不武都是些諛詞
讞語豈是個成器的人湘子道叔父聽我道來

那野人我若做大人佩金帶掛紫袍若做客人秦
莊安有親我若讀二史書也須騎車輦我若做個
道人步霞臥雲山三人惟道獨尊

駕蹕來我只待住山林整頓給爲道人草舍茅庵

過幾春、巨富的大厦高門、居官的位尊言顯、都不
如草履青巾、

退之道、小小孩童、本是聰明伶俐、爲何甘心做這
門求乞的勾當、湘子道、叔父、

你將我做神童看、只恁般小減人、我將那神童只
當兒曹認、大成儒也只當庸人論、富家郎豈是我
韓湘子倫、你說道前遮後擁、做高官、只怕着一朝
馬死黃金盡、

退之道、任汝說來說去、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聽、只

是要汝讀書、改換門閭、光顯父母、我方心滿意足、湘

子道、叔父不必憂疑、若要改換門閭、光顯父母、有何

難處、退之道、汝肯向上、纔是韓門有幸、學士林圭同

我赴京時節、一路上說有女蘆英、年方及笄、計汝爲

妻、目下擇個吉日良時、娶過門來、成其夫婦、接續後

嗣、我纔放心、湘子道、謹依叔父嚴命、當下退之、就叫

張千、對陰陽先生說道、我相公要與大叔完親、勞

先生擇一個續世、益後不將的吉日、張千領命走去、

對那陰陽先生說了、那先生姓元、名自虛、號若有、先

年是一個遊手遊食、研光的人，頭上戴着一頂六瓣
帽子，一日走在外縣去，被一個戴方巾的公相羞辱
了一場，他忿氣不過，道：「九流三教都好戴頂方巾，我
就不如你也好戴一頂匾巾，如何就欺負我？」當時便
學好起來，買了幾本星相地理選擇日子的書，逐日
在家中去看，又尋得一本歷朝綱鑑，也在家中朝夕
念誦，把這幾本書都記熟了，便在人前之乎也者說
起天話，掉起文袋兒來，誇獎得自家無書不讀，無事
不曉，通達古今，諳練世故，只是時運不濟，不曾做得

秀才中得舉人進士，其實是個三脚貓兒，一件也是不到家的。誰知那昌黎縣城裏城外這些有錢有勢的主子，都是肚子裏雪白文，理不通的。平日只仗着這些錢勢，去呼赫人。二時間見元自虛說出這許多才幹，使被驚倒了，騙得滴溜兒團圓轉。那一個不稱讚元自虛是個才子，人間少二世上無雙。自虛便戴起一頂方巾，穿件時樣衣服，門前貼下一個招牌，寫道：陰陽元。若有在此得遇仙傳，與人擇日合婚，夫榮妻貴，兼精地理，催官求子，因此上昌黎縣裏大小人

家都來尋他合婚下葬，那有時運的，便婚也合得成，葬也下得吉，那沒時運的，不知喫他坑了多少，只是人上再也不埋怨着他，也有送酒米的，也有送銀錢的，也有送布帛的，也有送柴炭的，也有送什物家伙的，也有送書畫冊頁的，至於飲食餚饌，時常有人送來，與他一個光拳頭精臂膊的人，平空的掙了一分家計，也是他時來福湊，運限順利的緣故，其日張千一徑來尋着他，與他說了，元自虛便道：「既蒙你相公分付，我揀一個登雲步月，附鳳攀龍的上好日子，送到

你相公家裏只要相公重重謝我張千道你只要揀
得好我回去對相公說一定不輕薄你元自虛道韓
大哥你凡百攬掇一聲我和除一個加二謝你張千
應允作別去了元自虛走進屋裏歡喜道韓退之是
一個知趣識實的人不比那白丁今日來照顧我擇
一個日子須用心替他揀個上好吉日送去極少也
有三五兩刮他的只是我口裏雖然說得却不曉得
旺相孤虛時日變換如何是好且把家中有的曆書
都搬出來仔細對他一個好日子送去也不枉了名

頭這元自虛果然搬出許多通書攤在卓子上畢竟是那幾樣書

一部是通書捷徑一部是選擇類篇一部是九天嫁娶圖一部是六合婚姻序陰陽圖遁甲局列後攤前婚娶經黃籙科遮左青右赤一番各家主意不同看一有諸書見解各別這先生雖然去堆垛番騰却合不出一個不將續世

元自虛番來覆去看不出一個好日子來只得嘆一口氣道這二月十三日雖是個神仙日犯着孤鸞寡

宿却合得周堂且寫去與韓家但憑他自作張主罷
乃忙忙的拿一個南京雙紅帖子寫道甲申年乙卯
月丙辰日戊子時天喜臨門貴星照戶玉堂金馬紫
微福德都合聚在這一日若公子畢姻之後定然鳴
珂佩玉擺蹕上鳳閣龍樓積實堆金賽過那銅山珠
海幾十年內也湊不着這個日子當下送去退之看
了滿心歡喜連忙取三兩銀子送與元自虛元自虛
接銀到手歡天喜地的回家去於中稱出六錢頭謝
了張千張千也快活得了不得退之又叫張千來分

付他去打點聘禮、羹果、和竇氏商議、置辦釵環、段廷
接那許媒人來到林學士家、說要下盒做親、林學士
並不推辭、到了吉日、請到諸親、百眷、開盒看禮、怎見
得那禮的齊整處、

紫結鬢花、都是犀珠寶石、金花玉蕊、響叮、瑞鑲嵌
釧、釵盡皆白珣、赤瑕、碧玉、鴉青、光潤、燦、簪、頭、龍、天
矯、環、面、鳳、翽、翔、玉、樹、玲、瓏、寶、冠、噴、焰、金、魚、吸、浪、翠
葉、迎、風、十、六、葵、十、六、果、盤、中、色、色、錦、攢、百、足、段、千
兩、銀、盒、內、般、般、花、簇、前、梢、着、金、鼓、旗、鼓、吹、熱、鬧、高

擎着黃羅傘，羅列風光，真個是錦攢花簇，錦添花。
天合地成，天對地。

林學士看了這許多禮物，無限快樂，賞了來使，回了
吉帖，一面打點嫁裝，首飾，把蕭英小姐嫁到韓家，與
湘子成親。那蕭英生得何如？

眼橫秋水，眉畫遠山。眼橫秋水，猶如水月觀音，眉
畫遠山，好似漢宮妃女。身穿着挑描刺繡百花衣，
腳躡着飛舞羅旋雙鳳履，湘裙款款，羅襪低垂，絲
袖踈踈，霓裳瀟灑，果然是姿容嬌艷，有沉魚落鴈。

之容、德性溫柔、有舉案齊眉之德、

退之娶得蘆英小姐進門、喜悅不勝喜的是湘子、蘋有托韓門胤嗣可期、料他一點修行念頭、從此如石沉水、誰知道華堂席散、花燭歸房、蘆英卸下濃粧、面壁而坐、湘子衣帶不解、隱几而眠、兩個全沒一些情況、過得一夜、荏苒三朝、滿月、蘆英也照例回門、不在話下、一日、賈氏與湘子說道、蘆英小姐回去許多日子了、汝也該去看望他、一遭、纔是個道理、湘子道、蘆英、湘子各自一體、既非比目魚、又非連理樹、我去看

他有何益處。實氏道：夫夫婦婦，人道之常，一唱一隨，人情之至。況鴛鴦交頸而眠，鸛鵲比翼而飛，畜生尚有夫婦之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湘子道：嬌娘，你只曉得畜生有交頸比翼之愛，恰不曉得光陰迅速，駒隙拋梭，無常到來，不能躲避的苦。且聽姪兒道來。

養鵝鴨群來，群往做鵝鵝，捉對成雙。爲人怎學衆生樣？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追來，不憐你割肚牽腸，少不得收聲放氣。兩下分張，看將來好一似水上浮漚草，上霜空落得回頭望。

竇氏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怎麼
怕得汝父母早亡我羅裙樓抱撫養得汝成人長大
與汝娶了妻子只指望汝多男多福接續韓門香火
做墳前拜掃之人怎麼今日說出這般話來可不痛
殺我也湘子道嬌娘不消煩惱姪兒一從尊命便了
竇氏道汝若依從我的說話就是孝順孩兒保汝早
登黃甲封妻廕子也不枉了伯伯姆姆生你一場若
不聽我的言語你就去修行辦道也是忤逆子了只
怕天上沒有一個忤逆神仙從古說得好

孝順還生孝順子

忤逆還生忤逆兒

若能孝悌兼忠信

何須天上步瑤池

畢竟不知湘子肯去看蘆花小姐也不去且聽下回
分解

如今世上看風水揀日子的先生扣來都是元自
虛的嫡派不能如何這般像得緊。是英面壁湘
子隱几的時節多得錢玉蓮的姑娘在裏頭調和
一調和他兩個未必不偷了恩愛夫妻話云為得
黃婆來說合嬰兒姪女定來親

第四回

灑金橋鍾離現形

睡虎山韓湘學道

蓬萊三島是吾家，一任那塵世裏喧嘩。
因緣漏洩，萬里烟霞，翠竹影，瑤草奇葩。
霎時間，渾無牽挂，俺洞府自有那白鹿腳花。

話說當日，賓氏把湘子說了一番，湘子只得依從。賓氏說話去探望蘆英一次，倏忽間過了數月，退之上京會試，高登金榜，初授觀察推官，遷四川監察御史。不二年間，歷陞刑部侍郎，接了賓氏湘子蘆英一同。

在長安居住。一日朝罷歸來，路從灑金橋經過，見橋東坐着一個道人，生的豹頭、鷹眼、虎背、龍腰，紫膛色面皮，落腮鬚鬍子，頭挽着陰陽二髻，身穿一領皂紗袍，持一管鎖鐵笛，約摸來力能扛鼎，賽過子胥，氣可斷橋，度越翼德。橋西坐着一個道人，生的眉清目秀，兩鬢刀裁，面如傅粉，唇若含珠，頭戴一頂九陽巾，身穿一件黃氅衣，約摸來是興大漢的子房，扶炎劉的諸葛。退之神酣心醉，思量這兩位必是異人，遂近前問道：「坐在橋東那位先生，何方人氏，住居那里，因恁

出家修道，那道人答道：「老夫與大人同輩，不同朝。」退之適怎的叫做同輩？不同朝，那道人道：「大人是唐朝刑部侍郎，老夫是漢朝一員大將，總兵戎要路，坐帥府衙門，豈不是同輩？」不同朝，退之道：「既與王家出力，關土開疆，只合河山帶礪，與國同休，爲甚麼棄家修行，裝束這般模樣？」道人道：「大人有所不知，因我王損害三賢，只得深藏遠避。」退之道：「害那三賢？」道人道：「三齊王韓信、大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這三賢因臥馬鞍橋，渴飲刀頭血，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在九里山趕。」

田橫入海、在烏江渡、逼項羽身亡、幫漢高祖奪了楚
秦天下、後來死得不如猪狗、因此貧道棄了官職、奔
上終南山、埋名隱姓、跟東華帝君學道、得證仙階、老
夫乃漢之鍾離權也、原是河間府任丘縣人、退之又
道、橋西坐着那一位先生、是那方人氏、住居那里、可
與鍾離先生是一輩、不是、那道人道、貧道乃本朝士
子、祖貫是河中府夏縣人也、生來頗讀幾行書、文章
冠世、志氣軒昂、曾與李子英同往東京赴試、前到邯
鄲十里黃花舖、垂楊樹下、得遇鍾離師父、度我三遭

四起不肯回心、他把那蘆簾一片、化作一座地獄、內有十大閻君、把我一靈真性、攝在葫蘆內、我夢醒回來、方纔曉得爲官者不到頭、爲富者不長久、於是棄儒修行、得成正果、我便是兩口先生、也有詩爲証、詩云、

朝遊碧海暮蒼梧

袖裏青蛇膽氣粗

三醉岳陽人不識

朗吟飛過洞庭湖

退之道據二位先生、這般說話、真是文欺孔孟、武過孫吳、一文一武、世所罕見、學生家下三輩好道、七輩

好賢願邀先生到舍奉款素齋不知尊意若何鍾師
道既蒙大人錯愛貧道自當道府奉拜何敢叨齋退
之挽着呂師手道學生與兩位先生同步到舍何如
呂師道大人是當路宰官貧道是山野鄙夫逐隊步
趨有失觀瞻請大人先行貧道隨後便至退之道先
生不可失信呂師道大人尊前豈敢誑詬退之果然
先到家中頃刻間兩師也到退之下街迎接生下俚
茶忽見湘子當面走過望着兩師作揖鍾師道此位
何人應得妨父尅母退之道這是小兒鍾師道若是

公子貧道失言了、退之道是學生姪兒、叫做韓湘子、三歲上沒了先兄、七歲上沒了先嫂、如今是學生撫養、呂師道此子有三朝天子分、七輩狀元才、若不全家食天祿、定應九族盡昇天、何患不榮華富貴乎、鍾師道只是一件、此子目下運行墓庫、作事多有顛倒、直交十六歲方纔得脫、須請一位好師傅、提撕警覺、他一番、庶不致錯走路頭耳、退之道、愚意正欲如此、只是未得其人、請問二位先生、何以謂之天、鍾離道、牛、兩角、馬、四蹄、之謂天、又問、何以謂之人、呂師道、穿

牛鼻絡馬腹之謂人不以人滅天不以故滅命不以欲害真謹守而弗失是謂合其真鍾師道既蒙大人下問貧道亦有一言請教退之道願聞鍾師道天地人謂之三才何以天地歷元會而不變這等長久人生天地間含陰抱陽修性立命爲何有壽若彭鑑夭若顏回又有一等殤子這般壽夭不齊却是何故退之沉吟半晌默無一答呂師道人人可以與天地齊壽人自不悟耳退之道舜禹相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知人心可無乎呂師道劒閣路雖險夜行人更

多退之道。道心可有乎。呂師道金屑雖珍貴者。取亦
爲病。退之道。吾其以無心乎。鍾師道曾被雪霜
苦。楊花落也。驚退之道。吾其以有心無心乎。鍾師道
不勞懸古鏡。天曉自雞鳴。退之道。所謂有心盡非乎。
呂師道不得春風。花不開。又被風吹落。退之道。
所謂無心獨妙乎。鍾師道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
曉也。尋常退之見。兩師大有議論。儘可教訓湘子。便
道。學生家中有座。睡虎山。山內蓋一座九宮八卦團
瓢。儘自清閑瀟灑。意欲屈留兩位先生。在于團瓢之

內一位教舍姪習文、一位教舍姪習武、若得舍姪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學生心願畢矣、不知尊意若何、兩師道、貧道俱是山野村夫、胸中實無經濟才略、荷蒙大人俯賜甄收、敢不用心教訓公子、只是大人要始終如一、不可聽信讒言、見罪貧道、退之待了兩師的素齋、便叫張千李萬領兩位先生到團瓢內去、又分付湘子勤緊學習、以圖榮顯祖宗、不在話下、且說鍾呂兩師同湘子到于團瓢之內、過了一日、也不開口教湘子習文、也不教湘子習武、兩個只是閑兌

垂簾跏趺靜坐。湘子見兩師光景。又不敢問。只得又過一日。看看到第三日。只見鍾師吹起鐵笛。呂師唱起道情道。

嘆水火兩無情。慾火煎熬損自身。還須着意多勤慎。陰陽自生。築基煉神。降龍伏虎。休狂奔。養其身。調神息氣。內外兩無侵。內外兩無侵。

唱罷道情。纔叫湘子道。韓公子。你近前來。我且問汝。湘子鞠躬恭立在兩師面前。鍾師道。令叔大人請我二人教訓公子。我二人敢不盡心。只是不知公子願學。

長生二字、願學功名二字、湘子道敢問師父、功名二字、如何結果、鍾師道、教汝經書墳典、韜略陰符、上可以保國安民、下可以戡兇定亂、逢時遇主、博得一官半職、坐着高堂大厦、出入有輕裘肥馬、平白地顯祖榮宗、封妻蔭子、萬人喝采、這便是功名、但是無常一促、萬事皆空、到頭來終無結果、湘子道、如何是長生二字、呂師道、傳汝築基煉已工夫、周天火候、秘訣、吐濁納清、餐霞服氣、白日昇天、赴蟠桃大會、髮白再黑、齒落更生、日月同居、長生不老、這便是長生的結證、

兩樣作用、如霄壤之隔、公子心下願學那一樣、湘子道、弟子願學長生、兩師道這個工夫、不比文藝、幽莽不得、斷續不得、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有詩爲証、

堪嘆凡人問我家、

蟠桃雲霧靄烟霞、

眉藏火候非輕說、

手種金蓮不自誇、

三尺焦桐爲活計、

一壺美酒作生涯、

騎龍遠遠遊三島、

夜靜無人玩月華、

兩師叫湘子道、徒弟如今是恁麼時候了、湘子道、師

父鼓打一更了、兩師道仙有數等、汝願學那一等、湘
子道秀才歲考便有一二三四五六等的分別、做神
仙怎麼也有等數、鍾師道不是這個等第之等、仙有
天地人神鬼五樣不同、湘子道願聞其詳、鍾師道陰
神至靈而無形者、鬼仙也、處世無疾而不老者、人仙
也、不饑不渴寒暑不侵、遨遊三島、長生不死者、地仙
也、飛空走霧、出幽入冥、倏在倏亡、變幻莫測者、神仙
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步日月而無影、入金石而無
碍、變化多端、隱顯難執、或老或少、至聖至神、鬼神莫

能知著龜莫能測者天仙也。呂師道絕嗜欲修胎息。願神入定脫殼投胎。托陰陽化生而不壞者。可爲下品。鬼仙受正一符錄。上清三洞妙法。及劍術尸解而得道者。可爲中品。人仙地仙。煉先天真一之氣。修金丹大藥。永龍升。鉛虎降。凝結黍米之珠。則爲上品。神仙天仙。湘子道。弟子嘗聞古語云。學仙須是學天仙。唯有金丹最的端。望師父把那金丹大道傳授與弟子。兩師道。汝旣願學天仙。汝的志向是好的了。只怕汝鹵莽滅裂。中道而廢。枉費了我們普度的心機。絕

了後來修真門路。湘子道師父若肯指教弟子豈敢
懈弛。兩師道居吾語汝。汝須牢記。不可洩漏。湘子拱
立而聽。兩師唱道。

五更轉

一更裡端坐。慢慢調龍虎。潤轉三關透入
泥丸路。龍盤金鼎。虎咽黃庭戶。得些工夫。等閒休
訴。等閒休訴。

二更裡二點敲。陰陽真炁妙。上下三關莫教錯了。
嬰兒姤女得黃婆。自然匹配了。自然匹配了。

三更裡月明。正把乾坤照。產藥根苗。只在西南道。

鉛遇癸生急採方爲妙。海底龍蛇自然來相盤繞。
自然來相盤繞。

四更裡更妙。坎離要顛倒。晨昏火候合天樞。子在
胞中。萬丈霞光照。位產玄珠。此法真奇奧。此法真
奇奧。

五更裡天曉。籠內金雞叫。有個芒童拍手呵呵笑。
喂飽牛兒快活睡一覺。行滿功成自有丹書詔。自
有丹書詔。

湘子聽了牢記在心。兩師道。湘子我倒把長生秘訣。

傳授與汝了、只怕汝叔父知道、輕慢我二人、湘子道、弟子自有張主、不必多慮、一連教道了兩三夜、到第四夜時、兩師又打着漁鼓、拍着簡板、唱一詞教湘子、詞名梧桐樹、

一更裡調神氣、心猿意馬牢拴繫、莫學閑遊戲、閑遊戲、昏昏默默煉胎息、開却天門地戶閉、果然通玄理、通玄理、

二更裡傳宇宙、一道靈光漸通透、龍虎初交媾、初交媾、隄防三關莫要走、莫要走、

三更裡一陽動、金鼎將來玉鼎共。煉就真鉛汞。虎
已配元紅。鼎內金花畔。金花畔。

四更裡月當空。玉鏡高懸處處同。照見海東紅。隔
山取火。開烘烘。開烘烘。

五更裡雲收徹。靈圭弄新月。處處瓊花結。瓊花結。
火候抽添按時節。氤氲降紅雪。莫把天機泄。天機
泄。

利得天曉。兩師對湘子說道。我們連日教汝修煉。汝
須用心勤習。汝叔父今日必然要趕我們出去了。湘

子道、任憑叔父責罰、弟子決無悔心、只是師父去了、教弟子倚靠着那個、兩師道、這是理勢使然、諺云、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何況師徒乎、汝只堅心定志、我們自來度汝、說猶未了、退之着人來喚湘子、并當直的去、問湘子道、汝這幾日習讀得文武經書、亦諳熟否、湘子道、姪兒不敢隱瞞叔父、兩位師父教姪兒的是一部大道黃庭經、不讀恁麼文武經書、退之怫然不悅、再問當直的道、大叔與這兩位先生、連日所習何事、所講何書、當直的道、兩個道人教

大叔一更打坐、二更飛昇、三更四更、只是打漁鼓唱道情、退之聽了、一時開心頭火發、紫漲了面皮、便拿竹片打湘子道、汝冷冷棄世、託我看汝、教汝讀書、只指望汝成人長大、光顯祖宗、誰知汝這般癡呆、要學修行結果、玷辱門閭、怎不氣殺我也、湘子道、是叔父請這兩個師父教我的、不是姪兒自己生發出來的、如何打我、竇氏在傍再三勸道、他爹娘早喪、孤苦伶仃、雖是我們恩養成人、也須索三思教訓、不要惹傍人議論、湘子哭道、賴叔嬸養育成人、今後再不敢違

嚴命了，退之道。夫人既勸我，我且不打這畜生，汝快進去勤攻書史，休學那出家的勾當。一面叫當直的，去喚那兩個道人來，起他出去，絕了這根苗，不怕湘子不學好。果然當直的去叫兩師道。先生老爺有請。鍾師道、純陽子那冲和子，迷昧前因，來請我。和你要趕出門，我們且去見他。看他有恁話說。兩師隨了當直的，走到退之跟前，稽首道：韓大人，貧道見禮。退之怒喝道：誰與你這般人？見禮不見禮？你兩個可是有些兒人氣的麼？兩師道：大人請我兩人訓誨公子，豈

不曉得尊師重傳的，却爲何不以禮相待。退之道，我留你兩人教姪兒習文演武，以圖進取。你如何終日教他打漁鼓，唱道情，豈不是賊夫人之子？那道情可是好人唱的？兩師道：「大人貧道何曾教他唱道情來？」退之道：「我姪兒已是招承，汝兩人如何還白賴？」快快出門去罷。休得在此胡纏。」兩師道：「我出家人是隨緣的，有緣則住，無緣則去。何須發惱？」便向裏面叫道：「韓湘子，我們今日去了，汝久後若要尋我們時，可到萬里外終南山來。我們在那里等你。」湘子跑出來道：「師

父快不要去，只在這裡教訓弟子。你若去了，弟子來尋時，就難得見了。兩師道：汝叔父既趕我們出門，有何面目再在汝家裡？湘子道：弟子情愿跟了師父同去。退之一手扯住湘子，叫張千、李萬把這兩個野道人推出去。兩師道：大人在上，貧道唱一首小詞，答謝大人錯愛，便出門了。詞名《沽美酒帶清江引》。

想爲官有甚好，看富貴似波濤。不如俺色空清淨，破衲襖掩柴扉，靜悄也不戀雌雞，叫紫羅袍煞強。如傀儡棚中喧鬧，榮華的似瑞雪湯澆，閑伴着仙。

童採藥苗。問把瑤琴操。操的是古調。鶴鳴九皋。

任傍人笑。

退之道。快出去。我也懶得聽。這般說話。

兩師唱。

有一日。削祿禍難逃。藍關雪擁長途道。那

時方曉。

唱罷拂袖而去。詩云。

大袖遮三界。遨遊遍九天。腐儒無眼力。不識大羅仙。

退之見兩師去了。便把湘子領到書房中。關鎖他在。一間房裡。分付當直的小心看守。不許放他出來。翻

行龍走正是

埋怨當初二道人

綺言綺語哄兒孫

如今斬草除根淨

撇下黃庭內景經

那湘子被鎖在房中、並沒恁暢意思、只是勤苦修煉、坐唱道情、有黃鶯兒爲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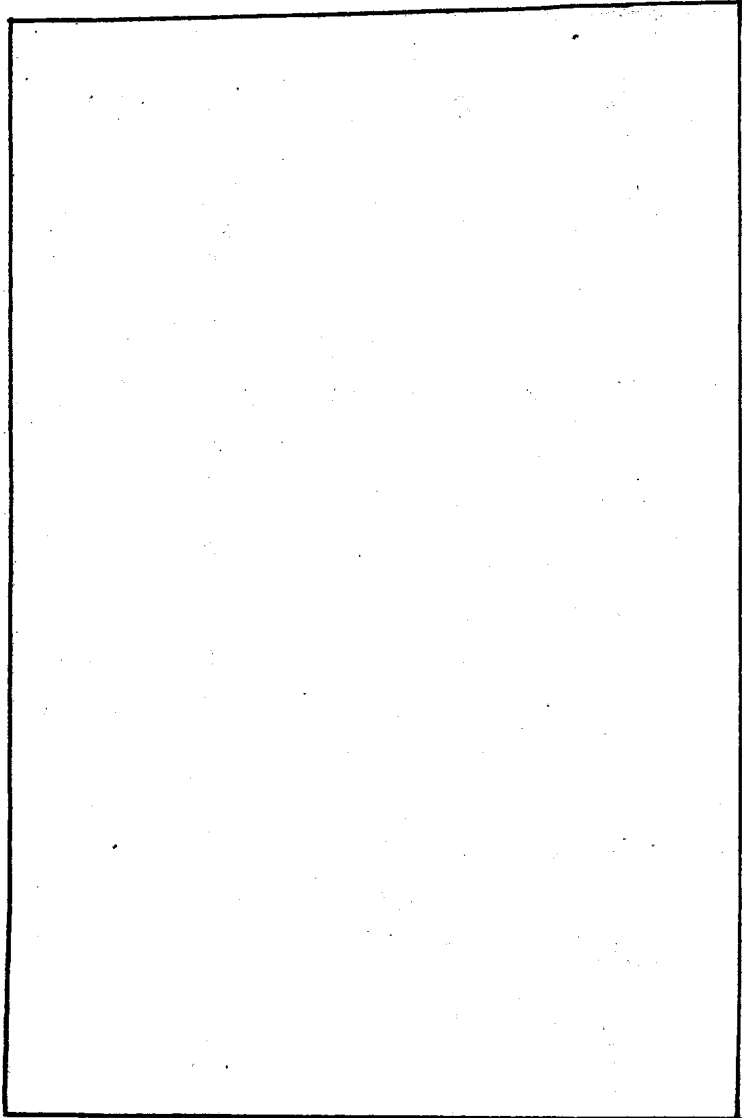
慢慢自沉吟、下深功、受苦辛、經行日夜眠不穩、要見本來那人、把心猿緊繫、三關運轉、透入黃庭徑、煉真精、刀圭不用、天理自相生、

忽見那牛奔、鼻撩天吼一聲、搖搖擺擺、揜不定、拽

住了那純休教亂行往來日夜跟隨緊牧牛人丹
田界管取稻花牛

這湘子雖然晝夜勤修畢竟不知後來若何止瀟下
回分解

韓退之盼望湘子太殷所以落在鍾呂彀中比
如六人衆請先生教兒子只尋着有名無實
不度量自己的兒子資質如何學業何如當團
繞了一年不說自家兒子原不濟却說先生是
中書無益不可



第五回

歆芙蓉暗諷蘆英

候城門衆譏湘子

白髮蕭蕭兩鬢邊、青山綠水總依然、人生何異南柯夢、撚指光陰十八年、十八年景物鮮、蒹葭紫竹隔塵凡、且將龍女擎珠出、鶴馭盤旋下九天、

不說退之鎖閉着湘子、且表夫人竇氏、思量伯伯在日、朝夕拜禱天地、求得這個姪兒、湘子不料生下來鎖日啼哭、費盡了心神、幸而養得長成、替他娶了林學士的女兒蘆英、今已三年、並沒男女花兒、豈不是

韓門該絕常聞犀牛望月角內生蚌蛤含珠朝陽
遊戲蘆英這般不生長如何是好心生一計喚梅香
請蘆英出來問道階下那一枝是甚麼樹蘆英道葵
婆是一枝芙蓉樹寶氏道叫梅香拿來砍了這枝
樹蘆英道婆婆莫要砍他留下與媳婦早晚看看罷
寶氏道我只見他開花不見他結子要他何用蘆英
道婆婆花與人相似人生總是花雄花不結子雄笋
不抽牙寶氏道媳婦我說與你聽石上栽芙蓉根基
入土中好花不結子枉費我兒功蘆英道一片良田

地懶牛夜不耕春時不下種苗從何處生寶氏道
來如此梅香快請大叔來待我問他梅香道老爺關
鎖大叔在書房內那個敢放他出來寶氏便把鑰匙
遞與梅香叫他去請湘子湘子道夫人叫我何事
梅香道夫人與小姐在堂上絮絮叨叨不知說些
甚麼話叫我來請大叔去會問湘子只得近前相見
寶氏道姪兒我娶蘆英小姐與汝爲妻只指望生男
育女接續香火今已三載並不生育我心中好不憂
悶適聞問他他說汝居室情跡恩愛間濶這是何故

湘子道、嬌娘不必問我、我有詩一首、念與嬌娘聽、詩云、

惜精惜氣養元神、

養得精神養自身、

爐中煉就大丹藥、

不與人間度子孫、

黃氏聽見湘子說出這話、便哭道、我兒差矣、自古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汝年紀小小的、妻子又少艾、如何不想接續祖宗香火、說出這等絕情絕義的話、伯伯姆姆、死在九泉、也不瞑目了、湘子道、佛言人繫于妻子、七寶舍宅之、其患有

甚于牢獄牢獄有散逸之文妻子無合魂之理情欲
所愛投泥自溺人能透得此關卽出塵世是以姪兒
與蘆英相敬如賓望嬌娘恕罪蘆英道這事羞人答
答的說他怎麼一溜烟跑入房中去了賁氏扯住了
湘子再三再四勸諭他湘子道嬌娘你那里曉得生
死事大非同小可古人有言說得好

三個魚兒一個頭

同心合膽水中遊

愚人不識魚兒意

不是冤家不聚頭

賁氏與湘子正在那里絮聒恰好退之朝中回來看

見了，便道夫人在此說些甚麼。竇氏道：我在此勸湘子讀書，退之道。湘子是我鎖在房內的那個，放他出來。竇氏道：老身取鑰匙放出來的。退之道：湘子過來。我且問汝，汝這幾日所讀何書，所作何事。湘子道：仲由說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退之提起竹片，把湘子就打道：汝這癡獸蠢子，也曾曉得孔子說是故惡夫佞者麼。湘子道：孔子問禮于老聃，老聃便是仙人的宗祖，道侶的班頭，孔子也不曾說他禦人以口給，叔父怎的就把一個佞字兒加我。退

之道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便是老聃之教、老聃也何曾文過飾非、汝既要學道修真、須索要讀書明理、爲何丟了黃金、銜綠磚、我只打死汝、這不才畜生便了、提竹片亂打湘子一頓、湘子叫道、嬌娘救我一救、叔父打得我太重了、竇氏跪下勸道、相公、你哥嫂臨終之時、再三囑付相公、愛護湘子、今日這般打他、曉得的、說是相公教訓、這不肖子、不曉得的、只說相公負了哥嫂囑付、不管他、望相公且饒湘子這一次、退之、哭道、夫人、人家養得兒子、指望成人、求取功名、改

換門問我家止有這不肖之子又不肯讀書習上反學那雲遊乞丐管生耽誤青春嗚呼老矣是誰之愆諺云桑條從小蠶大來蠶不直怎麼教我不打這畜生竇氏道韓家只有這一點骨血恨只恨當初錯留那兩個道人把他哄壞了退之道我留那道人只指望他習文學武做一個文武全才替朝廷出力與韓門爭氣誰知這道人哄他出家誤了他終身如今再休提起這話只是緊緊的教訓他自然回心轉意了竇氏道相公且省煩惱待老身慢慢勸他學好就是

退之方纔放手、湘子回到書房中、悶悶不樂、坐在那
里調神運氣、兩個當直的近前道、大叔不要愁煩、我
們尋些恁麼、替大叔解悶何如、湘子道、世上有甚麼
東西解得悶、當直的道、蒲牌、鬪草、打雙陸、下象棋、綽
紙牌、鬪六張、擲骰子、蹴氣毬、都是解得悶、湘子道、這
些博戲、都要耗散精神、消費時日、我不喜歡去弄他、
一個道、弊酒可以解得悶、一個道、果是酒好、快些拿
來待大叔、呷幾碗、把那愁都趕了去、湘子道、怎見得
飲酒可以解悶、這一個道、酒是儀狄所造、好者甘香

清冽稱爲青州從事、惡者渾濁酸號爲鬲上督郵、
春時有翠葉紅花、可以賞心樂事、夏時有涼亭水閣、
可以避暑承陰、秋時有菊蕪桂香、可以手接鼻嗅、冬
時有深山霽雪、可以逸性胸情、趁着四時的景物、鮮
妍博博、挈榼邀二三知己友人、以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履鳥心、還觥籌交錯、那時節、百慮俱捐、萬愁都卸、道
纔是陶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靄、秋、
波、不飲、傍人笑我、湘子道、酒能迷真、亂性、惹禍、招災、
散大禹惡旨酒、而却儀狄、只有那騷人在客、借意忘

情取他做掃愁筵釣詩釣。我却不喜欢喫他。一個道。天有酒星。地有酒泉。聖賢有酒德。莊舜千鍾。仲尼百觶。子路嗑嗑也須百榼。李白貪盃而得道。劉伶愛飲以成仙。從古至今。不要說聖賢君子。與他周旋不恰。就是天上呂神仙也。三醉岳陽人不識。從來沒有一個是斷除不喫的。大叔爲何說他這許多不好。湘子道。你們那里曉得這酒的不好。古來有詩爲証。我且念與你們聽着。詩云。

儀狄當時造禍根

迷真亂性不堪聞

醉時歸大包天外

惹禍招災果是真

一個道大叔酒既解不得悶。我們領大叔到秦樓楚館之中。邀幾個知心幫閑的朋友。烹龍鮑鳳。拆白道。綠。低唱淺斟。偎紅倚翠。直到那日上三竿。猶自鸞顛鳳倒。蝶戀蜂狂。一點靈犀。沁心透骨。真個可解悶也。湘江道。若說起色。一發是陷人坑了。如何解得愁悶。古來也有詩爲証。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古人又有詩、專說這酒色財氣四樣的不好、我也念與你們聽、詩云、

酒色財氣四堵牆、

多少迷人裡面藏。

若有世人跳得出、

便是神仙不老方、

當直的道、依大叔這般說、人都在愁城中過日子了、怎麼得一日快活、湘子道、果然人是在愁城中過日子、的、有山坡羊爲証、你們聽者、

想人生空忙了一世、積家財都成何濟、看看年老、漸漸把你客顏退、親的是你兒、熱的是你女、有朝

一日無常來到那一個把你輪迴替傷悲、不回頭
待幾時傷悲、葉落歸根在那裡、

當直的道、大叔小小年紀、那里去學得這許多說話
來、可不辜負了老爺夫人撫養的恩念、湘子道、你們
且安心去睡、不要在此絮叨、當直的唯唯而退、背地
里商議道、老爺分付我們、仔細看守大叔、我們必須
小心謹慎、不可托大、誤事、一個道、我和你假睡在門
外、聽他說些甚麼言語、若是他走了出來、就一把捉
住了他、通報老爺便是、這個道說得有理、大家小心

仔細湘子在房中暗忖叔父如此嚴謹終久誤我修行大事我算起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只得捱到二更天氣脫了靴帽衣袍挽起陰陽雙髻穿上一領布衣悄悄走到賈氏房門外拜辭道我韓湘自幼蒙嬌娘恩養成人未曾報答今日不孝拋撇了嬌娘不知何年月日再得相見又到蘆花房前說道小姐我雖與你做了三年親却是同牀不同枕同蓆不同衾有名無實誤你一生今朝別你修行去兩下分飛不要悲湘子拜辭已罷聽見燕樓

上鼓打三更、欲要往前門走、無奈前門緊閉、只得留
詩二首、爬牆而走、詩云、

懶讀詩書怕做官、

卜高兀自抱琴眠、

今朝跳出迷魂陣、

始信壺中別有天、

到得天明、兩個當直的不見了湘子、抱着他的巾靴
衣服、在那里假哭、退之走來問道、汝兩個爲何在此
啼哭、大叔如今在那里、一個道、老爺不好說得、怪哉
怪哉、蝦蟆生出翅來、昨宵穩穩的、藏在房裡、不知幾
時輕輕飛出月臺、一個道、希有希有、網巾圈兒會走、

昨宵端端正正掛在壁頭，今朝光光禿禿剩得頭上，
一個綽簪退之道：「汝這兩個狗才，我怎麼樣分付汝
來？」汝放大叔走了出去，倒在此支吾搪塞，想是汝得
了賊道人的錢財，故此放大叔跟他去了。我只把汝
這兩個狗才，送到官去查照。大叔下落，兩個道：「老爺
息怒。」大叔既逃走出去，我們替了大叔罷退之道：「大
叔怎麼替做得當直的道？」老爺沒有公子，小的們原
是老爺義男，老爺另眼相看，權舉小的們起來，就是
大叔一般了。退之道：「這狗才害風了。」當直的道：「我不

風嬰兒姪女總無功。一個姪兒容不得如何做得主。
人翁退之聞言放聲大哭道。湘子你拋家棄產往那
里去了。我五十四歲無男無女。一旦聞君來召。鬼使
來催。誰人在我眼前披麻祭掃。豈不痛殺我也。有詩
爲証。

兩邊鬢髮似銀條。

半邊枯樹怕風搖。

家有黃金千萬兩。

堂前無子總徒勞。

竇氏蘆花聽得退之哭響。連忙走出來看見退之哭
倒在地。上竇氏慌忙扶起道。相公爲何如此。退之道。

湘子出家去了。賈氏道：「是真是假？」退之道：「這巾靴衣服不是他的，脫下在此。」爬牆去了。蘆英哭道：「他與媳婦雖是恩愛情疎，却是相敬如賓。從來沒有一些兒言語。諺云：『女人無夫身無主。』他如今去修行，教媳婦舉眼看何人？」賈氏道：「媳婦且自奈煩。」蘆英哭回綉房去了。退之道：「夫人姪兒負我和你撫養之恩，也不必說。只是我看見他的衣服東西，心中便要悽慘。可點火來把這些東西燒了罷。」賈氏道：「燒了却也可惜。不如賞與當道的罷。」退之依言，就賞了張千、李萬，差他

們到各府州縣城裡城外關津渡口街坊市井叢雜
去處山林寺觀幽僻所在遍貼招帖尋訪湘子那招
帖如何寫

刑部侍郎韓 爲緝訪事照得本府原籍永平府
昌黎縣不幸今月今日五更時分有公子韓湘子
越牆走出尋訪道師頭挽陰陽了髻身穿茶褐衲
衣手敲漁鼓唱清詞腳踏芒鞋多耳不論軍民人
等收留酬謝青蚨沿途報信到吾廬百兩白金不
悞

右招帖諭衆通知

招帖雖然各處分貼，畢竟湘子沒有踪跡，退之鬱悶不在話下。且說湘子離了書房，爬過牆頭，黑地裡奔到城門邊，城門還不曾開。那許多做買做賣的經紀，都挨擠在城門口等候開門。有說家中事務長短的，有說官府貪廉的，有計較生意，希圖撰錢的，有談論別人家是非的，也有互答唱山歌的，也有單唱大陽腔曲子的，紛紛攘攘，唧唧噥噥，好不熱鬧。只有湘子寧心定性，坐在石塊上，再不做聲。內中有一個人，手提着一盞小燈籠兒，在那里走來走去，看見湘子不

做聲不做氣，便叫道：「師父從古來說得好，朝臣待漏五更寒。鐵甲將軍夜渡關，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閑。我們爲着這幾分利，已沒奈何早起。晏然你出家人，喫着十方，穿着十方，既不貪圖名利，又沒有榮辱得喪。這般時候，正好在梅花帳內，軟草裯中，長伸滿腳安穩睡一覺，何苦也。這般早起來等開門，泥子未及開言，內中一個人道：「朋友，你那里曉得這道人的心事。他是衢州撞府街坊上說真方賣假藥，慣會油嘴騙錢的花子，假裝這般模樣。據我說起來，

他心裏做不得賊挖不得壁洞的苦你這朋友麼
把那山中的高僧來比他又一個道貳朋友道路各
別養家一般你我爲利已難道這小師父是個神仙
他早起晏眠不過也只爲利已心重如何說他做不
得賊挖不得壁洞一個道他或者是牢獄中重犯囚
徒爬牆上屋逃走出來的裝做這般模樣恐怕開口
露出馬脚來故此夾着這張嘴一個道他這般小小
年紀想是不學好被父母打罵一場氣苦不過或者
功名上沒緣羞耻不過或者是妻子被人搭上了念

氣不過、沒奈何、裝做這忍辱的模樣、也不見得一個
 道、列位老兄、趙錢孫李、各人心裡何苦說人道人替
 人耽憂、千字文上說得好、罔談彼短、靡恃已長、又有
 詩云、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開了門、大
 家跑之天天、沒要緊、在這裡討舌頭的便宜、衆人道、
 這位老兄說得極是、大家拍手拍腳笑了一場、湘子
 目睜口呆、猶如聾瘡的一般、不敢回答一句、說猶未
 了、管城的來開了門、各人搶先跑去了、只剩下湘子
 一個、尋思道、我如今是巨魚脫網、困鳥離籠、此時不

去更待何時、便口唱道情、趲行前去、詞名桂枝香、
至今日便離城、訪仙家做好人、看你爲官爲宦圖
些甚。辭別了六親、跳出了火坑、把酒色財氣都休
論。兩離分、華堂精舍都不愛、我愛臥松陰、

桂枝香

天清月皎、白雲弄巧、脫離了業海波濤、不
顧家中老小、把家緣棄了、把家緣棄了、逕往山中
學道、且勤勞、但得功成就、飛昇上九霄、
畢竟不知湘子此去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寶氏把美花比着落英、不生兒子極爲切當、

莫能自止。比作良田。湘子不去耕。其真可惜。拋
棄了。近來水田。頻為蛟。會欄人去耕。其地荒
日。空步。

第六回

棄家錄湘子修行

化美女初試湘子

撇却家園浪蕩遊常將冷眼看公侯文章蓋世終
歸土武略超群盡白頭冷飯一杯辭野廟閑愁萬
古泣新秋身披破衲蒲團坐得休休處且休休
話說韓湘子在路行了兩日少不得饑餐渴飲夜住
曉行只是不曉得終南山在邠州那縣那箇地方原
來鍾呂兩師已是看見湘子越牆逃出要到終南山
尋他兩師恐怕他心裏一時番悔不能勾登真證果

乃按落雲頭、喚出當坊土地分付道、吾奉玉帝勅旨、
臨凡度化、韓湘、那韓湘也肯隨我修行、故棄了家緣、
丟了眷族、徑來尋訪我們、只怕立志不堅、難成正果、
汝可一路上變化多般、試他三番四轉、他若果有真
心學道、不爲色欲搖動、利害蠱惑、我便一力度他、他
若貪戀懊悔、便降天雷、打下陰山背後、永不超生、那
土地老兒躬身喏道、謹遵仙師法旨、兩師分付山神
土地已畢、依先回終南山去、土地老兒立起身來、用
手一指、化成一所房屋、門前店面三間、一邊擺列着

時新果品、鮮臘鷄鵝、海錯山珍、葷素下飯、一邊擺列、
着麻姑酒、三白酒、真一酒、香雪酒、新醅宿醞、撲鼻撩
人、那店櫃中間、坐着一個及笄女子、生得不長不短、
不瘦不肥、眉橫春柳、眼漾秋波、兩隻手柔纖嫩白、一
雙腳巧小尖灣、穿着的雖沒有異錦奇縐、却也淡粧、
雅緻、驚心刮目、真是越國西施、重生在苧蘿村裡、漢
朝飛燕、再來引射鳥情人、進到裡面、有雕闌畫棟、綺
閣疏窓、綉幕朱簾、彩屏花齋、壁上掛幾幅名人詩畫、
案上擺幾件古玩珍奇、縱然賽不過王愷、石崇、也不

讓陶朱倚頸，有一個老頭兒，青巾布袍，傍着一根過頭的拄杖兒，坐在門口曝背。湘子一路行來，走到他的門首，便向前稽首道：「老公公，小道動問一聲：終南山從那一條路上去？」老頭兒搖頭顫顫的道：「小師父，你問終南山的路作何用？」湘子道：「小道從昌黎縣來，要到那里去尋兩位師父。」老頭兒搖手道：「去不得，去不得。」湘子道：「怎麼去不得？」老頭兒道：「此去終南山有十萬八千，七百八十五里陸路，還有三千里水路，不若一路上傾岑阻徑，迴巖絕谷，石壁千尋，嵯峨磊落。」

蟠溪萬仞、縈迴澎湃、行者攀緣、牽援繩索、那山中又有鬼怪魔王、毒蛇猛獸、妖禽惡鳥、闐隘吞噴、便是神仙過去、也要手軟筋麻、動彈不得、你這個小小的道童兒、不勾他一餐飽、如何去得、湘子道、老公公、偌大年紀、不說些老實話、教道後生家、却只把這些沒正經的話、來恐嚇人、難道我就聽你的說話、半途而廢不成、老頭兒笑道、小師父說話戛了、我偌大年紀、眼睛裡不知見了多少、耳朵裡也不知聽了多少、豈不曉得終南山這條路難走、你說我話不老實、倒是我

說的不是了、湘子道、不是怪老公公說、只是我道心
 堅定、不怕那萬水千山、也不怕那蛇虎妖怪、只怕世
 上沒有一個終南山、若有這個終南山、就有兩位師
 父了、豈有去不得的道理、老頭兒道、既如此說、我也
 不阻攔你、但是天色晚了、且在我家中權宿一宵、明
 日早行何如、湘子道、蒙老公公分付、敢不遵命、便立
 住了腳、馱着衣包、走進他店中去、那老頭兒仍舊坐
 在店門外椅子上、不走進來、湘子進得店門、眼也不
 擡起來、腳趂趂、只望裡頭走、誰知店裡那個女子、從

櫃身子邊搖擺出來、手裏捧着一盃香噴噴的濃茶、口裏叫道、官人來路辛苦、且請喫茶、湘子接茶到手、那女子便把他的手捏上一下、道、官人那房安歇、湘子道、我出家人、但得一席之地、就勾過夜了、那里管什麼房、女子又低低悄悄叫一聲、道、官人、我家有三等房、雲遊仙長、過往士夫、在上房宿、腰纏十萬、買賣經商、在中房宿、肩挑步擔、日趁日喫的、在下房安置、其聲音嘹亮尖巧、恰似啞啞鶯聲、花外轉、鑽心透髓、惹人狂也、湘子道、娘子、宅上雖有幾等房、我不好繁

華只在下房歇罷。女子怒道：「我是一個處女，並不曾嫁丈夫，如何叫我做娘子？」湘子道：「所謂之間，一時錯見，是我得罪姐姐，勿怪。」女子嘆道：「我和你素不相識，又非一家，怎麼叫我做姐姐？」湘子道：「你未曾嫁人，我差呼你爲娘子，所以叫姐姐。那裏在相識與不相識？」女子變了臉道：「出家人不識高低，不生眼色，我只聽得衙衙中人叫做姐姐，我是好人家處女，難道叫不得一聲姑娘小姐？」叫我做姐姐。湘子道：「姑娘是貧道，不是了。」女子道：「奴家也是父精母血，十月懷胎養大。」

的。又不是那瓦窑裡燒出來的。你如今纔叫我做姑娘。連我也惹得烟火氣了。湘子道。這個姑娘。忒也難說話。難爲人。女子帶笑扯住。湘子道。你這等一個標致小師父。以定是富貴人家兒女。如何到下房去歇。依奴家說。也不要到上房中房去。奴家那堂屋裡面。極是幽雅乾淨的所在。你獨自一個。在那裡宿一宵。倒好。湘子道。小道托鉢度時。隨緣過日。身邊沒有半文。只在下房隨人打鋪。明早就行。女子道。堂房間壁。就是奴家的臥房。從來没人走得到那裡的。奴家如

今發一點布施心、不要官人一分銀子、瞞着老祖公、領官人安歇、何如、湘子道、小道出家人、足不踏人內室、事不瞞心昧已、如何敢到姑娘房前、女子道、我有一句心腹實話、要對你說、你須依我、湘子道、但說不妨、女子道、奴家今年十五歲、上無兄與姐、又無弟與妹、止得這個老祖公、九十多歲了、耳無聞、目無見、家中枉換下這百萬貫費財、却沒有一個人承管、奴家日逐在此招接往來客商、再沒有一個像官人這般少年標致的、奴今對老祖公說過、情愿倒陪粧奩、贅

你在家做一個當家把計的主人公。這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不是無緣對面不相逢也。不知你心下肯否。湘子面紅耳熱。半晌應不出來。女子道。小師父。你休裝腔做勢。從來出家人見了婦人。就如螞蝗釘血。只管望裡面鑽的。奴家這般一個橫花女兒。情愿養你。你爲何不應一聲。你莫不是家中還有父母尊長。恐怕惹下不告而娶的罪麼。古來大舜也不告而娶。你料來不是個大舜。便有這些不是。父母也不責備你。官府也不計較你。縱有怎麼官司口舌。奴家拚着

幾百兩銀子。包得官府不難爲着你。你憂他則甚。湘子怒道。我只說你是個好人。家兒女原來是沒廉耻。不識羞的淫賤。我叔父是刑部尚書。岳父是翰林學士。嬌妻是千金小姐。我都拋棄了來出家。那里看得上你這樣不要臉的東西。女子道。世界上只有錢門的。租沒有錢門的。租你這等一個遊手遊食。走千家踏萬戶的野道人。我倒好意不爭嫌你。貼些家私。贅你爲婿。你反罵我沒廉耻淫賤。你豈不是沒福。湘子道。我的清福享用不了。那里希等你的腌臢臭錢。女

子道、清不清、享不享、都不在我、我只問你如今要官休要私休。湘子道、怎麼官休私休。女子道、奴家如今扯着你走、若要官休、奴就叫喊起來、說你出家人、強姦良家子女、待地方上送你到官、把你打上幾十荆條、枷示幾處市井、追了度牒、釘回原籍、這便是官休。若肯入贅在奴家、與奴成其夫婦、官人便做個梁鴻。奴家便學了孟光、一句閑言不提。這便是私休。湘子道、小道今日出來、就是鼎鑊在前、刀鋸在後、虎狼在左、股溝在右、我也只守着本來性命、初生面目、那怕

官休私不休、私休官不休、女子便一手拉住湘子道、
 爺爺快來、道人要强姦我、那老頭兒拄了拐杖兒、顛
 頭簸腦走進來道、孫兒怎麼說、說得湘子魂飛天外、
 魄散九霄、口裡說道、韓湘前世少你一命、今朝情愿
 抵還、但憑老公公怎麼處治我便了、老頭兒道、小官
 兒你真獸了、你這般小小年紀、正該在人家做個女
 婿、承管一分家私、生男育女、接續祖先後代、性命又
 不是鹽換來的、爲何只說要死、女子道、爺爺、他見我
 獨自一個、就樓住我親嘴摸我的腰裡、因我叫喊起

來。假說要死。詐我。真比強盜又狠三分。老頭兒道。我只說你爲何要死。若是你看得我孫女兒中意。我便把他招贅你做個孫女婿。承管門前生意。養我老兒。過世就是了。何消尋死覓活。湘子道。老公公。我離了家緣。走出來時。就把性命丟在腦後了。如何說不消死得。老頭兒道。尋死的有幾等。上欠官錢。下欠私債。追逼拷打的過不得。永不遮身。食不充口。饑寒窮苦的。當不得。三病四痛。不死不活。眠在床上。爬起探倒。忍不得。作惡造罪。腳鐐手肘。吃苦磨折。受不得。方纔

去尋條死路。若是人家有美貌女子，銅斗兒家私，贅你爲壻，肯不肯憑你心裡，何消得死？湘子道：「我一心只願出家修行，再不要提起人贅的話。」石頭兒道：「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我少年時節，也曾遇着兩個遊方的道人，賣弄得自家有掀天揭地的神通，攪海翻江的手段。葫蘆內倒一倒，放出瑞氣千條；蠅拂上拉一拉，撮下金丹萬顆。見我生得清秀標致，便哄我說：「修行好，我見他這許多光景，思量不是天上神仙，也是蓬萊三島的道侶。若跟得他去修行，煞強似做。」

紅塵中俗子白屋裡愚夫便背了父母跟他去求長生誰知兩個賊道都是些障眼法兒哄騙人的例子哄我跟他去一路裡便把我日當宜其夜宵妻穿州過縣不知走了多少去處弄得我上不上落不落不飄不魘沒一些兒結果我算來不是瞎了只得棄了他走回家來我爹娘止生得我一個兒那日不見了我在家好不啼哭滿到處貼招子尋我求籤買卦不知費了多少一時間見我回家好不歡天喜地猶如拾得一件寶貝的一般我爹娘背地裡商議道這

孩子跟了賊道人走出去許多時節、以定被賊道人拐做小官、美得不、要了、他心裡豈不曉得女色事情、若再不替他討個老婆、倘或這孩子又被人弄了去、這次再不要指望他回來了、連忙的尋媒婆來、與我說親行聘、討了房下、生得一個兒子、巴年巴月、巴得兒子長成、娶得媳婦、剛剛生得這個孫女兒、三歲上我兒子患病身死、媳婦改嫁別人去了、我兩口兒千難萬難、纔養得孫女兒、大房下又在前年辭世、剩下這許多家當、並沒有一個房族來承繼、故此要贅一

個女壻在家裡、如今小官兒思量出家修行、想是遇着幾個遊方的道人、哄動心了、你何苦做這樣情、不如依我女孫說、贅在我家裡、接續這枝血脈、當這股家私、豈不兩便、湘子道、老人家說的話都倒了、空教你這人活這一把年紀、我如今只是出去罷、女子又作嬌聲道、官人此時已是黃昏、一路豺狼虎豹、蛇蝎妖魔、橫衝直撞、不知有多少、你出的門也枉送了性命、就不肯入贅、權在下房歇一宵、到天明起身、何如、湘子道、蛇傷虎咬、前生分定、好死

橫死總是一死、不勞你多管、老頭兒道、小官人說話、一發痴了、你就是要出家去尋師父、也須留着性命、纔討得個長生、若此時先死了、那里見得出家的長生不死、我有個比方說與你聽、湘子道、老人家有恁麼比方、老頭兒說道、俗語有一句、我老人家喫鹽比你喫醬也多些、我看書上說、漢武帝聞得君山洞中有仙酒、數斗得喫者便長生不死、乃齋戒七日、覓得此酒、東方朔道、臣識此酒、願先嘗之、將酒一飲而盡、武帝大怒、要殺東方朔、東方朔道、臣喫的是不死仙

酒今日陛下殺臣、是促死酒了、陛下要他也沒用處、
若果是仙酒、陛下殺臣、臣亦不死、武帝笑而釋之、可
見留得方朔性命、纔是不死的仙酒、小官人指望長
生先投死路、也是白促死了、出恁麼家、修恁麼行、湘
子道、隨你千言萬語、我只是立意要走、不聽不聽、那
女子大怒道、野道人、這般不識人知重、老祖公苦苦
把言語對他說、是把熱氣呵在壁上了、快拿條索子
來、把他吊在後邊樑上、餓死這賊道、料沒有親人來
替他討命、老頭兒道、他既不知好歹、吊他、也沒要緊、

只是趕他出門、由他自送性命罷了、女子依言、便把
湘子一推、推出門外、口中念道、

十指纖纖來遞茶

金盆擁着牡丹花

癡人不識花王意

辜負臨軒莫嘆嗟

湘子得出店門、不勝歡喜、連忙答道、

你說你貌美如花

我看猶如冬爛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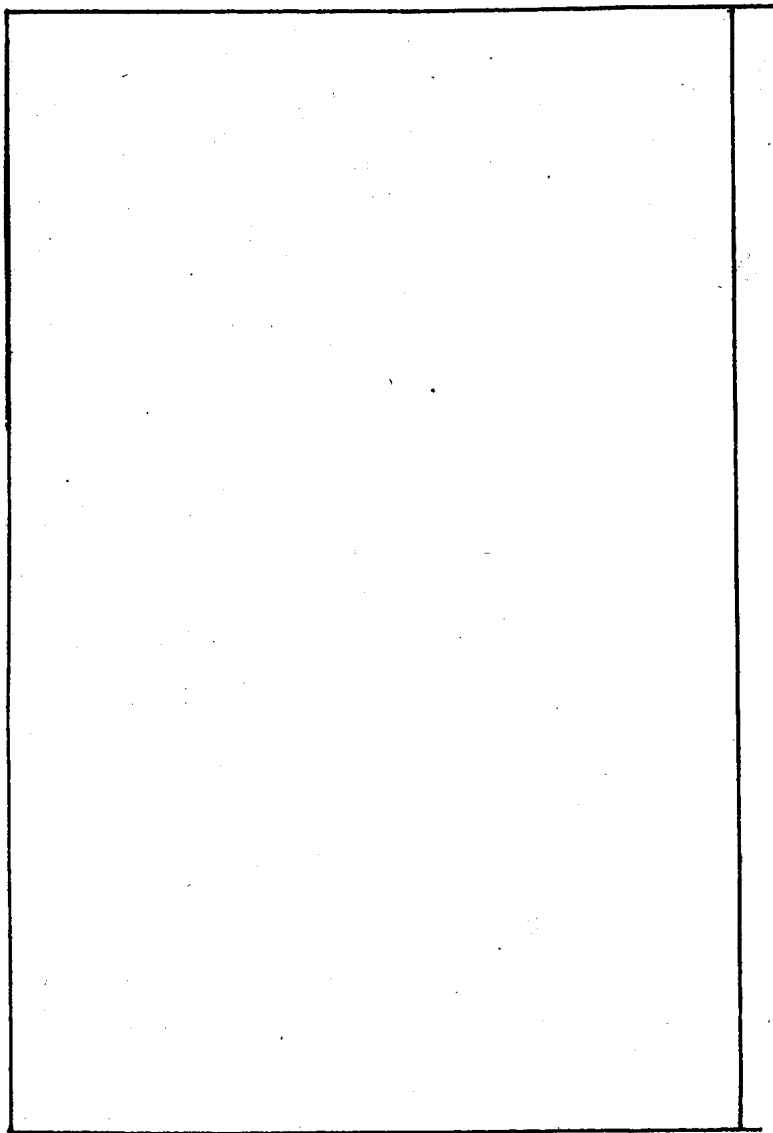
花貌也無千日好

爛灰撒下不堪嗟

畢竟湘子此去性命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這個女子不過是土地变化来的、口老蒼、不為

奇異若如今世上女子不論大小老臉的極多回
視這個公子更為少壯莫說平扶倚也道人
賈道士被胡媚娘哄得痴痴兒就是柳下惠再
生只怕不要落在如今女子彀中絲綸子如何也
持淨定



第七回

虎蛇攔路試韓湘

妖魔遁形避真火

莫笑荆棘叢，荆棘生芝蘭。除却荆棘刺，芝蘭掌上
看。芝蘭近有香，荆棘遠勾裳。庭階植芝蘭，荆棘置
道傍。

話說湘子被那女子推了出門，正值星月無光，不辨
路徑，只得凝神定息，坐在一株大樹底下，等候亮光。
不想那女子在家中埋怨老頭兒道：「這般一個標致
小師哥兒，料是受苦不過的，待我把他吊在後頭樑。」

上他自然贅在我家了，生生地被老祖公趕了他去，倘或路上遇着虎狼，可不咬殺了他？那裡再尋得這樣一個標致的小官人來？一會兒又咒詛湘子道：「這一個小賊道，不看人在眼裡，十分輕慢大得緊，想他是空乘禪生出來的，不然也是江流兒和尚淌來生的。」今夜出了我的門，不被虎咬，定被蛇傷，又要喫豬狗嚼哩！只是辜負了我這一點熱心腸。一會兒又叫道：「你這般一個標致人心裡，豈不聰明？爲何硬着肚腸，一些兒也沒轉變？難道是柳下惠重生，封陟再世。」

一會兒又叫老頭兒道祖公公做你不着快點了火
把去尋那小官人轉來不要枉送了他性命一會兒
又道你老人家眼昏耳聾黑地裡沒尋他處料他也
去不遠我雖然鞋弓襪小待我自去邀他回來這幾
段嬌聲細語軟款的話兒被那順風兒一句句都吹
到湘子的耳朵裡只指望打動湘子誰知湘子這一
點修行的念頭如金如石一毫也撼不動聽了這些
聲音言語越發不奈煩了便顧不得天氣昏黑脚步
高低一徑往前亂走走不上三五十步只聞得風聲

泣樹水響潺湲，依鬼高呼。山魃後應，沒奈何強跑了。二三里程途，遠遠地望見前面，亮燦燦兩盞燈，一陣大風，隨着那兩盞燈，吼地而起，這燈光直望湘子面前射將來，並不因風搖動。湘子口中自念道：我師父有靈有感，見我黑地摸天，走不得路，故遠遠送兩盞燈來照我。了念誦未已，那燈看有移到跟前，止離半箭之地。原來不是兩盞燈，是猛虎的兩隻眼睛光。那虎見了湘子，便發起威勢來，怎見得那虎的威勢怕人。

頭低尾趨、口中吼吼似雷鳴、腰蟲爪爬、地下紛紛
起泥土、滿身上斑斑點點、絲毛硬比鋼針、遍口中
截截齊齊、牙齒森排、劒戟山中、狐兔聞其聲、隱跡
潛踪、塢內獐鹿、嗅其氣、藏形匿影、這真是金精白
額獸中王、不讓那玄豹黃獅、青色吼、

湘子不看見是虎、還說是明晃晃、盞燈籠、遠遠的
望見是老虎的眼睛、不覺驚倒在地、上一些兒也動
揮不得、那隻老虎在湘子身邊、左盤右旋、聞了又聞、
嗅了又嗅、却像不喫伏肉、的模樣、忽地裡用隻爪把

湘子撥一個轉身，那湘子方纔魂復附體，如夢初醒。一般戰兢兢爬起身來道：「我師父常說有降龍伏虎的手段，我今日棄了家計，萬里尋師，難道捨身在老虎口裡死得不明白不成？」當下掙扎向前，叱道：「虎是山中百獸之長，莽來也通些人性。我韓湘拋棄父母墳塋，妻孥恩愛，找尋師父，原是捨得身軀，丟得性命的。主子不是那貪生怕死的雲遊道人。汝今撐開威勢，裝出頭顱，終不然我怕你不成？我又不做那割肉餵鷹，捨身餵虎的老佛，就是我膽怯心驚，被汝這畜

生嚇殺了我的師父也不肯饒汝我也少不得到閻
羅殿前告汝難道乎白地就等汝喫了我那隻虎聽
了湘子這一篇話恰像知言識語的一般把頭搖一
搖尾把麤一麤望山那邊一溜水跑去了。湘子此時
纔明心見性還却本來面目正是

莫道無神却有神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少有差池念

猛虎橫吞活不成

湘子見猛虎去了不免隨行幾步只見騰雲冠峰高
霞翼嶺岫壑冲深含烟罩霧天色漸漸明明起來正

卓
欲趕上前去尋個人家，化些齋飯喫了再走。忽然間
火光灼爍，雲霧晦冥，分明是一條大路，恰是周圍無
客住。四望少人行，相子定睛仔細看時，見一條毒蟒
約有庭柱般粗細，七八丈長，短橫淌在地上，攔住了
相子的去路。怎見得毒蟒的兇猛，行人不敢近前，有
賦爲証。

滿身鱗甲，似赤龍出現山崗，遍體毫光，如野火延
燒嶺麓。昂頭吐舌，勢兇頑，鑽南落北，四眼睜腮形
醜惡。遊東過西，尾末有鈎，中木則折，鱗中有足，逢

人便傷、料不是白龍魚服、網墮豫且、亦不比酒影
弓形、憂添楚客、斯時也、韓湘子不學得孫叔敖埋
瘞兩頭、功高陰陽、也須學漢沛公、劍誅當道、幫定
三秦、

這蛇望着湘子、噴出一口毒氣、湘子望後撲地便倒、
正在驚惶、不料那蛇望草叢中遊去了、看官且說這
蛇這虎、既來趕撲湘子、爲何不喫了他、便隱隱寂寂
的去了、只因湘子背了叔蟠、丟了妻孥、萬里跋涉、修
行辨道、鍾呂兩師、怕他道心不堅、人心陡發、難以脫

化凡軀、超昇天界、故此化這蛇虎來驚嚇他、看他生
 退悔心不生、湘子既無退悔的心、虎蛇自然不敢傷
 他、當下鍾呂兩師、慧眼看見湘子不貪女色、不畏蛇
 虎、不怕辛苦勤劬、真真是個玄門弟子、意欲度他、還
 恐他魔障未除、孽根未淨、又分付一行鬼判、在黃沙
 樹下、試他一試、待他口吐三昧真火、方許放他過來
 見我、他若畏縮退避、便把他射在陰司地府、永不甦
 身、鬼判領言前去黃沙樹下、攔着往來的路頭、這鬼
 判怎生模樣、

頭角猙獰、面目兇惡、頭角猙獰、恰似蛟龍離土窟、
面目兇惡、猶如咆哮立廟門、身軀醜染、又加紅個
個獠牙、青臉手足、露筋、還見骨、雙雙赤髮、鈎拳、遠
望着頂天席地勝金剛、近看時、橫溝匾員如簸斗、
若不是追魂攝魄、地府無常、也應是鐵腳銅頭、取
經行者、

湘子一見鬼判攔着路口、便忖道、我萬里尋師、辛勤
跋涉、只指望得見師父、以慰夙心、誰知一路來、遭這
許多障害、不是師父不來救我、只是我道心不堅、所

以不得見我師父。我且上前喝問。是怎麼妖魔。再作計較。當下湘子挺一挺身子。整一整衣襟。向前喝道。汝是何方妖怪。恁處邪魔。敢來攔攔我的去路。鬼判。應道。咱是凜凜威雄。正直無私之帥將。堂堂猛烈。公平有道之神君。占據一方廟食千載。專噬生人肝膽。血肉身軀。汝小小道童。不勾咱家一飽。來此何幹。湘子道。世間只有天帝神仙。城隍社令。順時風雨。保護下民。那有稱為神者。縱性貪饕。恣情口腹。據汝說來。不過是妖精鬼怪。假托神靈。妄啖生民。擅干天憲。我

韓湘子不辭辛苦，萬里尋師，性命脫于蛇虎口中，那怕汝這邪妖攔攔去路，那鬼判聽他言語，便張起欲焰煽動情烟，把一個天遮得昏濛濛，伸手不見掌，一條大路黑漫漫，似有銅牆鐵壁，阻攔住的一般，烟燄中間現出許多奇形異狀，長長短短，大大小小的怪物，正不知有幾千幾百，一齊嘻嘻哈哈，直迸到湘子跟前，湘子到此地位，猶如雞墮廁中，萬蛆攢簇，羶落地，上千蟻叢打，頭篤速心忙意亂，似狗喪家，還喜得性定神清，如龍蟄穴，當下直截截立着身子，略不退。

縮赤髒髒吐出真火，衝着妖魔，怎見得是真火。

無爐無竈，自丹田透出，車樓沒燄沒烟，透泥丸光，
搖銀海，不用硫黃發燭，紅灼灼直射斗牛墟，何煩
鼓鞀風箱，赤騰騰透衝霄漢裡，當着的頭焦額爛，
化作飛灰，近着的手揣脚忙，藏無踪跡，正是靈臺
有種，何須乞自隣家，祿府滋生，不讓咸陽當日。

湘子吐出那三尺三寸真火，真個把那許多鬼判，衝
得無影無形，不知逃躲在何方去了，湘子纔把心來
放下道：我若不虧師父傳授秘訣，口吐真火，衝散邪

魔豈不被他一夥，擠落陰山背後。於是大踏步往前，又走，不覺過得幾日，平安無事，遠遠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怎見得那山高處。

蒼崖翠嶺，千尋矗聳，接層霄，赤岸青峰，萬仞崔巍，連上界，巔頂上松柏森羅，腰凹裡草芝蕃殖，飛禽有玄鶴青鸞，黃鸝練雀，走獸有黑熊蒼鹿，玄豹灰獐，放鷹逐犬，冬天獵戶滿張羅，覓靜尋幽，隨月道人常駐足，真是神仙洞府，蓬島梯航。

湘子見了這座山，便道：「前面高山以定是終南山了。」

兩位師父必然住在哪裡不免奔上山去尋見師父方纔心滿意足正是

得道何愁仙路遠

文高那怕狀元遲

湘子趲步上山口裡說道怎麼走了這許多路還不見一些影子不知師父住在那一個山頭恰好擡起頭來隱隱的樹木叢中露出一個金字匾額湘子道那個去處斷然是師父的道院了急急攀藤附葛大踏步走但見層松餘岩列栢綺望方嶺雲迴奇峰霞舉孤標秀出羣絡群山遙見石室之中有一仙人坐

石床上凝矚不轉，恰不見有金字匾額的神仙洞府。湘子左顧右盼，又不見有一條去路，不覺心裡焦燥，仰天叫道：「師父，韓湘今日走到這個去處，還不得見師父一面，是韓湘道念不堅，師父不肯來接引我耳。」我韓湘這一點修行的念頭，除死方休，不如就這裡尋個自盡，把魂靈去見師父罷。說猶未了，只聽得遠遠地吹笛響，定睛看時，一個牧童騎着一匹青牛在樹叢裡過。湘子叫道：「牧童哥，你到這邊來，我問你一個消息。」牧童答道：「那邊都是塵羅慾網，你是怎麼人。」

踏在這裡面還不轉頭我是識得這條路的決不踏
着這個箍湘子哀懇道牧童哥沒奈何引我一條活
路待我說離了網羅自當重重謝你牧童道既然如
此我這青牛倒認得路頭待我牽到你那邊同你騎
在牛背上慢慢領你出活路罷湘子道哥你不要哄
我那牧童果然騎了牛直衝過湘子這邊來叫湘子
爬上牛背坐在他的前頭嗚嗚的吹着笛兒往前便
走那笛兒吹出來的却是一首詩詩云

牛兒呼吼發顛狂

鼻內穿繩要酌量

若是些兒鬆放了。

塵迷慾障走元陽。

湘子聽了笛聲，不覺心內有感，便問道：「牧童哥，這笛兒是誰人教你吹的？」牧童道：「是我師父教我的。」湘子道：「你師父是誰？」牧童道：「我師父是天上神仙，不是凡夫俗子。」湘子道：「莫不是鍾離師父麼？」牧童道：「若說那鍾離，他是個貪財尚氣，殺人不轉眼的魔頭，不是神仙，不是神。」湘子又道：「莫不是呂洞賓師父麼？」牧童道：「笑道那呂道人三醉岳陽樓，私戲白牡丹，鼎州賣假墨，潯陽賣敝梳，一派都是障眼法兒，哄人一發，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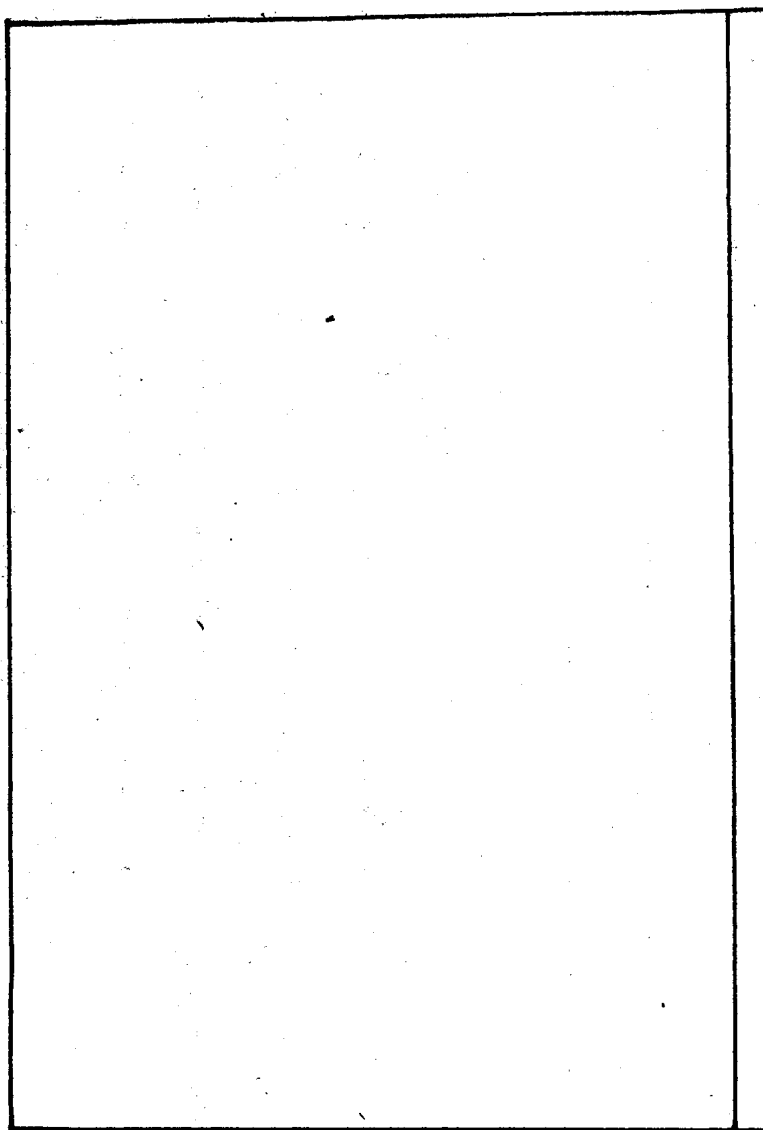
神仙了。湘子叱道：「你這童兒，有眼不識泰山，趁口胡說。我那鍾呂兩師父是天仙的領袖，神聖的班頭，你不曾認得，他便罷。怎敢謗毀他？」牧童道：「我在這山中，那一自一時，不見幾個神仙，希罕這兩個鳥道人。我老實對你說：若要見我的師父時，却也有許多艱難。你若只要尋鍾呂兩個道人，遠不千里，近在目前。我引你去。」就是湘子道：「哥，我只要見鍾呂師父，煩你指引一指，引牧童拽着那牛的鼻索兒，向東就走。」這湘子如夢裡醒來一般，正是：

分明指與平川路

提起天羅地網人

畢竟不知湘子走到那里且聽下回分解

如今學道的都是一隻牛只是沒有那好牧重穿
着他鼻孔以爲輕狂呼吼奔走放逸到底只依得
一個蠢牛若托牛性思納一定盜得先天一氣
來又被人罵賊牛了



第八回

菩薩顯靈昇上界

韓清凝定守丹爐

牟尼西來佛子、老君東土英賢、算來佛老總陳言、
不怕東搖西煽、神定玉爐凝定、心忙丹竈茫然、總
來菩薩且登天、那怕凡人、人不轉、

話說韓湘子與那牧童騎在青牛背上、走上山去、一
轉裡見了些重阜、修岩、雲、飛、烟、牧、青、崖、點、黛、赭、石、呈、
紅、又到一座風山、有穴如輪、冷氣蕭瑟、衝颺、湘子、
得、身、身、不定、那牧童全然不怕、在那青牛背上有若

鷹隼迎風、鵬鷃展翼一般、招搖快樂、轉過東北、行二十里、見一菩薩、珠冠垂映、相貌端嚴、在于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湘子心念仙佛二教、雖有不同、其源則一、我若得果證金仙、菩薩當有靈驗、念已、石壁上卽有佛現形、青螺攢髻、滿月金容、長三四丈許、復行十五步、有青雀五百飛來、繞菩薩三匝而去、頃之、諸大幢幡、接引菩薩、上昇天界、湘子暗念是佛顯靈、我必得道、从仙牧童道、五行三界內、惟道獨稱尊、這菩薩是釋迦文佛、昔日我太上老君、騎青牛出函

軍度化他入中國來、纔有此靈異。湘子道：你緣何認得他？牧童道：莊嚴雖別、心境皆同。這菩薩與我師父常常往來。故此我認得他。湘子道：你既認得他、怎的不跟了他上天？牧童笑道：我跟他去、那個領你去？見師父。湘子道：這正是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說話之間、又過了幾個山頭。牧童道：韓湘這便是祖師的洞府。仙聖的瑤壇。你怎的還不奔上前去？到這般從容自在、莫不起一點怠慢心麼？湘子道：韓湘怎敢怠慢？牧童道：你既有信心、便須勇猛精進。湘子依命。

跨下牛背燕躍鵲踴前奔幾里繞到一個去處只見
岩層岫衍澗曲崖深翠栢蔭峰青松夾岫素湍委練
蒼樹分綺飛鳥翔禽鳴聲相和那兩窟洞門半開半
掩一個小道童站在那里湘子連忙近前喏道師兄
拜揖道童荅禮道你莫不是蒼梧郡湘江岫口的鶴
童麼湘子道我叫做韓湘不是怎麼鶴童道童道既
不是鶴童我師父不許相見請別處去罷湘子便在
門外叫起撞天屈來道我萬里尋師得到這里你怎
的這般俟落我牧童勸道哥你便與他通報一聲在

這般說我何進去報來若是師父不許你進見你只
索就走不要在此做賴皮湘子唯唯而立不敢多言
道童進去替他稟白鍾呂兩師兩師道韓湘便是鶴
童那有兩個着他進來湘子進到裡面朝着兩師拜
了八拜跪倒地上道師父你丟得韓湘好苦韓湘受
盡了百難千磨方纔到得這裡役見師父望師父慈
悲弟子則個鍾師道韓湘你來遲了我這里用汝不
着湘子道師父臨行分付弟子說若要見我可到萬

里外終南山來故此弟子拋閃身家越牆逃走來尋
師父怎麼今日說出用不着弟子的話來鍾師道我
原叫你快來尋我汝如今來得遲我另度了別人所
以用汝不着湘子道弟子背了叔孀不知路徑從那
裏死一生中間脫得這條性命出來故此來遲了些
幸師父方便救度弟子真是覆載洪恩鍾師叫呂師
道我用韓湘不着你收他做徒弟罷呂師道師父且
不留他呂嵩如何敢收湘子見兩個師父你推我讓
不留他他便哭告道師父不肯收留弟子是弟子

前世裡不曾栽種得，所以該受這般苦楚，說也是徒然了。弟子情愿撞石而死，以表白弟子一點誠心也。羞回故鄉，去見江東父老。呂師見湘子這般哀苦，便跪告鍾師道：「韓湘既爾堅心，師父將就留他看守茅庵，也不枉他這場跋涉。」鍾師道：「然雖如此，韓湘且近前來聽我分付。」韓湘跪在案前，鍾師道：「我這終南山從來是仕宦的捷徑，有一等粧高的，便隱在此山中，足跡不入城市，不至公門，以博名高。那當道的大人，敬仰他如景星慶雲，其實他營營逐逐，終日在那里。」

算計着城市中的名利。費攬得公事。去講的時節。再
不說是親戚朋友。來央浼他。又不說自己得些錢鈔。
以供酒貨。以助放生。所祝勝會。只說我耳朵裡聞得。
有這件事。心中爲他抱不平。素性又蘊直。不能隱默。
故此敢寫這書。爲這件事表暴一個明白。那當道的
大人。看了他的書。便說某老先生。頗有澹臺滅明之
風。他的話句句是真實的。就依他問了他。便暗暗地
稱心。足意。得了謝禮。置買田產。起造房屋。人只說他
是好人。這便是如今世上做鄉官。把持衙門。囑託官。

店的路頭、有一等巧宦的、見自己做官有些犯了周折、將次要掛人彈章、他便預先棄了印綬、一道烟跑回家來、躲在這終南山中、說道我無意于功名、隨人彈劾、我只是不做官了、那惠文柱後見他棄了官去、彈章上便不寫他的名字、過得一年半載、見人上冷落了、不提他、他却鑽謀營幹、依先起官去做、見人只賣弄說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逼人來、這便是昏夜乞哀、驕人白日的路頭、故此這終南山、比不得那蓬萊三島境界清寧、汝旣到此地位、我替汝把

那利名關牢拴、固鎖任汝橫衝、直撞榮享、一生罷相、
子道怎麼叫做蓬萊三島、鍾師道蓬萊方丈、在海中、
央東西南北岬、相去正等方丈、而各五千里、上廣故、
曰崑崙山、有銅柱、其高入天、所謂天柱、圍三千里、員、
周如削、下有迴屋、爲仙人九府治所、上有大鳥、名曰、
希有、南向張右翼、覆東王公、左翼覆西王母、背上小、
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
故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雲、圓周如削、膚體美焉、
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

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惟會
盜工。上有金玉琉璃之宮。錦雲矚日。朱霞九光。三天
司命所治處。群仙不欲昇天者。皆往來此地。湘子道
弟子把現成富貴。都拋棄如浮雲一般。只求師父領
弟子到那蓬萊三島上頭。做一個散仙。也是師父莫
大的恩。決不學那粧高巧宦的愚人。以圖榮享。爲子
孫作馬牛。鍾師道。汝心旣堅。我當盡心教汝。口唱桂
枝香道。

天明月皎修真學道。今朝領到山中。傳汝真經玄

妙、汝把無明滅了、無明滅了、戒言除笑、行顛倒、把門牢、五岳朝天日、金丹火內燒、

呂師亦點動漁鼓、口唱一詞、

心明意皎、工夫不小、只因你宿世根緣、遇着長生正道、把三尸降倒、三尸降倒、形神俱妙、且逍遙、慢飲長春酒、方知滋味高、

湘子低頭便拜道、弟子有緣得遇師父、亦唱一詞、

師明法敎、拈香祝告、若得見性明心、纔顯恩師傳教、喜穹蒼知道、穹蒼知道、心中情表、是今朝、乾坤

互換離坎卦中交

湘子唱罷鍾師道、湘子你曉得、那九還七返、大道玄機麼、湘子道、弟子愚昧、望師指點、鍾師道、金丹者、先天一炁交結而成、爲母爲君、故謂之鉛虎、已之真炁、後天地而生、爲子爲臣、故謂之汞龍、殊不知二物雖有異名、而乾坤爲二物之體、陰陽爲二物之根、龍虎爲二物之象、男女爲二物之形、鉛汞爲二物之真、機爲二物之分、精氣爲二物之用、玄牝爲二物之門、先天混元真一之炁、實產于二物之內、汞龍鉛虎交

合神室之中結成聖胎神化無方世人見聞不廣不辨龍虎二物若井蛙籬鷄蠡測管窺安能證無上九極成太液金丹呂師道丹訣云神功運火非終旦又云晨昏火候合天樞火爲二弦之氣運爲作用之符子時爲六陽之首故曰晨午時爲六陰之首故曰昏晨則屯卦直事進火之候昏則蒙卦直事退符之候一日兩卦直事始于屯蒙終于旣未周而復始循環不已一月計六十卦一卦六爻并乾坤坎離四卦計三百八十四爻以應一年及閏餘之數乾之初九起

於坤之初六、乾之策三十有六、爻二百一十有六、坤之初六起於乾之初九、坤之策二、四、六、爻計一百四十有四、總而計之三百六十、應天之數、日月行度、交合升降、不出卦爻之內、月行速、一月一周天、日行遲、一年一周天、天樞者斗極也、一晝夜一周天、而一月一移、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是也、故曰月月常加戌、時時見破軍、土主至人知、日月盈虧、明陰陽上下、行子午符火、日有晝夜數、月應時加減、然後暗合大道、得成大丹、湘子道蒙師父指教、弟子不

敢有忘鍾師道、我們暫上天去、汝且靜坐在這裡、溫
養丹爐、待過了九日、我們又來看汝、便引湘子到一
個所在、室屋精潔、非常人所居、綵雲遙覆其脊、鸞鶴
飛翔其上、正堂有丹爐一座、高廣徑寸、紫焰發光、灼
爍窓戶、玉女數人環爐而坐、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呂
師取一蒲團放於堂內西壁、命湘子向東而坐、謹視
丹竈、莫教走洩、兩師分付已畢、閉門騰空而去、湘子
細視室中空空洞洞、再無他物、纔知此般至寶家家
有、不必深山守靜、孤被托爲高遠者、渺茫無涯、妄加

作用者執着有迹。於是閉兌垂簾盤膝坐定。不及一時。忽有旌旗戈甲萬乘千騎。遍滿崖谷。呵叱聲驚天動地。內一人身長丈餘。滿身金甲。光芒射人。帶領親衛甲士數百人。拔劍張弓。推門直入。怒聲如雷。左右竦劍前逼。湘子湘子視之。漠然不動。金甲者指揮攫拏。切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狡狴獅子。蝮蛇惡蝎。萬有千餘。哮吼紛拏。爭前搏噬。或跳躍過其頭上。或盤據其肩。有頃而散。旣而雷電晦冥。大雨滂注。火輪走掣。颺取盤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其勢若山川崩破。

淹沒座下、瞋目難開、未頃而止、又有牛頭獄卒、馬面
鬼王、鎗戟刀叉、四面環繞、擡一大鑊、置湘子前、中有
沸油百斛、欲取湘子置之鑊中、已而執湘子妻、蘆英、
小姐、摔於階下、鞭箠流血、射所焚燒、蘆英苦不可忍、
泣告湘子曰、妾與郎君恩愛情疎、非妾之罪、是君修
行學道、以妾爲陋拙耳、今爲鬼卒所執、不勝其苦、不
敢望郎君削削代乞、能不一言以相救乎、人孰無
情、君乃無情、若是、雨淚庭中、且吟且罵、倏而蘆英不
見、鬼卒散逸、見十殿閻君、森坐室中、牽繫百十罪囚、

跪於庭際。湘子父韓會、母鄭氏，皆跪其中。但聞闐闐若
指彈分付，鎔銅化鐵，碓搗磴磨，使囚備受慘苦，號泣
之聲，無遠不屈。未幾，天色皎潔，星辰朗然，諸般奇怪，
寂不見形。突有一人，自頭至足，皆是破爛惡瘡，膿水
臭穢，不可近。強俟至湘子蒲團上頭臥倒，要湘子撫
摩拂拭。略略停手，便叫喊狂跌，詐死賣命。湘子只得
爲之撫摩，其膿水浸淫，沾惹手指。叱湘子吮舐乾淨，
方再摩拂。湘子正在那里伏侍這個臭人，忽見呂師
撫一個美貌女子，近前叱退臭人道：「爾是何妖，敢來」

侮弄我仙家弟子。臭八惶懼爬沙遁去。呂師指美女謂湘子道。此女就是白牡丹之流。我若不得白牡丹。採補抽添。也不得成仙入道。今汝功行將成。必須得一個補益先天。方得成九轉還丹。登瑤臺紫府。我故此送這個女子來與你。你好爲之。不要使鍾師父知道。怪我私心度你。湘子笑道。弟子心堅金石。念不磷滿。師父也該鑒察愚衷。怎麼把白牡丹黑牡丹的話頭來哄弄我。呂師道。軒轅黃帝採陰補陽。黑湖上昇。群臣皆從。錢鑑娶妻五十三人。生子八十一個。壽至

八百逍遙蓬島自古來成仙的誰不用着美貌女子補益元陽。况丹經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幾個惺惺幾個悞。正說女子之陰是真玄牝。只要那學道的人洗心全神。曉得三峰直義。五字秘訣。自然撒手過黃河也。我且把三峰講與汝聽。女子口臭舌爲上峰。舌下兩竅。內屬心通小腸經。故心生汗。肺生唾。唾出爲液。採取之時。啞定女子舌尖攪他舌底。則玉泉湧出華池。津液滿口。吸採口內。取他鼻內清氣。送下丹田。灌溉五臟。名曰上蓮花峰。

女子兩乳爲中峰。交媾之時。以我手撚他兩乳頭。乳得摩撚。則身癢癢。乳竅開通。內有真氣。屬三焦膽中之藥乳汁。流出嚙之。名曰中蓮花峰。女子陰竅爲下峰。靈龜入鼎。先須緩緩入步。候女子情動陰竅開張。津液流出。用兩手緊抱女子。縮脇提腰。吸取精髓。名曰下蓮花峰。那五字秘訣。乃存吸閉抽縮也。一曰存。存者。定其氣也。以心想泥丸宮。存夾脊雙關。嚙一二口氣。存想周天。自然氣定體交。而神不交也。二曰吸。吸者。交接之時。想玉莖爲氣之管。以我口鼻玉莖。吸

他精氣運至夾脊透至泥丸宮也。三曰閉。閉者乃是
緊閉人門。人門通天關。天關通命門。若天關不閉。則
元神走失。如龜伏氣百無一失。四曰抽。抽者緩緩進
步。不深不躁。接取精氣。五曰縮。縮者交接之時。縮脇
提腰。縮令上行。不令順下。訣曰。言存便吸。既吸便閉。
既閉便抽。既抽便縮。五字不是一時俱用。在人先後
作用。隨其緊慢行之。自然長生久視。日月同庚。湘子
聽了這些說話。面紅耳赤。大聲叱道。你是何方陰怪。
敢假粧我師父形像。來說這傍門外道。惑感世人。只

這一聲呵叱如雷震天庭。砲響空谷鍾。兩師從空而下。就不見了。那個呂師美女。兩師道。湘子歷試不回。大丹成矣。便開爐視鼎。只見蟾朗星輝。簾幃晃耀。珠成黍米。燦爛金花。果然是出世奇珍。萬鎰黃金。無處覓身中異寶。連城白璧也難誇。當下兩師捧置丹臺之上。方寸盤中。令湘子遙空禮謝。然後吸入鼻中。昇泥丸頂上。他那一股真炁。白下元炁。海中湧將起。象像風浪一般。與此丹翕然相合。方顯得凡胎俗骨。一朝改換。更移濁氣塵根。今日消磨變化。正是

學仙須是學天仙

惟有金丹最的然

二物會時情性合

五行全處虎龍蟠

本因戊己爲媒聘

遂使夫妻鎮合歡

只候功成朝北闕

九霞光裡駕祥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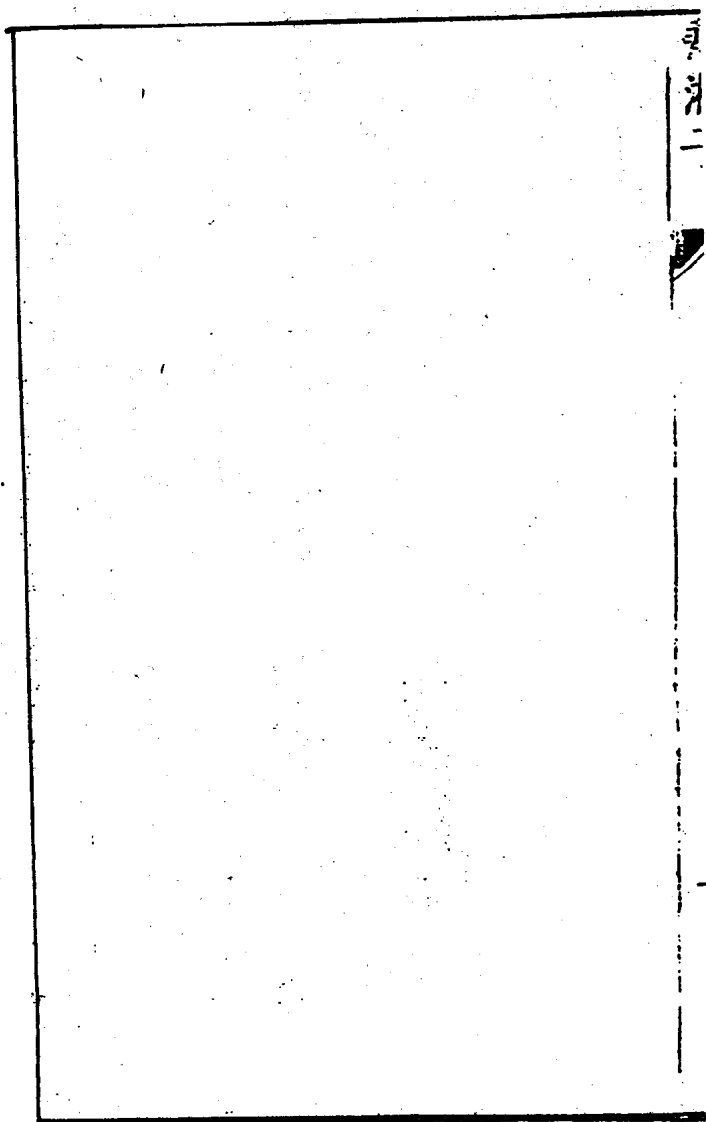
畢竟不知後來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蓬萊三島只在寸心鍾呂兩仙提是一念心動則

種魔生果是皆愛活煞海心靜則種魔滅種

頭是紫方堦池今人不知求心息火却去覓煙鑪

剗株補抽添以求長生誤甚矣



1. 200

第九回

韓湘子名登紫府

兩牧童眼識神仙

混跡塵寰百二秋、芝田種子喜全收、光生銀海天
無際氣、歛華池、水逆流、金鼎漫藏龍虎象、玉壺分
別汞鉛頭、丹成指日歸蓬島、始信人間別有丘

話說湘子既得脫化凡胎、超出世界、在那山中逍遙
自在、無拘無束、一日鍾呂兩師領了湘子、去遨遊海
外、遍踏名山、參謁那歷代仙真、蓬萊道侶、朝遊碧落
暮下滄桑、浪跡烟霞、忘形宇宙、潛踪于大地之山、寓

日于壺中之景，正是神遊紫府瑤池，內名在丹臺石室中也。忽一日，玉帝昇坐龍霄寶殿，鐘不撞自鳴，鼓不打自訖，聚集上八洞天，仙中八洞神，幽下八洞地仙，并無數散仙，各班齊列，同赴蟠桃大會。鍾呂兩師也與湘子同出洞天，先去朝謁玉帝，然後到瑤池赴蟠桃大會。誰知把南天門的神將，遠遠見湘子到來，便將金鎖鎖住了天門，不放進去。衆仙道：「湘子，玉帝怪我等來遲，分付把天門鎖住，不容進去，如之奈何？」湘子道：「衆師請過一邊，待弟子用手指開天門。」同衆

辭進去、鍾師道、汝有這般手段麼、湘子乃禹步上前、
將先天真炁一口吹去、吹落了天門金鎖、衆仙齊登
金殿、但見

瑶天高邈、玉陛森嚴、帝主端居、后妃臚列、兩下裡
星辰成行逐隊、一望地仙子、落後參前、瓊英繚繞
瑤臺上、彩結飄揚、瑞靄氤氲、寶閣內、香烟沾惹、鳳
鸞形繚緲、金玉影浮沉、上排着八寶紫霓墩、都披
着九鳳丹霞被、中列着幾層青玉案、却堆着千花
碧甸盆、席上有鳳髓龍肝、猩唇熊掌、壺內有真珠

琥珀、紫醴、香醪，果然是珍羞百味，般般出自天厨。
異果佳餚，色色來從閬苑。

玉帝傳旨問道：來者是何等樣人，敢闖進我天門之內？鍾師道：臣等是上八洞神仙，來赴蟠桃大會。玉帝開金口，露銀牙，問道：上八洞止有七個神仙，今有八個，這一個是誰？鍾師道：臣弟子韓湘，玉帝道：卿與呂品領青牛几度得幾人成道，救得幾處生靈？鍾師奏道：臣與呂品奉旨到凡間去，見洪州蛟螭爲患，擁水漂泊，生靈苦，品飛劍斬之，西粵蛇妖興雲駕霧，吞啖

下民俱傷禾稼、臣運神攝伏、幸獲清寧、前往永淵、
黎縣、度得韓湘一人、今來見駕、玉帝問湘子道、朕聞
一子登仙、九族昇天、若不昇天、衆仙妄言、卿旣登仙、
爲何不度脫了卿家九族、同來見朕、湘子道、臣蒙鍾
呂兩師殷勤點化、屢試心堅、方得成真證果、臣家九
族不蒙恩旨、未得仙師指點、如何使得離脫凡塵、朝
叅陛下、鍾師奏道、左捲康大將軍、冲和子、因三月三
日、在蟠桃會上、與雲陽子醉奪蟠桃、打破玻璃玉盞、
衝犯元始天尊聖駕、貶在下方、韓家爲男子、叫名韓

愈這便是韓湘的叔父雲陽子貶在下方林家爲男子叫名林圭如今罪限將滿合還舊職只是無人前去度他玉帝道鍾離權既前知五百年之事後知五百年之事曉得中和子罪限將完何不前去度他成仙了道證果朝元鍾師道臣與呂嵒化作道人三番五次去點化他只因他現在朝中爲官貪戀酒色財氣不肯回心所以只度得韓湘一人這韓湘就是昔年蒼梧郡湘江邊的鶴童蒙旨着他去與韓會爲子喜得元神不散性地朗朗是以臣與呂嵒度他來朝

叅聖駕、王帝問湘子道、卿既在家修行、卿叔韓愈、愈
麼不隨卿一同修行、湘子奏道、臣叔父韓愈、嘗言孔
子之道、如日中天、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
佛于晉、魏、梁、隋之間、而天下之人、不入于老、則入于
佛、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入此出
彼、孰從而正之、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
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棄而君臣去而
父子、禁其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
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置于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故不肯同臣修行臣于半夜三更越
牆逃走尋見鍾呂兩師方纔得成正果玉帝道韓愈
雖然不肯修行卿可下凡度他後職湘子奏道臣有
此心久矣奈無金肯不敢擅離府玉帝道朕賜卿
三道金書上管三十三天中管人間諸惡下管地府
冥司卽便前去湘子道臣去不得玉帝道朕賜卿金
書如何說去不得湘子道臣無陰陽變化之神通正
一輯職之術法是以去不得玉帝道朕賜卿鎖鑰

日月的風魔丫髻，身穿紫羅八卦仙衣，繡地花籃內，有不謝之花，長春之菓，衝天漁鼓，兩頭按陰陽二炁，兩個降龍伏虎的簡子，卿可卽行。湘子道：「臣去不得。」臣叔父韓愈是當朝大臣，出入在駕前，駕後，臣無職事，難以度他。玉帝道：「封卿爲開元演法大闡教化普濟仙卿，作速前去。」湘子道：「臣還去不得。」玉帝道：「卿左推右阻，只是說去不得，想是卿不肯去度冲和子麼？」湘子道：「臣怎敢違旨，不度叔父，只是官府走動，百役跟隨，神仙走動，萬靈擁護，臣單身獨自，如何去得？」玉

帝道朕勅馬趙二將、在卿左右、聽卿調遣、湘子謝恩、
領旨、即便參拜王母娘娘、俯伏奏道、娘娘千歲、臣上
八洞神仙、韓湘領玉帝金書寶貝、前往昌黎、度臣叔
父左掩簾大將軍、冲和子韓愈成仙了道、特啓娘娘、
討此職事、王母道、我賜卿三面金牌、第一面金牌、糾
察三十三天、一十八重地獄、善惡生死、第二面金牌、
鈐轄四海龍王、三十六員天將、隨身聽用、第三面金
牌、掌理風雲雷雨、各府州縣城隍社令、十殿閻羅天
子、卿須用心前去、不得停留、湘子拜謝畢、隨衆仙宴

罷蟠桃、即便收雲攬霧、兩袖騰空、降下塵凡、湘子暗道、我不怕千人看、只怕一人瞧、倘或有人識得我是神仙、驚動了一郡人民、洩漏天機、我便難度叔父了、當下收了神仙相貌、搖身一變、變做一個面黃肌瘦、醜惡不堪的道人、在那垂楊樹下、盤膝打坐、只見兩個牧童、一個叫做張歪頭、一個叫做李直腿、正在那青草地上放牛、遠遠地望見前面一道火光、衝天的亮起來、那張歪頭道、李家哥、前面這陣亮光、想是藏神出現、我和你造化到了、李直腿道、不是藏神出現、

張歪頭道、莫不是鬼火、李直腿道、哥、也不是鬼火、比如大清早晨、紅紅閃閃的光、是日輪初從扶桑推起來、照映得大地光芒灼爍、這叫做晨光、晚間青青熒熒、光在地上、移來移去、倏遠倏近、纔是鬼火、午間有光黃黃燦燦、直透天庭、便是神仙的瑞氣、如今這光黃亮燦爛、直透在天庭之上、恰好是晌午時分、以定有一位神仙在那個去處、張歪頭道、哥、既認得真、我和你竟去尋着他、跟他去求仙訪道、豈不是好、李直腿道、有理、有理、兩個便將牛丟下在這邊、你攪有我

的手我挽着你的手、拽開步上前看時、果然是一個道人盤膝脚坐在那垂楊樹下、這道人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叅朝洞府的青紗包巾、腦後墜着老龍睛鬚、就賽日月雙圈、上垂着兩條長公陽二炁、綠羅飄帶、身穿一領嵌七星麗北斗、八卦紫綬衣、腰繫一條九龍鬚攢織就雙穗、呂公綵、脚躡着登山走海、蹉雲霧、入搭翰鞋、手拿定見日迎風、傲松枝、一腔漁鼓、有形像、却便是遊手遊食的道人、論裝

東真是個吸露餐霞的仙侶。

兩個牧童近前稽首道：「神仙老爺拜揖。」湘子道：「你怎麼認得我是神仙？」張歪頭道：「遠遠望見師父頭上霞光萬道，瑞靄千重，因此識得師父是位神仙。」湘子暗笑道：「我叔父讀詩書，中科第，也不認得鍾呂兩位師父是神仙。」這小小牧童到認得我是神仙，真是異事。便叫牧童道：「我在終南山來，走得饑渴，我那花籃內有金絲玉鉢盂一個，你拿往澗下，舀些水來我喫。」我把真心度你。李直腿叫張歪頭道：「張家哥，我去舀水。」

你在這裡看着神仙、不要放他走了。張歪頭道：「這個使得。你只要來快些便是。」果然立着、看守湘子、眼也不轉、頭也不回。湘子思量道：「他雖然認着我、我且把地上土灰搽在臉上、變做一個老兒、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看他還認得也不認得。」便捉着張歪頭的空、改了仙容、變成老相。這老兒怎生模樣、

戴一頂爛唐巾、左偏右折、穿一領破布衫、千補百衲、前拴羊皮、後掛氈片、東漏脊梁、西見胯骨、腰繫一條朽爛草繩、又斷又接、脚踏一雙多耳麻鞋、少

幫襯底。面似雞皮。眼如膠葛。鼻涕郎當。饒唾噴出。
笑殺那彭祖八百年高。到不如陳搏千年一忽。

李直腿昏得水來。不見了神仙。只見一個半死半活
的老兒。坐在那樹下。便搥胸跌脚。埋怨張歪頭道。費
了許多辛苦。取得水來。不見了神仙。把與那個吃好。
張歪頭道。我站在這裡頭。也不動一動。不知被恁麼
人把這箇老兒來換了。我們的神仙去。如今把水來
與這老兒吃了。也是我和你一件陰騭。李直腿氣忿
煞的道。寧可傾壞了。把與他吃。當得恁麼數。張歪頭

道你不讀書來敬老慈幼五霸載在盟書把這一
水與老兒吃也是我們一點熱心腸何苦傾壞了李
直腿道神仙便被人換了。這個鉢盂也值幾分銀子。
我和你打破了分好總實了分好張歪頭道哥不要
說那分的話神仙的東西難得到手的我們拿回去
一家輪一日藏在那里做個鎮家寶罷。湘子見他兩
個在那里議論便叫道牧童你眼錯了。我不是神仙。
那里又有個神仙。牧童回言罵道少打你這老柴頭。
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老而不死是爲賊。恁麼神仙。

相子道牧童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你怎見得我老人家就不是神仙我且問你你們要尋那神仙做甚麼用牧童道我們情愿跟他去修行做個逍遙快活的人湘子道方纔那個道人也是我的徒弟你們肯跟我出家修行我就度你們成仙兩個牧童拍手笑道你自己性命也是風中之燭朝不保暮的光景倒思量度我們兩個豈不是折福的話湘子道黃梅落地橋三橋青梅落地爛地碎我老便老虧得修行早修行若不早今

日更煩惱、你怎敢欺侮我老人家、兩個牧童道、你老人家不要絮煩、且請回去安歇、坐一坐待我們過了、二三十歲外頭、便來跟你去出家、湘子道、這般年紀、不肯修行、更待幾時、只怕沒我老兒的年紀、豈不挫過好光陰、兩個低頭嘆氣道、我們真是悔氣、一位神仙老爺不見了、倒喫這老頭兒在此歪廝纏、湘子趣他兩個眼錯、依然變做先前模樣、坐着不動、李直腿低頭一看、拍手叫道、哥、這不是神仙來了、只是那個老頭兒不知又被恁麼人調了包兒去、張歪頭悄悄

地說道哥你不曉得神仙變化之術神仙看得我們
有些仙風道骨故此變化來試我和你的心你剛纔
不該罵這老兒李直腿便鞠躬盡禮捧着水遞與湘
子道神仙受人滴水之恩必有養全之報我取水與
你喫了不知你怎麼度我湘子道我度你同去出家
張歪頭道出家有甚麼好還是保護我做一個官的
好湘子道官倒要與你做只是你們頭蓬蓬不像戴
烏紗帽腰款款繫不得黃金帶赤髀髀一雙腳蹬不
得皂朝靴黑漆漆兩隻手捧不得象牙簡只好在軟

草茵中。黃牛背上橫眠。直淌穿東。落西。挽着那牛鼻。
子唱那無腔曲。一朝閻君來喚。鬼來招。兩眼瞪空。伸
直腰。怎麼思量。要做官。張歪頭道。神仙老爺說得是。
我情願跟老爺去出家。湘子道。你且不要忙。那邊樹
下。又是一個神仙來了。兩個回頭望時。湘子化一陣
清風。隱形而去。張歪頭跌脚叫道。哥這個不是神仙。
是個白日鬼。李直腿道。怎見得是白日鬼。張歪頭道。
若是神仙。決不說謊。只有那白日鬼。弄着自己空頭。
越着別人眼。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的哄人。哄殺。

人不償命哩李直腿道我們搗了半日鬼只好依舊
去看牛正是

山有根今水有源

從來老實是神仙

只因不肯分明說

誤却衆生萬萬千

畢竟湘子隱在那里且聽下回分解

欲學仙老頭有慧心慧眼有慧心而無慧眼則常
面錯過有慧眼而無慧心則見道猶迷

第十回

自誇詡龜鷺罹災

唱道情韓湘動衆

得逍遙處且逍遙、不學人間兩路跑、趕得東時西
已失、未曾南向北、先拋莊生曳尾輕人爵、列子乘
風重草茅、禍福摠緣時下彩、世情爭似道情高、

不說湘子隱形在綠楊樹下、且說那綠楊樹、正靠着
湘江崖口、正是湘子前世做白鶴的時節、同那個香
獐遊戲的所在、那香獐被呂師貶謫在深潭底下、已
經一十八載、終日服氣吞精、指望一個出頭日子、又

不見鶴童來度他，正在沒法，只見岸口有霞光靄氣，曉得是神仙經過，便伸頭探腦，作起波浪叫道：「弟子今日有緣，湊遇大仙經過，望慈悲方便，救援則個。」湘子聽見聲音，明曉得是香獐，叫他故意大聲問道：「汝是怎麼妖魔，敢在深水下，面與風作浪，阻我仙輶？」香獐道：「我是一個香獐，十八年前，曾與鶴兄結為伴侶，終日在此閑遊戲耍，忽然一日，有鍾呂兩位神仙，在此經過，度化鶴兄去做青衣童子，怪我言語衝突了，他把我貶在這潭水底下，待鶴兄成仙了道，果證飛。」

昇纔來度我，我懸懸望眼，再不見鶴兄到來。今日幸遇大仙，實是三生有幸。萬望救度弟子，脫離毛畜，超出愛河，再不敢作歹爲非。自貽伊戚，湘子暗想玉帝，不會有旨，着我度他。師父又不曾分付我放他，我如何敢自作自是。便道：我今日奉旨下凡，來得急了，不會帶得金丹，敎我把怎麼度汝。只有交梨火棗在此，權且與汝二枚。那鶴童已成仙了，不久就來度汝。汝且安心寧耐，不要躁急。又取罪累言罷，把火棗交梨，丟下水去。那香簪接得在手，三咽下腹，頓覺境地清。

涼、五內寧謚、顛頭稱謝、風恬浪靜、湘子遂斂却祥光、依舊坐在那綠楊樹下、話不絮煩、却說那江潭中間、有一個金線綠毛龜、在深凹之處、養活已經百十餘年、只是不曾生得腋翅、飛不上天、向來跟着香獐白鶴、做個小婢兒、自從香獐遭貶、鶴童托胎去後、他便逐日在這潭口、晒衣遊玩、遇着人來、連忙縮了下去、人也拿他不着、這一日、雖值天時炎熱、氣宇覺得清朗、龜兒恰好浮在水面上、伸出頭來、四下裡一望、見湘子坐在綠楊樹下、他也不認得是舊日主人翁、只

說是漁翁來捉他的、連忙縮了頭、浮浮沉沉的不動、正是

背負一團瓢、蹄攢四馬腰、風雲難際遇、衣舄在江
阜、

那龜兒在水裡浮來淌去、就是一塊浮石一般、湘子
欲待點化、怕他不醒頭、正在猶豫之際、忽有一隻鷺
鷗、望空飛來、這鷺鷗也是歷了百十個春秋、經了百
十番寒暑、江潭內的魚兒蝦兒、也不知被他吃了多
多少少、這時正飛來尋魚蝦兒吃、見綠沉沉的一塊

漾在水面上，他只說是一塊石頭，茸茸的綠草兒生滿在上面，一徑展翅停下來，站在他背上吃水。這龜兒覺得背上有些沉重，只道是水蛇兒遊來，歪廝纏，他便昂起頭來一看，見是隻白鷺鷥，心中不忿，大聲喝道：「你是何物，敢大胆立在我背上？」那白鷺鷥吃了一驚，道：「清平世界，朗蕩乾坤，你是何物，敢作人言？」綠毛龜道：「我是一個金線綠毛龜，在此多年，無生無死，你是那里來的潑鳥，敢吐人言，明來欺我。」白鷺鷥道：「我生長在華嶽山中，展翅在瑤池碧落，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汝這般醒觀東西，雖能見夢于楚元王，而不免七十二鑽之苦。只合藏頭縮頸，曳尾泥塗，誰許汝浮沉碧浪，蕩漾清波。只作人聲，驚人忤物。綠毛龜道：「倮虫三百六十人爲之長，羽虫三百六十鳳爲之長，鱗虫三百六十龍爲之長，介虫三百六十我爲之長。汝雖然翔漢衝霄，不過是羽虫之末，有甚麼手段敢說漫天大話。」鷺鷥道：「世上只有鸚鵡能言，鸚鵡念佛，再不會見烏龜說話。」龜道：「石言于晉，無鱗之物且然，況我有靈心，何足爲異。」鷺鷥道：「我莫笑你短，你莫說。」

我長今日結爲兄弟何如龜道久將本身勝處說來
說得過的便是哥驚驚道我占先了

遍體白翎灑灑揚揚不讓千年朱頂鶴

綠毛龜道

滿身金線閃閃爍爍何殊百歲紫衣龜

白鷺鷥道

我立水窺魚影落寒潭成璞玉

綠毛龜道

我朝陽向日殼照出寶合珠

白鷺鷥道。

我舉翼。飭紅霞。錦綉窩中添個太真仙子。

綠毛龜道。

我挺身浮綠水。藻萍深處現出碧眼胡兒。

白鷺鷥道。

我頂有叢絲。謾說江邊濯錦。

綠毛龜道。

我胸懷八卦。豈非心上經綸。

白鷺鷥道。

我若吞一粒金丹。指臂身上一羽化。

綠毛龜道。

我若得八仙救度。須臾度脫塵寰。

白鷺鷥道。

我立在清水潭邊。清白羽毛堪入畫。

綠毛龜道。

我爬在綠楊樹下。綠沙甲冑更驚人。

兩物正在那里角口。不曾見得高下。不想一個鐵戶。一步步挨將近來。見白鷺鷥立在那里。伸頭展翅。就像

與人說話的一般。他便兜起金絲弓。搭上狼牙箭。把那白鷺一箭就射倒了。這正是

左手開弓。右手推。

穿楊百步有神威。

雖然不中南山虎。

白鷺翻身一命虧。

那綠毛龜見白鷺被箭射倒。正歎息間。誰知一個漁翁撐着一隻小船。蕩在深潭岸口。綠毛龜見船勢來得兇湧。連忙伸開四足。望水深處就走。那漁翁看見他走。也不慌不忙。便把鉄叉照着龜頭上叉將去。那龜被鉄叉一下。就叉開了圓殼。流出許多鮮血來。

真個是

一把銅叉丈二長

鋒尖銳利勝神鎗

眼明手快無空放

烏龜今日見閻王

不一時兩個畜生都死于儼戶漁翁之手。湘子纔現出形來，歎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成生有命，富貴在天，信非虛語。」歎息未完，想得起來道：「我領了玉帝勅旨，離却金殿去朝參過玉母娘娘，就該去辭別兩個師父。如何竟自下凡，也不辭師父？」說一聲，這是我有罪了。連忙騰雲駕霧，趕到洞府，叫清風、明月、稟知鍾

呂兩師兩師道。湘子領旨去。雙神和子。有恁事。又轉來。湘子跪告道。弟子奉玉帝敕旨。領了寶貝金書。又蒙王母娘娘。賜弟子金牌三面。前往永平州昌黎縣。度化叔父韓愈。登真了道。證果朝元。特來拜辭師父。望師父指教一二。兩師道。他現做高官。享大祿。如何便肯棄捨修行。汝須要多方點化。不負玉帝差遣。纔好。湘子道。叔父若不回心。弟子作何區處。兩師道。汝三度他不回心之時。繳還金旨便了。湘子道。謹遵嚴命。正是。

古洞閑雲已閑關

香風縹緲遍塵寰

神仙豈肯臨凡世

爲度文公走一番

湘子下得山來、將頭上九雲巾、搭在花籃裏面、頭挽
墜陽三髻、身上穿的九宮八卦跨龍袍、變作粗布道
袍、把些塵土、搽在臉上、變作一個面皮黃瘦、骨格伶
仃、風塵道人的模樣、手拿着漁鼓簡板、一路上唱着
道情、且說那道情是何等樣說話、有浪淘沙爲證
貧道下山來、少米無柴、手拿漁鼓上長街、化得錢
來沽美酒、自飲自篩

漁鼓响聲頻、非假非真、不求微利與鴻名、一任狂
風吹野草、落盡清英、

湘子打動漁鼓、拍起簡板、口唱道情、呵呵大笑、那街
坊上人、不論老的小的、男子婦人、都哄攏來聽他唱、
見湘子唱得好聽、便叫道、風道人、你這曲兒是那里
學來的、再唱一個兒與我們聽、湘子道、俗語說得好、
寧可折本、不可餓損、小道一路裏唱將來、不曾化得
一文錢、買碗麵吃、如今肚中餓了、沒氣力唱不出來、
列位施主、化些齋糧與小道吃飽了、另唱一個好的、

與列位聽何如衆人齊聲道酒也有齋也有只要你
唱得好管取你今朝一個飽罷那湘子便打着漁鼓
簡板口中唱道

遍新錦

十歲孩童正好修元陽不漏可全週金丹

一粒真玄妙身心清淨步瀛州

一以上娶渾家活鬼同眠不怕他只怕金鼎走

丹砂撞倒玲瓏七寶塔

三十以上火烟纏却似蚕兒繭內眠渾身上下絲
纏定不鋪蘆蓆不鋪氈

四十年來男女多精神耗散損中和思量苦是後
前苦急急修來也沒窠

五十以上老來休少年不肯早回頭直待元陽都
耗散恰似芝麻榨盡油

六十以上老乾巴孫男孫女眼前花那怕個個活
一百皂角掾殘一把渣

七十以上頃刻懂妻兒似虎我如羊若有喜來同
歡喜若有憂愁只自當

一個老兒七十七再過四年八十二耳聾眼瞎沒

人扶苦在人間有何益

衆人聽罷、個個誇獎說好、也有遞菓餅與他吃的、也有遞酒餚與他吃的、也有出銅錢銀子與他說道風師父你拿去自買些吃、也有遞尺布寸絲、麻鞋草屨之類、說道與師父結個緣、湘子一一都接了、只吃幾個果子、其餘酒餚并銅錢銀子布絲鞋子之類、隨手又散與市上乞丐、衆人便向前勸道、這些物件、是我們布施與你的、如何就與了乞丐、莫不是嫌我們的不好、不識人、知重麼、湘子道、貧道出家人、全靠施主

們喜捨怎敢憎嫌多寡輕重只是從古至今酒色財氣這四個字是人近不得的東西貧道怎敢飲酒受財以生餘事便又點動漁鼓唱一套玉交枝道

貪杯無厭每日價汎流霞漱灑子雲嘲謔防微漸託鴟夷彩筆拈李鷹好飲豪興添憶尊鱸只爲葡萄釀倒玉山恁般瑕玷又不是周晏相需糟醺着葛仙翁麴埋着張孝廉恣狂情誰與砭英雄儘你誇富貴饒他佔則這黃墟畔有禍殃玉缸邊多危險酒呵播聲名天下嫌

么待誰來挂念，早則是桃腮杏臉，巫山洛浦，皆虛。
艷把西子比無鹽，那裡有佳人將四德兼，爲龍蔡。
衾枕是干戈漸，錦片似江山着敵歛，可曾悔戀了。
穠纖碎驚釵，閒寶奩，這風情怎強譚，眼見墜樓人。
猶把臨春佔笑男兒，自着鞭，歎青娥藏刀，劍色呵。
播聲名天下嫌。

么富豪的偏儉，奢華的無過的是聚斂，王戎郭况。
心無厭擁金穴，握牙籤，可知道分金鮑叔廉，煞強。
如牢把銅山佔，晉和嶠也多褒貶，恰便是朱方聚。

殲有齒的焚身多昧的要謙斗量珠樹繫縑刑傷
爲美姝殺伐因求劒空有那萬貫錢到底來亡溝
塹財呵播聲名天下嫌

么英雄氣餒貌虎般不能收斂夷門燕市皆爲僭
空倂僊枉威嚴探丸厲刃掀紫髯笑談落得填溝
塹儘淋漓一腔片嫌惹傷人血淚橫霑冷覲王侯
煖守兵鈴髮衝冠雄猛添驚惶博浪椎寂寞烏江
劍倦忘了泡影與河山筭相爭都無餐氣呵播聲
名天下嫌到不如我道以明

辭鄉奉

打漁鼓高歌興添採靈芝快樂無厭大叫
高呼前遮後掩騰雲駕霧霎時間遊遍九天一任
傍人笑我顛

衆人聽罷盡皆喝采道這道人雖然有些害風恰是
博古通今知文達理不比那街坊上弄嘴頭哄騙人
的野路貨那遮酒與湘子的道師父你若不吃我的
酒難爲我買來這片心况且酒是人間之祿神仙祖
代傳畱下的就是劉伶阮籍因之而得道成仙享天
祭地也用着太羹玄酒師父今日便吃幾盃也不爲

害湘子被他勸不過、只得吃上幾盃、不覺醺醺佯醉、
倒在地上。衆人見他醉了、便問道：「風道人，你家在那
里安身何處？」這般醉倒，誰人扶你回去？內中有一個
人道：「這個道人倒也有趣。我們問他一個的確，做個
手轎兒擡了他去罷。」湘子見衆人唧唧噥噥的碎聒，
便踉蹌踉蹌立起身來，呵呵大笑，唱浪淘沙道：

酒醉眼難開，倒在長街。人人笑我不哈咳，動問先
生居何處。家住蓬萊。

衆人見他唱，一齊拍手笑道：「師父道情雖是唱得好，

你總是蘇州人麼、湘子道、我是永平州昌黎縣人、不
是蘇州、衆人道、原來是本地人、怎的不老實、慣說空
心話、湘子道、列位施主在此、貧道不打誑語、不瞞天、
句句說的是實話、爲何說我空心、轉身就走、人人都
道、你看這風子、一下裡跟着他跑去、正是

世人肉眼欠分明、

當面神仙認不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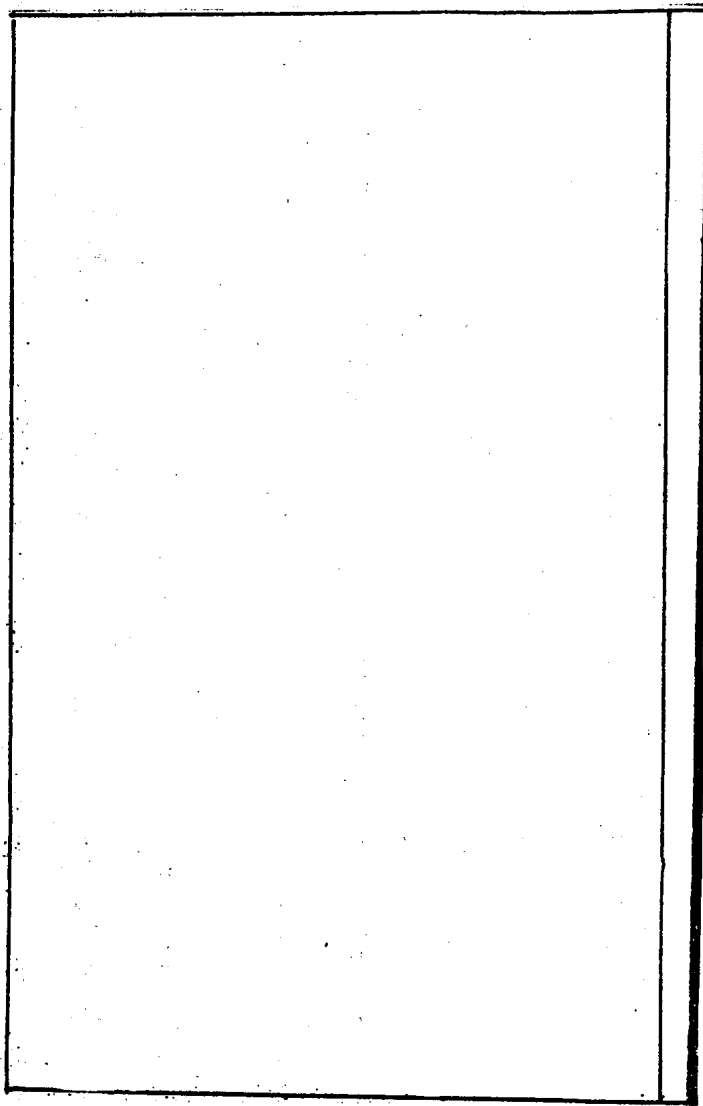
虎隱深山君莫問、

安排牙爪便驚人、

畢竟不知湘子走到那里去、且聽下回分解、

世上偏有烏龜嘴強、誰知又添出一個尖嘴的龜、

爲來兩個仿著連珠嘴不肯讓人誰在一時死於
配命正氣上非只爲多開口煩惱也因強出頭



第十一回

湘子假形傳信息

石獅點化變成金

貧者衣中珠、本自圓明好、不會自尋求、却數他人寶、數他寶、終無益、只是教君空費力、爭如認取自家珠、價值黃金千萬鑑、

不說湘子走去、且說長安街上、有一個淌老兒、家中也有幾貫錢鈔、只因不做生意、坐吃箱空、把這幾貫錢鈔、都用盡了、沒奈何窮算計、攢湊些本錢、要開一鍋冷酒店、揀着這月這日、這時、掛起招牌、開張店面、

章月二
恰好湘子拍着漁鼓簡板唱將來。

日月轉東西、歡人生百歲稀、槐不如我頭梳一對、
雙丫髻、身穿縐布衣、脚穿雙草履、許由瓢是俺隨身計、
待何如、季遊海島、誰似俺猶夷。

湘子唱到滿老兒門首、見店面上掛着花紅、曉得是
新開酒店、便近前一步道、不化無緣化有緣、莫把神
仙當等閒、老施主今日新開酒店、小道化一壺酒、發
個利市、那滿老兒見湘子走來、連忙的回轉了頭、只
做眼睛不看見、耳朵不聽得、不理他、湘子見滿老兒

這個模樣，又走近前一步，敲着漁鼓，唱道：

老公公，我看你兩鬢白如綿，你今日開了酒店，只爲要撰些錢，因此上老少們不得安然。俺化你一壺香醪飲，保佑你買酒，的鬧喧喧。你若是肯飲，俺替你，做一個利市仙，包得你一本兒，增出一倍錢。

那消老兒道：我今日纔做好日，開得這店，你這道人，就走將來要化酒吃，難道我開的店，是布施店不成？湘子道：有本生利，我出家人，怎敢要老人家布施？只

是今日是個吉日，你老人家也該捨一壺酒，做利市錢。滿老兒道：你這樣人，忒不知趣。我開下店，還不會賣一分銀子，怎麼叫我先把一壺酒，捨與你做利市？湘子道：和合來利市來，把錢來，你一毛不拔也。叫你做個人。滿老兒道：我老人家苦苦湊得本錢，做好日開這酒店賣，一壺酒恰像賣我身上的血，一般好笑。你這師父，蠻力管碌要我布施。湘子道：不是貧道硬要你老人家布施，只因你老人家新開店，酒畢竟是好的，貧道也討一個出門利市耳。那滿老兒吃湘子

纏不過低着頭想了一會就頓款款拿起一個酒盞
兒、晃了大半盞酒、遞與湘子道、師父我拾這一盞血
與你吃、你吃了快些去、省得又惹人來纏我、湘子道、
你家酒果然好、我吃這盞就醉、若吃不醉、就是你的
酒淡了、說恁麼人來纏、不纏、滿老兒道、我白白地捨
與你吃、你倒來搗跳我、你這樣人也來出家、請燥躡、
湘子拍手大笑唱道、

堪歎那人心不足、朝朝暮暮、只把愁眉蹙、凡夫怎
識大羅仙、胡言亂語多詆觸、笑你年高猶自尋修

行開張酒店空勞碌人心待足何時足

唱罷便走了去。那滴老兒道：「你看這個人好不達時務。我剛剛開得店，你就來市施。我連忙布施你，一盞酒還不足意，倒說我輕薄他。我若是一滴不破慳，到是沒得說。傍邊人說道：『滴老官，你快快不要言三語。』」這道人也不是好人，你既捨與他，落得做一個團圓人情。滴老兒道：「列位請坐。我滴某今年七十三歲了。這般的道人不知見了若干。若千那一個，比如我家對門韓尚書老爺家。」

好端端的在館裡讀書，平空地兩個道人說是終南山上的神仙，把他公子一拐就拐了去。經今許多年代，沒有尋處。那韓老爺韓夫人好不煩惱得緊。終日着人緝訪，再沒一些兒踪影。今日不是我老滿捏得主意定時，也要被這道人騙壞了。傍邊人道：「然雖如此，只這一盞酒，怎麼騙得你老人家。」一遞一句說了一遍。湘子也不管他，一徑走到退之門前，正值嬌娘寶氏坐在房中打盹。湘子慧眼觀見寶氏未醒，便遣睡魔神托一夢與寶氏。待寶氏醒來，着人尋他。他

纔乘機去點化他。那寶氏果然夢見湘子立在面前，
叫他一聲，他驚醒轉來，心中好生不快。喚蘆英出來，
商議要着人去尋湘子。蘆英道：「這是婆婆心思，意想
所以有這個夢，叫人那里去尋他？」寶氏又叫韓清道：「
我兒，你哥哥相子，方纔在這里叫我一聲，就不見了，
你快去尋他來，見我韓清道。」哥哥出家許多年，知他
在那里地方，叫我去尋得他着。正說話間，那湘子生
在街上，把漁鼓簡板敲拍一番。寶氏隱隱聽見，便道：「
韓清，這不是敲漁鼓響？」怎地說沒處尋你哥哥？韓清

道是一個道童，坐在門外馬臺石上，打漁鼓，唱道情。
簇擁着無數人，在那里聽。那里是哥哥寶氏道：你去
叫他進來，待我問他。或者曉得你哥哥的消息，也不
見得。韓清連忙走到門外，看見這許多人，挨挨擠擠，
伸頭探腦，側耳踮腳，人架着人，在那里聽。便說道：你
這夥人也忒沒要緊，生意不去做，倒在這裡聽唱道
情。他靠着唱道情，妙化過日子。難道你們也靠得這
道情過日子不成？這許多人見韓清這般說，打了一
聲號子，都四散跑了去，只剩下湘子坐在石頭上，韓

清便走近面前叫道。道童。我夫人叫你進來。和你說話。湘子只是坐着不應他。韓清怒道。賊道童。好生無禮。我是韓尚書府裏相公。好意叫你。你怎敢大胆。坐着不起身。湘子忖道。我當初在勉陽館中讀書。叔父見我自抱書包。怕人笑話。討得張家孩子張清。改名韓清。跟我讀書。想因我出家修行。叔父沒有親子。擡舉他像兒子一般。如何就叫起韓相公來。豈不好笑。待他再來叫我。我把青溜泥撒他一臉。看他如何說話。只見韓清又說起那着水官話。撒起那富陽官話。

嚷道：「你這賊道真個可惡，若再不起身，叫手下打你。」這賊狗骨頭，湘子道：「我出家人，又不上門，布施你的錢鈔，又不擺路，衝撞着你，你怎麼就罵我平白地又要打我？」手搗青泥，一把照臉撒將去。韓清氣忿忿跑進家裏，叫人去打他。賁氏看見他變了臉，亂跑，便叫住他道：「我使你去叫那打漁鰲的道人，你怎的放出這一副嘴臉來？」韓清只得立住脚，回棧道：「孩兒去叫那賊囚，他身也不立起來，倒搗把青泥，撒我一身。我如今叫人去拿他進來，吊在這裡打他一個下馬。」

威纔消得我這口氣。寶氏道：以定是你倚宮托勢，打
那道童。道童纔教將泥撒汝，汝快快進去，不要生事。
惹得老爺不歡喜，韓清只得依言走了。進上寶氏又
叫張千道：門外那敲漁鼓的道童，你好好地叫他來
見我，不要大呼小叫，嚇壞了他。張千果然去叫湘子
道：小師父，我府中夫人請你進來，唱個道情，散一散
悶。你須小心，上前不可撒野放肆。湘子便跟了他進
來。見寶氏道：老夫人，小道稽首。寶氏道：童兒，你是幾
歲上出家的？如今有多少年紀？湘子道：小道是十

大歲出家也。歷過幾箇寒暑，恰忘記了年庚歲月。寶氏道：出家的囊無宿錢，是無宿米，東途西討，有甚麼好處？你小小年紀，便拋撇了父母妻小，做這般勾當。湘子道：夫人有所不知。小道有詩一首，敢念與夫人聽者。詩云：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
爲求生計路，乞化度春秋。

寶氏道：千家飯有黃白生熟不均，爛濕乾燥各別，吃在口中有甚麼好滋味？獨自一個，東不着庵堂，西不

着寺觀飄飄蕩蕩似謂雲野鶴一般飽一食餓一日。
有甚麼好快活。想你當初一時間差了念頭。拋撇了
家屬走了出來。就像我湘子一般行徑。只怕如今也
悔之晚矣。湘子道。小道並無海心。只爲着要度兩位
恩養的父母。故此暫離山洞。到這里走一遭。竇氏道。
你從那一山來的。湘子道。小道是從終南山來的。竇
氏問。張千道。天下有幾個終南山。張千答道。十五道。
三百五十八州府。只有一個終南山。竇氏又問。湘子
道。你那山到我這里有多少路程。湘子道。陸路有

萬八千七百八十五里還有三千里水路不算竇氏道你走幾時纔到這裡。湘子道不瞞夫人說小道今早已時在山上辭別了師父。午時就到長安。竇氏笑道先生這般說莫不是駕雲來的。湘子道雲便不會駕略略活些霧零氣兒。故此來得快。竇氏道先生既騰雲跨霧。得來霄漢之間。以定是一位神仙了。湘子道我頭頂泰山。腳踏大地。手托日月。腰搦青天。四壁上沒有遮欄。森羅萬象。總徒然怕無端漏洩。築基煉已。功行滿三千。降龍伏虎。不讓大羅仙。竇氏道先生

上姓，湘子道喚名卓韋。竇氏道：先生你果是從終南山來，我要問你一個消息。湘子道：夫人問甚麼消息？竇氏道：數年前有兩個道人，將我侄兒拐上終南山去，至今沒有信息，不知他生歿存亡，朝夕懸掛，所以要問先生一聲。湘子道：夫人侄兒叫甚麼名字？竇氏道：名喚韓湘，小字湘子。湘子道：山上是有兩個湘子，只不知那一位是夫人侄兒。竇氏道：他兩個約有多少年紀？湘子道：大湘子長海東，教來同長眉李大仙的徒弟，約有一千多歲了。竇氏笑道：先生錯說了。

大湘子敢只有一百歲。湘子道：小湘子是永平州昌黎縣人氏，山上鍾離師父兩口先生的徒弟，還不滿三十歲。竇氏道：據先生所言，小湘子是我的侄兒了。可伶可伶，我在兒幾時纔得回來。湘子道：我聽得他說不回來。竇氏道：他身上衣服何如？日逐吃些甚麼物事。湘子道：那湘子效三皇聖祖，身穿草衣，口食樹葉，苦捱時光，像小道一般模樣。竇氏哭道：湘子兒，你在他鄉外郡，受這般淒涼苦楚，只你自家知道。你叔父勝金衣紫，那一日不想着你來。湘子道：夫人不

必啼哭。小道幾乎忘了，今早小道起身時，見小相子曾央我寄有一封家信，有此實氏，道謝人謝地，有了信息，就好着人去尋他了。先生，我有兒書信，如今在那里，拿來我看。重重酬謝先生。相子假向腰間摸了一模，道：咳，小道因今日起得早了些，在那聚仙石上打個盹，到失落了。小相子的家書，如何是好？實氏道：我侄兒千難萬難，寄個家信，如何把來失落了？這可受人之托，各人之事的。相子想：一，想道：書信雖故失落，小相子寫的時節，我曾見來，還記得在此。小道

使念一遍與夫人聽罷。賈氏道：「書是怎麼樣寫的？你快念來，省得我心裏像半空中吊桶，不上不落。」湘子道：「他寫的是『画眉序』一首。夫人聽。」

兒封母拆書，霜毫未染，淚如珠。幼年閨遭不幸，父母雙徂，多虧叔嬭撫遺孤，養育我二八青春。富雖然娶妻房，林氏薦英，拋撇了去出家修行，不顧算將來六載有餘，煉丹砂，碧天洞府，謹附書拜覆。嬭娘萬勿空憂慮，萬勿空憂慮。

賈氏聽念書中說話，號啕大哭，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過先別與生離

今朝忽聞湘子信

高堂老母愈悲啼

這湘子見黃氏號啕大哭便打動漁鼓簡板唱一個浪淘沙道

貧道乍離鄉受盡了恓惶拋妻恩愛撇爹娘萬兩黃金都不愛去歟無常

黃氏道我看先生身上衣服也沒一件好的甚是苦惱沒要緊去出家湘子又唱道

身穿破衣裳百衲千行手中持鉢到門傷上生夫

人慈悲我、乞化齋糧、乞化齋糧、

曹溪水茫茫、上至明堂胎元、十日體生香、身外有身、真人現、怕甚無常、怕甚無常、

竇氏見說、呵呵笑道、這般一個艱難道人、要化齋糧、度日、兀自說嘴誇能、自古來有生必有死、就是佛也不免要涅槃、老君也不免要尸解、你怎麼躲得那無常二字、湘子道、偏有小道躲得無常、竇氏道、孔聖留下仁義禮智信、老君留下金木水火土、佛家留下生老病死苦、你且把佛家那五個字、唱一個與我聽、湘

子輕敲漁鼓、緩拍簡板、唱浪淘沙道、

生我難娘胎、鐵樹花開、移乾就濕在娘懷、不是神
天來庇佑、怎得成孩、

賈氏道、人生在世、老來如何、湘子唱道、

白髮髮邊催、漸漸猿猴、腰比背、曲步難移、耳聾不
聽人言語、眼猶風吹、

賈氏道、老來得病如何、湘子唱道、

得病臥牙牀、吹竊即當、妻兒大小盡驚惶、曉夜不
眠、連叫苦、拜禱醫王、

賈氏道、死去如何、湘子唱道、

人死好孤恻、撇下夫妻、頭南脚北、手東西、萬兩黃金將不去、身埋土泥、

賈氏道、死去受苦如何、湘子唱道、

灰去見閻王、痛苦徬徨、兩行珠淚落胸膛、上告閻王慈悲我、放我還鄉、又瓜子土中埋、長出花來、紅根綠葉紫花開、花兒受盡千般苦、苦有誰哀、

賈氏道、卓先生、那浮世上光陰、你道如何、湘子道、浮世里急急忙忙、爭名奪利、皆爲著一身衣食計、兒女

大坑牽纏逼迫何日得個了期古語云百歲光陰若
火爍一生身世水泡浮尋思起來人有萬頃良田日
食一升米房屋千間夜眠七尺地何苦把方寸來瞞
昧天地不肯修行就是那夫妻子母恩愛也有散場
的時節徒然巴巴急急替人作馬牛有何益哉實氏
道草先生我侄兒不肯回來我如今助你些盤纏勞
你稍一個信兒與他叫他早早歸家以免我們懸望
你肯稍去否湘子道書信替夫人稍去盤纏小道却
用不着實氏道你衣不遮身食不充口拿些盤纏去

也省得一路上抄化爲何用不着湘子道小道有詩一首呈上夫人詩云

不事王侯不種田。

日高猶自抱琴眠。

起來旋點黃金用。

不使人間作孽錢。

賁氏道。怎麼叫做作孽錢。湘子道。官吏錢都在那濫刑枉問。棒頭上打來的。僧道錢都是哄那十方施主。三寶面上騙來的。經紀擔頭錢都是那樞心挖額笑計得來的。新鮮腌臢行裏錢都是那戕生好殺害物性命換來的。賭坊衙衙人家錢都是那沒廉耻沒禮

義拐來的這都叫作孽錢。小道那里用不着。賈氏怒道：我好意要助你盤纏，你到說出這許多嘮叨碎話來。湘子又吟詩一首道：

怕做公婆懶下船

饑時討飯飽時眠

風雷雨雪都堪賣

石化金銀土化錢

賈氏怒道：風雷雨雪是天上神物，如何隨你變賣？石頭泥土乃至賤東西，如何可點化做金銀？張千可趕這野道童出門去。張千稟道：夫人息怒。那卓先生說會得點石成金，夫人何不叫他點些看看？若點不成

時送到五城兵馬司、問他遊手騙財、惑世誣民、大
的罪名、他也有心服、實氏道、也說得是、便叫湘子
道、先生、你既說會點金、可把石頭點些與我看、湘子
道、夫人快着人取石頭來、小道自有點化、實氏叫張
千去睡虎山前取幾塊大石頭來、張千便叫衆人同
去、衆人道、哥、你叫我們何處去、張千道、那道童說會
得點石成金、夫人叫我去拾些石塊來與他點、你們
都去拾些來、待他點成了、討回家去也是好的、衆人
聽說、恨不得挑一担來、熱烘烘一陣都望睡虎山前

跑去。湘子暗道：嬌娘叫人去取石頭，我不教些手段出來，他也不信我是神仙。且吹一口氣去，把那山前山後的石塊都遮藏不見，看他如何處置。當下湘子顯出神龍，把炁向睡虎山一口吹去。果然大大小小石頭一塊也沒有了。張千同衆人滿山前後去尋一遍，要雞蛋，大石子也沒一塊，驚得呆了道：「這山上石頭被誰人都搬了去，若不是神輪鬼運，定然是這道童點化不來，故弄些法術遮藏過了，只得回覆寶氏道：各處尋轉沒有一塊石頭。」寶氏道：「山邊旣沒有石

可叫人去擡那石獅子來。湘子道：「消人去擡獅子，只用陽犀手帕一條，淨水一碗，夫人焚香下拜，小道叫那石獅子自家走來。」竇氏就叫張千快取手帕、淨水、香爐。張千取來時，湘子將陽犀手帕蓋在獅子身上。竇氏拜跪上香，湘子用仙炁一口吹去。那石獅子就如活的一般，望裏面跳將進來。這獅子如何模樣？

頭上毛，旋螺捲起，眼眶內露出金睛，遍身毛片似鋼針，五爪攫擎不定，牙齒森排劍戟，舌尖風捲殘

雲山中虎豹盡心驚，只怕普賢拴定。

賓氏見獅子跳躍進來，驚得坐身不定。相子叱道：畜生住腳，不要驚動貴人。獅子就住了腳，依然是一個守門的石獅子，沒有些兒活動。賓氏道：我雖是個女流，也曉得些道理。你既要點石爲金，必須用些藥物。快快說來，我好着人置辦。相子道：點石成金非容易，只要夫人着眼觀。那相子仍用陽犀手帕蓋在獅子身上，向葫蘆內傾出一粒金丹，將來放在獅子口內，含水一口，向他一噴，口中念念有詞，把右手一指，喝

道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勢莫當、兩手捉來臨
滅闕、化成一塊紫金霜、畜生不變、更待何時、猛然間
天昏地暗、有一個時辰、只見霞光掩映、瑞氣縈紛、揭
起手帕看時、變作一個金獅子、有西江月爲證、

本是深山頑石、良工雕琢成形、峻嶒氣象、貌得偉
鎮守門庭、寂靜、今日有緣有幸、皮毛色變黃金、勸
君莫笑巧粧成、世情翻掌、變擗、是這般情、

竇氏看了道、真是金獅子、張千稟道、獅子外面見得
是金、裏面端只是石頭、夫人不要信他、竇氏叫相子、

道卓先生這金是假的。湘子道：夫人鑒一塊看，便見真假。寶氏便叫張千取鎚鑿來看，是金是石？若是金，方信這先生是神仙。張千連忙拿鎚鑿，把獅子鑿下一隻腳爪，打一看時，裏面比外邊更紫黃三分，嚇得張千目瞪口呆，倒退三步。寶氏道：果有這般奇事。張千跪稟寶氏道：這神仙變得好金獅子，夫人賞他些酒飯喫也好。寶氏便叫厨下按排一卓齋來，與卓先生吃。張千擡卓面去擺在書房裏，纔來請湘子。湘子本待不去吃他的，曉得張千李萬要偷他葫蘆內仙

丹不好說破他，只得隨他到書房裏坐下。他兩個站在一壁廂。湘子道：「這許多酒餚，我吃不了，兩位長官，不嫌貧道同坐吃一盃何如？」張千道：「我也吃不多的。」李萬道：「貧窮富貴都是八字所生，先生是位神仙，我們有緣得遇，再添些酒陪奉先生一醉。」湘子道：「我也量淺，三五盃就醉了。」他兩人果然又拿些酒，對着湘子，你一盃，我一盃，吃了個不亦樂乎。湘子略吃幾盃，假推沉醉，故意倒在地上，鼾睡如雷。那張千就手去解他那葫蘆。李萬道：「葫蘆沒了，他醒來時，左右尋」

着我兩人，少不得要還他，不如偷他些丹藥，拿來變些金子用。到是便益。張千依了李萬的話，在葫蘆內領出一丸藥來，上得手時，變做一塊火，張千丟也丟不及，李萬不肯信，也去領出一丸來，只見一條花蛇蟠住手掌，驚得他兩個魂飛魄散，丟在地上。那蛇與火依然向葫蘆口鑽進去了。恰好湘子醒來，假問道：「長官，你們爲何在此喧鬧？」張千道：「師父腫了，我們不會去回復得夫人。怕夫人見責，故在此計較。」湘子便同往謝實氏。實氏道：「我門前還有一個石獅子，井生」

索性也點成金子，待我相公回來，獻與朝廷，討一個官與你做。相子見說，微微笑道：「官有恁麼好？」小道不要他做，有詩在此：

爲官不甚高，紙繩作繫縈。
乾時空好看，下水不堅牢。

賈氏道：「這野道人甚不中擡舉，你怎敢句句傷我？」我也回你一首詩，詩云：

爲官身顯達，功名四海揚。
你是枯楊樹，安能作棟梁。

湘子道楊樹雖枯逢春使發貧道再獻一詩夫人聽取詩云

楊樹雖然死還堪作棟梁爲官似牆倒敗落勢難當

賈氏聽了大怒便叫張子推他出去湘子暗道嬌娘偌大年紀還不知死活貪心不止如何是好我今日且去再作理會正是

酒逢知己千鐘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畢竟不知湘子還來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退之祈雪上南壇

龍王躬身聽號令

黃茅白雪不難尋、達者須憑德行深、四象五行全
藉土、三元八卦豈離壬、鍊成靈質人難識、消盡陰
魔鬼不侵、欲向人間留秘訣、未逢一個是知音、

不說湘子出門去了、且表唐憲宗皇帝登極以來、出
禾豐熟、萬民安堵、不料這二年、旱魃爲災、雨雪不下、
井底無水、樹梢生烟、百姓俱不聊生、乃傳旨諭諸大
臣道、朕卽位四年、禾生兩穗、麥秀雙岐、二年以來、朕



躬不德上天示警以致樹木焦枯井泉乾涸野無青草戶絕炊烟爾文武百官誰人肯領我肯去南壇祈求雨雪若在半月之內祈得雨雪下來官上加官職上加職若求不下來是天絕朕命情愿搭起柴棚身自焚死以謝下民以答天譴退之道臣韓愈願領旨到南壇祈雪若祈不雪來臣甘自焚以謝陛下林學士道臣林圭願領旨監壇若韓愈祈不雪來臣甘同焚以報陛下憲宗見說龍顏大喜道二卿用心前去以副朕懷退之與林圭兩個出得朝門便叫張千分

付長安縣整頓五方旗幟、點撥執事人員、俱在南壇伺候。一應官民人戶、名各焚香點燭、向空祈禱。張千分付已畢。那湘子在雲端內聽見這個言語、便道：「原來叔父與岳父要往南壇祈求雨雪。這般天氣如何得有雪下來？我明日就同那里去度他一番。再作計較。」又道：「凡夫肉眼不識神仙妙用。即便改變形容、脫換衣服。把花籃懸在手腕上、漁鼓筒子、擎在手中。一路裏唱着道情、到南壇去。遠遠望見五鳳樓前、彩旗高掛、香案端嚴、戶戶門前、供奉龍王牌位、小缸滿貯。」

清水四圍插下柳枝樹葉香花燈燭擺列停當街坊
上老的小的都有那里仰天白告湘子便走近前假
意的高叫道列位賢良家道請看你衆人擺着香案
莫非不是迎接我大慈仙麼衆人擡頭看見湘子面黃
肌瘦醜陋不堪便道小道童快休說這般大話你也
曉得一句非言折盡平生之福麼如今天氣亢旱民
不得生旱魃在韓老爺林老爺上南壇祈求雨雪故
此擺列香案禱告天地財手一指道凡的不是韓老
爺來也湘子閃在一邊看時那退之朝衣象簡端端

蕭蕭坐在馬上，前面頭踏一對對呵喝而來，十分聲
聲。那林學士也是朝衣象簡，恭恭敬敬，迤迤隨後，湘
子看了一會，乃走上酒樓，沽一壺美酒，自斟自飲，自
唱自歌。他唱的是一闕雁兒落。

看青山綠水沉，見松柏常依舊，石崇萬貫財，彭祖
千年壽，究竟來歸何有，我每日常安樂，朝朝得自
由，快活無愁，萬事皆成就，舒展那眉頭，飲數盃長
生不老酒。

湘子飲酒中間笑道：叔父叔父，你是個凡人，如何祈

得雪來，却不枉費朝廷錢糧，百姓辛苦，我且過幾日去，代他祈一天雪，顯出手段與他看，纔好度他。果然這韓退之同林學士在南壇上虔誠祈禱，晝夜加修，荏苒已過十有一日，不要說雪就是雲，天上也沒有。一點半片，退之憂悶倍增，林士焦煩愈甚，没法處置，只得張掛榜文，通行曉諭，那榜如何寫的，但見

刑部尚書韓
翰林學士休

爲祈禱事，照得天時亢旱，泉水焦

枯，士著居民，旅遊商賈，俱各逃生，不安故業。見今祈禱，無法感通，爲此榜示，不論士宦軍民，行商坐

賈雲遊僧道、士山人真、有道德法術、會祈雨雪、
者、當率文武百官、禮請登壇、如果應驗、奏聞給賞、
右榜論衆知悉、

榜文張掛方完、東門外有一個老兒、姓王名福、立在
榜邊、看得明白、轉身回去、恰好湘子抱着漁鼓、歌唱
而來、簡板上寫看出賣瑞雪、這王福走得眼花、烏暗、
擡頭看見湘子的簡板、便扯住湘子道、師父、你有雪
賣、賣些與我、湘子道、你真要買、兌下銀錢、我便叫他
飛下來賣與你、王福道、你這道人、想是風顛了、這般

大旱皇帝命百官在南壇祈禱了十多日，還不能勾一點雪來，你敢說叫他飛下來賣與我，豈不是風顛的說話？湘子道：我倒不風，風雲雪月都在我兩袖中，只怕那官兒祈不下雪。唐皇發怒，不相容。王福道：既有如此手段，便到南壇祈一天大雪，待韓老爺奏准朝廷，勅封你做個國師，起造一所道院，與你居住，豈不是一場富貴？湘子道：我不要封做國師，起造道院，只要韓老爺千萬兩黃金，一百斛明珠，便替他祈一天大雪。王福道：師父，瓶兒、罐兒也是有耳朵的，那韓

老爺一清如水，那里得有這許多金珠送你。湘子道：他既然清廉，沒有錢，我便做個捨手傳名的事。只要他率領百官，一步一拜，請我登壇，包得揚手是風，合手是雪。王福道：韓老爺奉皇王聖旨，爲萬姓痼疾，便一步一拜，他也是肯的。只怕師父沒有這般手段。湘子道：手段倒有，只是没人去對韓老爺說。叫他一步一拜來請我。王福道：師父，你是那里來的，姓恁名誰，說得明白，我好去報與韓老爺知道。湘子道：我是終南山來的，喚做韋韋道人。王福道：終南山離我京師

有多少路程。湘子道：「十萬里多些。」見路程。王福道：「師父一路裡抄化將來，也走了幾個月日。」湘子道：「我早來早到，晚來晚到，那消幾個月日。」王福道：「我只聽得人說，世上有東雲駕霧的仙人，眼睛裏實不曾見。」師父道：「嚴小小年紀，難道會得駕雲。」湘子道：「我雲不會駕，只是足下生雲。」王福道：「師父休要取笑我老人家。」吃鹽比你吃齋還多，你怎麼把那沒巴臂的話來哄我。」湘子道：「我從小兒老實，再不會說一句謊的。」王福便乃分付街坊上衆人道：「列位上下仔細看着這位。」

師父安排些好酒好食，款住他，不要放他走了。待老拙跑去報與韓老爺知道，便來請他。街坊人衆道：「老尊長請自便，只要走快些，不要逢人說話着處生根纔好。」王福分付已罷，拽開脚就跑，一徑跑到南壇門外，正是

一心忙似箭

兩脚走如飛

王福跑得面紅氣喘，立脚不牢，一堆兒蹲在地上。那南壇外把門的職官，見王福這般模樣，便攔住他問道：「老頭兒急急忙忙跑到這裏，要見那一位老爺？」告

恁麼狀、這兩日各位老爺齋戒、一應詞訟都不准理、你空跑這一個月、直了、王福喘吁吁的答應道、我也不告狀、我也沒有詞、只因朝廷洪福齊天、文武百官造化、這方黎庶災星該退、感動得上天降下終南山一位道童、頭挽雙丫髻、身穿粗布衣、手持漁鉢簡板、上寫着賣雪、年紀不上二三十歲、他說上壇之時、揚手是風、合手是雪、小老兒不敢隱藏、特特跑來稟過衆位老爺、快去請他來做法師、把門官問道、你老頭兒叫做恁麼名字、王福道、小老兒叫名王福、把門官

便領了王福直到廳階下面跪着道稟上老爺方纔張掛榜文這老兒來說長安街市上有一個道童匾板上寫着出賣風雲雨雪老兒問他果有手段沒有那道童說請我上壇包得就有雪下故此這老兒來見老爺退之聽說十分歡喜便問王福道道童如今在那里王福上前應道是小老兒留在家中退之就叫錦衣衛官同一員旗牌官去請湘子他兩個同王福出了南壇來到東門外看見有百十餘人圍定着湘子他兩個分開衆人打一看時吃了一嚇扯扯王

福道、南壇中、見有許多法官、一個神充氣壯、道行高、
強的、還沒有手段、法術、斬得雲來、這殿一個道童、性、
命也活不久、長的、那中有焦夢手、以你保舉他、湘子、
聽見鐮衣官的說話、便問、何人道官長休得小觀人、
那壇中、枉有許多法官、把與小道做徒弟、孫也用他、不、
着、錦衣官、聽、道衆位老爺、着我二人來請先生上、
壇祈雪、救濟萬民、望先生早行動、庶以免懸望、湘子、
道、既來請我、我豈不去、官長請先行、我隨後便至、鐮、
衣官道、這是脫身之計了、關口未完、湘子化陣清風、

就不見了、錦衣官驚得面如土色、一把扭住王福道、老官人不是我得罪、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今日這場禍事、你自去見韓老爺分說、我們不替你擔這干繫、王福合口不來、只得跟他兩個同走、一路上如牽羊入市、一步不要一步、扯扯拽拽、纔到南壇、不想湘子先坐在大門上、錦衣官看見、湘子坐在那里、便指與王福道、那坐的不是道童、真好古怪、王福把手一指、一搭眼睛、近前一步道、師父從那里先走了來、把老拙魂靈都嚇得不在身上、湘子道、老官人不必耽

憂我出家人走動如風，那里比得你們搖擺。我說：「是一決無虛言。」官長放這老官人先回去罷。錦衣官依言便放了王福的手。那王福如脫網的魚，離籠的鳥，不顧着脚步高低，性命夾在一徑跑了回去。不在話下。湘子問錦衣官道：「官長這三座門爲何一高二低？側首又開這扇小門？」旗牌官道：「中間那座高的，是龍鳳門，皇帝御駕來纔從此門進去。一年只開得一次。兩邊底的是文武百官走的甲門。湘子道：「官長我今日從那一門進去？」旗牌官道：「師父三座門都不是。」

你走的、我領你從側首小門裏進去、湘子道、我出家人、左肩青龍、右肩白虎、前有朱雀、後有玄武、豈可從小門裏走動、你開中門、我纔進去、錦衣官大驚失色、道、禮部尚書、專管轄天下僧道的、也走不得中門、你不過是一個方士道童、誰敢開中門放你進去、湘子道、僧道也有貴賤、豈可繁華一例看、若不開中門、我便走了回去、那個敢開、搗得我住、錦衣官暗道、手段不知若何、且是要四司六局待他、祈不雪來、然後去奈何他、不怕他走上天去、當下分付旗牌官道、你們

仔細看着他，我進去稟過老爺，又處那錦衣官，直到裏面稟道：終南山道童已請在門外，只是胆大得緊。小官不敢說，退之道，他怎麼樣胆大，說來我聽。錦衣官道：他到得門首，便立住了，問道：「座門為何中間高，兩邊低？」傍邊又問道：「扇小門兒？」小官說：「中間是上位，爺爺行走的，故此高；兩邊是文舉武西，各位老爺出入的，故此比中間略略低些。」這扇小門，乃是雜色人往來的。如今師父從小門裏進去，見各位老爺，那道童說開了中門，我纔進去上壇。若不開中門，他

決不進來，叫老爺另請別人祈雪。小官不敢擅便，但憑列位老爺上裁。退之聽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喝叫左右去拿那道童進來，着實打他四十大棍，追他度牒，解還原籍去。林學士拱手說道：「韓大人不必發惱，那道童敢出大言，必有大用。如今正是緊要用人時節，何必瑣瑣與他計較？俗語說得好：『殺私牛，賣私酒，不犯出來是高手。』」學生與親家奉着聖旨，爲着萬民，今日私開禁門，請他進來，祈得一天好雪，就是皇上見罪也。自甘心，況且文武官員都在這里看

見的又不瞞了那一個誦人敢在上位面前道個不字、但若皇上知道見罪都是學生承當、退之依了林學士言語、叫張千去揭下封皮、開了中門、放那道童進來、張千走到門外去請湘子、看見湘子十分醜陋、不像一個神仙、便道、先生一來今日用人之際、二來你的造化到了、衆老爺特開了中門、等你爬進去、湘子道、我又不是烏龜、怎麼說爬進去、張千道、先生年紀小、身材短、這中門門檻高得緊、怕先生跨不過去、故此說個爬字、你要見罪、湘子道、長官貧道僅在

山中多見樹木、少見人烟、那得福分在禁門內出入、煩長官去請衆位老爺、出來接我一接、張千道、出家人吃一巴二、肯開中門、許你出入、已是過分了、又思量要各位老爺出來迎接、豈不是自討死吃、湘子笑道、你老爺來求我、不是我來求見、若迎接我進門、祈下雪來、也是你老爺的造化、怎麼說我自尋死路、張千只得又到廳前稟退之道、那道童無福走大門、要衆位老爺去接引他進來、退之又大怒道、恁麼鳥道童、敢裝出這許多模樣、快把鉄鍊去鎖押他來見我、

林學士道、韓親家不消尚氣、禁門且開了、讓他走、我
和你接他一接、也不過是爲國爲民、那里便打落了
我們紗帽、翼翅、豈不知漢時韓信、不過是胯下辱夫、
高祖築壇拜他爲將、然後逼得項羽烏江自刎、田橫
海島身死、成就了漢朝二百餘年基業、那道童雖比
不得韓信、我們也須學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
髮、禮賢如渴的意思纔妙、今日便屈抑這一遭兒、有
何妨害、退之聽言、只得與林學士同走出壇門外頭、
去迎接湘子、兩邊廂排列着百十員文武官僚、卅堪

內齊站着千餘輩法師僧道、旗牌官跑上前叫湘子道、師父好造化、韓老爺出來接你、你快起身接上前去、湘子全然不理、直待退之與眾官走近面前、他纔起身說道、列位大人、貧道稽首、林學士并眾官各還他一禮、退之只做不見、不還他禮、湘子指着月朗丁問道、這許多僧道在此何幹、林學士道、這都是祈雪的法官、先生休輕覷他們、湘子鼓掌笑道、這縣人睡臥也不知顛倒、飲食也不知饑飽、怎麼也來祈雪、林學士道、因這縣人祈不雪來、故此啓請先生上壇、湘

子道大人幾時要雪、林學士道聖上限在半月之內、要雪、學生們祈禱也是十三日了、只在明日下午雪便好、退之道、玄門有二十四樣祈禱、你是邪一門法術、湘子道、貧道是五雷天心正法、退之道要備辦那幾行物件、湘子道大人、貧道只用新卓子十張、黃旗十把、執旗童子十人、瓦甕十個、蘆蓆十條、擺列壇前、聽用、再用豬頭一個、酒一罍、饅頭十個、待貧道登壇取用、退之道一壇神將怎麼用一個豬頭祭他、湘子道大人休管祭得祭不得、只要雪下便罷、退之道若求

得雪來、我秦淮朝廷、另排筵宴、重封官職、決不慢你。
湘子道、貧道久住山林、只吃慣黃蘗、淡飯、吃不得御、
宴、糖食、只曉得擎拳、捫訊、不曉得諂媚、足恭退之、怒
而又笑道、這道童只說些傷時言語、便留湘子在壇
內齋房歇息、到得次日、諸色物件俱已齊備、果然退
之與林學士率領百官、禮請登壇、湘子分付把卓子
按五方擺下、每方兩張卓子、疊做高的、上面放一隻
瓦甕、下面也放一隻瓦甕、甕中滿貯清水、把蘆蓆蓋
在上頭、兩個童子、各按方色、執定旗號、立在卓子邊

傍聽候湘子行持法事。那湘子行行然走上壇去，把兩袖捲起，將酒滿飲。盞又將豬頭大饅頭扯碎了，虎食狼吞。又將盞裏官僚及僧道法官人等，只說湘子自家吃了，誰知他袖裏賞了天將。湘子開口道：「貧道酒酣食飽了，要新席子一條枕頭一個，大被一床，待貧道穩睡一覺，起來與大人祈雪。」退之正列位大人請看這道童，只有騙酒食的手段，那里會得求雪。林學士道：「親家且不要緊，只問他幾時有雪，就是退之便問道：『先生睡了，幾時得有雪下來？』」湘子道：

已時起風、午時有雪、直下三尺三寸、纔住、退之道、既
然如此、請先生穩睡、大家暗笑不止、那知湘子不是
要睡、乃是睡功祈禱、睡在蓆上、鼾聲如雷、汗出如雨、
陽神直到南天門外、把門天將問道、韓神仙你去度
冲和子、度到那里了、湘子道、早哩早哩、還不曾有影
哩、天將道、你此來有何事故、湘子道、有件緊急公文、
要見玉帝哩、天將乃引湘子直上龍霄寶殿、朝參玉
帝、湘子把退之南壇祈雪的事、備奏一遍、玉帝忙傳
旨意、宣四海龍王、雨師風伯、都隨着湘子、要揚手是

風合手是雪、不得違悞。湘子便領了衆神、同到南壇、聽候指使。不在話下。且說退之一行官宰、并許多法師、只等巳時起風、午時下雪。看看日已飭午、湘子雖然鼾睡、不見風起。大家叮叮噹噹、嘮嘮叨叨、都在那里說笑。那些法官道：「我們自幼習學五雷天心正法、還求不得一點雪來。他這模樣、又不見書符念呪、紅喚、喚這輪日頭、須得尋一個人、鵬金翅、烏來、逃、住了他、不然縱是神仙、也不能勾午時下雪。」說笑中間、忽然湘子醒來、立在壇上、叫退之道：「韓大人可同衆人

退在廊下向西北方跪着等候東海龍王送雪來退
之道從古以來彤雲布朔風旋方纔像下雪的光景
這般月色皎潔玉宇清明風也沒有一陣如何能勾
有雪湘子道大人你說沒風要風打恁麼緊便在西
首童子手中拽一把旗來向西北角一招叫道西海
龍王敖英怎的不起風叫聲未罷只見半空中彤雲
靄靄冷氣颼颼東南雲長樹枝剪剪搖頭西北霧生
塵土紛紛撲面那西海龍王敖英躬身喏道韓神仙
這不是風刮喇喇一陣捲將過來真好大風排律爲

証

刮刮走埃塵、颼颼過樹林、海翻銀浪闊、山滾石頭
沉、駿馬嘶長道、蘭房睡綺針、飛鷺落雙翮、池水通
遊鱗、黃葉蟠空舞、青山掃見根、泥神吹倚壁、金殿
響懸鈴、行路難回首、踈簾掛不成、這般風作雪、那
怕不繽紛、又詩云一陣西風萬葉飄、園林樹木折

枝、腰上力刮倒、婆婆樹下方吹倒、趙州橋

風過處、湘子問道、列位大人、這風是那里來的、退之
道、聖上的洪福、天地的靈感、衆人的造化、方纔有這

賈原湘子笑道：「早是未曾下雪，就把我的功勞先塗抹了。」林學士道：「且將過午，有風無雪，如之奈何？」湘子又在東首童子手中拽一把青旗，向東南角上招展，叫道：「東海龍王敖閭，怎的不送雪來？」只見那青旗展處，白茫茫蝴蝶蝶群飛，撲簌簌鶯毛亂洒。東海龍王近前，喏道：「韓神仙，這不是雪，果然好一場大雪，有賦爲証。」

柳絮漫漫，梨花片片，四下裡亂煽鵝翎，一地裡碎剪冰絃。投林鳥迷離，滿目瓊瑤，出洞蛟錯認，五

窄淺玉碾就白玉樓臺，銀妝成銀絲亭閣，壓得梅
花不放稍埋了多少無名草。妝師下勢雄豪，疊巒
勒開口笑，果然是日月無光，冷氣生，徹開鉛末蓋。
紅塵寒江凍合，漁舟道掩上柴扉，撒却春片。
片舞悠悠空中落未休，馬嘶輕粉地，車碾白泥溝。
公子高樓賞，經商旅，即憂光搖銀海日，凍合使人
愁。

那雪下勾有半日，就像下幾日的一般，堆山積海，塞
井填河，衆人見了，無不歡天喜地，頂戴湘子，湘子道：

雪有三尺三寸、儘勾用了、林學士便叫張千取尺、量一量、看有多少、張千笑對湘子道、師父量得少了、你須沒了功勞、果然張千拿一條尺來、望高處插下去、分毫也不多、望低處插下去、巧巧的分毫也不少、都是三尺三寸、衆官道、這雪是那個祈來的、退之道、是皇王德、陰衆、姓虔心、感得上蒼降這大雪、湘子道、這雪是貧道呼喚龍王送來的、怎的不帶挈、貧道說一聲、退之道、龍王在那里、眼前就掉這般大謊、湘子道、龍王現在空中、大人不信、我喚他現出真身、與衆

位一看、只怕驚了列位大人、退之道、有恁麼驚、若龍王不現、出身子來、我把你送上柴棚、活活燒死、你以柱左道妖術、惑世誣民、湘子便把黃旗望空一招、喝道、四海龍王、速現真身、毋得遲悞、喝聲未絕、只見半空中四個龍王、齊斬斬盤旋飛舞、兩傍蝦精蟹將、蟹帥魚侯、不計其數、城內城外的百姓、老老小小、沒一個不看見、驚得亂竄、吶起喊來、把這文武百官、嚇得癡呆、朦懂、脚也移不動一步、湘子笑道、韓大人、這是龍王、不是林學士、道、龍王這般模樣、倘或作起風波、

豈不害了百姓、先生是上界大仙、怎與凡人鬪氣快、請龍王退去罷、湘子依言、又把黃旗一搖、喝聲道去、只見一天光皎潔、萬里靜風烟、退之自覺慚媿、便叫張千取十足大布、送與湘子、湘子道、貧道用他不着、請大人留下湊賞、守邊將士退之道、拿去做件衣服、遮身、煞強如穿着羊皮樹葉、湘子道、貧道衣破、人不破、饑時吃飯、飽時做少柴、無米不憂煎、寬袍大袖、到難過退之道、你既不要布、符我奉問朝廷、重加旌賞、湘子道、我也不圖旌賞、只要大人棄官跟我修行學

道心願足矣、退之大怒、叫人拿他來打、湘子道、不消打貧道、大人不肯修行也罷、只怕他日大人遇着的雪、比今日還大哩、須牢記取、後日是大人壽辰、貧道當來相賀、萬勿見拒、退之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我也不做生辰、你也免勞下顧、湘子拍手呵呵、踏着大雪而去、不在話下、正是

今朝祈下漫天雪、

顯得君臣福壽齊、

畢竟不知湘子去慶生日否、且聽下回分解、

湘子彩衣瑞雪竟、
子回海龍王、
存何處雪泥何

第十三回

駕祥靈憲宗頂禮

論全真湘子吟詩

不識玄中顛倒顛，爭知火裡好栽蓮。牽將白虎歸家養，產個明珠似月圓。設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群陰剝盡丹成熟，跳出凡籠壽萬年。

話說退之與林圭回朝復命，湘子也到退之奏道：上叨陛下洪福，下賴衆官誠意，請得終南山一位全真，所下三尺三寸瑞雪，但見雪滿山林，泉流川澤，溝澮皆盈，草木復茂，百姓們無不歡娛歌舞，盡祝皇圖萬

萬年全真見在朝外候宣正是

聖天子獨把朝綱 諸宰官共成燮理

憲宗大喜道全真既在這里可宣來見朕朕有旌賞
當駕官忙傳聖旨不一時湘子宣到他也不高呼也
不拜跪直立在金鑾殿上不行君臣之禮憲宗怒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朕爲天下
之主上自卿相臣僚下至蒼黎黔赤見朕者無不嵩
呼拜跪汝不過一遊方道人生養在王土之內何敢
如此無禮湘子道貧道身住閬苑蓬萊不食王土口

吸日月精華、不食火食、不求聞達、不戀利名、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者、貧道也。陛下爲何要貧道、嵩呼
拜祝、行人間俗禮乎。憲宗道、汝在天壇祈雪、菴觀樓
身、而今站立金鑾殿上、難說不居王土。湘子道、不要
貧道立在地上、有何難哉。舉手一招、一朵彩雲、捧住
湘子騰空而起。湘子叫道、請問官家、貧道是王臣不
是。憲宗見湘子起在雲中說話、驚得面如土色、走下
龍牀、招湘子道、師請前來、朕願爲師弟子。退之奏道、
自古至今、那里得有神仙。秦皇漢武、被徐福李少君、

愚弄了一生終無所益。這個全真不過是些小術法。惑世欺民。料不是真神仙。陛下以師禮相待。豈不長他志氣。滅已威風。憲宗道：「這般大旱。萬物焦枯。他祈下一天大雪。朕言含諷。他騰身立在虛空。不是神仙。如何有這般手段。退之道：「久旱兩雪。天道之常。這全真想是曉得天時。乘機邁會。湊着巧耳。召騰雲駕霧。乃是傍門邪術。障眼瞞人。取猪狗穢血一噴。這全真登時墜下。粉骨碎身矣。有恁奇處。憲宗道：「卿且暫退。朕自處分。退之羞慙滿面。忿忿出朝。那湘子方纔立

下地來道貧道暫回荒山異日再來參見憲宗道秦
皇漢武竭財盡力不得一見神仙朕今有緣得師下
降忍不出一言以教朕耶湘子道陛下富貴已極欲
求何事憲宗道朕求長生不灰湘子道長生不灰乃
清閒無事的人拋棄家緣割捨恩愛躲在那深山窮
谷之中朝修暮煉吐故納新方得長生不老陛下以
四海爲家萬民爲子自有正心誠意之學足以裨蓋
斯民保護龍體豈可求長生之道置萬幾于叢睦乎
憲宗道朕躬多病藥餌罔功求師一粒金丹甦朕宿

恙湘子道陛下日逐逐于愛河慾海疲神耗精乃欲
借草根樹皮以求補益譬如以囊貯金日以鐵易之
久而金盡鐵存空無用矣乃欲點鐵成金豈易易哉
憲宗道師言誠有理朕請從事惟師教之湘子道貧
道山野頑民不能繩愆糾繆補闕拾遺自今以後陛
下惟清心寡欲養氣存神當有異人來自西土保聖
躬于萬禩綿國祚于億年也憲宗道其人若何湘子
道其人雖死其骨猶存寶其骨而什襲藏之自有靈
異言畢辭去憲宗苦挽不住自歎無緣正是

有緣千里神仙會

無緣對面不能留

不說湘子辭了出朝且說退之過得數日正當壽旦
那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二臺官六科給事二十四
太監并大小官員齊來慶壽有駐雲飛爲証

壽旦開筵壽果盤中色色鮮壽簾金爐現壽酒樓
盃飽嘿五福壽爲先壽綿綿壽比岡陵壽笑真悠
遠惟願取壽比南山不老仙

壽需盤旋壽燭高烧照壽筵壽星南極現壽桃西
池獻嘿壽筵舞蹁跹壽萬年壽比喬松不怕風霜

剪惟願取壽比蓬萊不老仙。

壽祝南山萬壽無疆福祿全。壽花枝枝艷壽詞聲
聲羨。海屋壽籌添壽無邊。壽日周流歲歲年年
轉惟願取壽比東方不老仙。

壽酒重添壽客續紛列綺筵。壽比靈椿健壽看滄
桑變。得壽喜逢年壽彌堅壽考惟祺蟠際真無
限惟願取壽比崑崙不老仙。

這一日退之請衆官在廳上飲酒雖無奇珍異味適
口充腸卻也品竹調絲賞心悅目當下分付張千李

萬同看一千人役把守大門二門不許放一個閑人
來攬筵席。湘子在空中聽見卽按下雲頭手執漁鼓
簡板一徑來到退之門前望裏面就走。張千攔住道
我老爺好打的是佛門弟子好罵的是老氏師徒喜
得今日壽誕百官在堂上飲酒不曾見你。不然也索
受一頓打罵了你快去了。倒是好的。湘子道你老爺
爲何怪這兩樣人。張千道老爺先年也是好道的只
因數年前有終南山來的兩個野道人把老爺侄兒
騙了去。因此上老爺閉了玄門再不信這兩樣人了。

湘子笑道。我貧道不是老佛之徒。乃是闢佛家的宗。祖。距老氏的元。魁。只因讀書沒了滋味。過不得日子。胡亂打幾拍漁鼓。唱幾闕道情。粧做道人形狀。今日既是你老爺請辰。勞長官替我稟一聲。待我化些酒飯充饑。也是長官的陰騭。李萬道。放你進去。不打緊。只是連累我吃打沒要緊。湘子道。你說終南山那個車韋道人。要求見。決不累你。就是張千道。李家哥。這道童從終南山來的。認得公子。也不見得。我和你今日不替他稟一聲。倘或老爺入朝。出朝時節。他攔馬。

頭告將來那時老爺查起今日是誰管門我和你倒
有罪了不如進去稟過老爺見不見但憑老爺自做
張主何如李萬道哥說得是張千便慢慢地在筵
前提空兒稟退之道外面有一個道童說是終南山
來的要見老爺退之道莫不是那祈雪的卓韋道人
若是他不要放他進來張千道面觀語言敢不是那
祈雪的退之道是不是且休理論只是我早上分付
你們謹管門戶不許放一個閑人來攪酒席你怎麼
又替這道童來稟我該着實打纔是姑饒你這初次

張千呆着膽低低又稟道老爺分付張千怎敢亂稟
但自古說五行三界內惟道獨稱尊今日是老爺壽
辰這道人從遠方來求見明明說老爺獨稱尊了退
之聽說便起身拱手道列位少坐學生去打發了一
個道童就來奉陪張千飛星跑到大門首道老爺出
來了又扯扯湘子道我耽了無數下繫替你稟得一
聲那板子滴滴溜溜在我身上滾過去若不見我會得
說幾乎被你拖累了如今老爺出來你須索小心答
應倘有些東西賞你也要三七分均派不要獨吃自

在說話未完衆人見退之出來，大家圍在兩邊，齊齊擺着，倒把湘子推落背後。湘子暗道：「可憐可憐，人離鄉賤，物離鄉貴。」我昔年在府裏時，誰人不怕我？今日竟把我推在他們背後，只見退之開口叫道：「終南山道童在那里？」只這一聲，衆人便把湘子一推，推得蹣跚不踟地，推到退之面前。退之看見湘子，就認得是祈雪的道童，便道：「你家住何處？爲何從終南山來？」湘子道：「我家住北斗星宮下，開戲南天白玉樓。昔年跟着師父在終南山修行，故此從那里來。」退之笑道：「這道

童年紀雖小，却會說大話。想我湘子流落在外，也是這般模樣。湘子早知其意，便道：「大人公子身上衣服，還不如貧道哩。」退之道：「我且問你，修行的人，百年身後，無一子送終，有甚麼好處？」你去學他。湘子道：「人家養了那，不長進的兒女，爲非作歹，奪他人的，嘴唇，揭祖父的頂皮，到不如我修行的無名，時況且親的是兒，熱的是女。有朝一日無常到，那一個把你輪迴替退之道：「據我看起來，還是在家理世事的長久。那見修行得久長。」湘子道：「大人，日月如梭，光陰似箭，青春

不再白髮盈頭。你可曉得老健。春寒秋後熱。半夜明。
燭。天曉月枝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山頂雪。都是
不長久的麼。退之道。汝且立在門外。我說一言與你。
聽。你若答應得來。便有酒飯與你吃。若答應不來。急
急就去。不要在此胡纏。湘子道。願聞。願聞。退之道。相
府問全真。來此有何因。湘子道。能卜天邊月。會點水
底燈。退之道。石上無塵。怎下稍。湘子道。渾身鉄鑲幾
千條。退之道。爐中有火常不滅。湘子道。扳倒天河往
下澆。退之悄悄分付張千道。你頭上可戴兩根草。去

二門上坐在木頭上，看他如何說。張千依命，頭戴兩根草，坐在門拴上不動。相子看了，往裏面就走。李萬扯住道：「你到那里去？」相子道：「韓大人請我吃茶，退之只得笑了一聲，轉到席上坐下。相子隨了進來，立在階前吟詩道：

茅庵一座蓋山前，

脫却金枷玉鎖纏。

瀟灑林泉真自在，

一輪明月杖頭懸。

吟罷執着漁鼓，唱一闕黃鶯兒。

明月杖頭懸，論清閒誰似俺。蒼松翠柏常爲伴，看

巖前野、遠、聽、枝、頭、杜、鵑、青、白、綠、六、真、堪、羨、向、林、泉、
心、無、聖、念、山、澗、下、自、留、連、

唱罷道情、向前捫訊道、列位大人、貧道稽首、林學士
慌忙出席還禮、退之道、親家有那一位宰官公子來
與學生上壽、勞列位大人出席迎接、林學士道、與這
道人見禮、退之道、親家有失觀瞻了、叫左右將金鐘
滿斟在此、但有舉薦道人者、先飲三盃、林學士道、親
家今日有三喜、列位大人知否、退之道、學生有那三
喜、林學士道、這般大旱、百姓驚惶、親家在南壇祈下

瑞雪三尺三寸，聖上大悅。陞爲禮部尚書，豈不是一
喜退之道？這是天子洪福，衆大人虔心所致。韓愈何
功之有？林學士道：「親家今日壽辰，除聖上一人外，其
餘親王國戚、五府六部九卿四相、法司六科十三
道、五城執事十八學士二十四監，都來與大人上壽，
乃二喜也。」退之道，豈列位大人錯愛韓愈，感謝不盡？
林學士又道：「列位大人祝壽纔罷，影牆上便有一位
神仙，唱一聲『胡月秋頭懸』，走將下來，豈非三喜退之
道？」古來王母蟠桃，仙慶壽單，絲不成線，孤木不成

材一個道人說甚麼神仙不神仙林學士道親家父
叩玄關可解得明月杖頭懸麼退之道學生不曉得
林學士道明者日月並行晝夜不息杖者鄉老拄的
拐杖和尚拄的禪杖老子拄的仙杖懸者掛也昔日
老子將明月二字摘將下來懸掛在那仙杖上頭騎
青牛出函谷關東度大聖成仙西度胡人成佛南答
孔子問禮方纔引出歷代的神仙學生有詩誇揚他
的好處詩云

明月杖頭懸逍遙出洞天青鸞飛宛轉白雀舞翩

躑躑酒泛金盃、艷花開玉樹鮮、祝公多福壽、不讓占錢簾、

退之道、林親家試過舉了、湘子又近前一步、向退之道、韓大人稽首、貧道敬來慶壽、退之道、你做出家人、也不達時務、不識進退、因汝前日祈下瑞雪、我特奏聞今上、討旌賞與汝、汝再三不要、今日酒席之間、都是天子門前客、皇王駕下臣、那里所在、容得汝這出家人、汝難道不曉、付天下的道士和尚、都要在禮部關給度牒麼、我說汝聽、

山中蒿草蓬蓬發

淡飯黃齏活苦殺

饒你神仙做道人

也應伏着禮部轄

湘子道、韓大人休要誇口、雖然天下的僧道都伏禮部管轄、貧道恰是王母筵前客、玉皇殿內臣、人爵不如、天爵貴、大人如何管得貧道着、貧道也有詩一首、試念與大人聽、詩云、

唐朝天子坐金鑾

鷺序鴛班兩下編

五行僧道伏官管

凡夫焉敢管神仙

退之道從來神仙非同小可、有三朝天子分七輩狀

元才、眉目清秀、兩耳垂肩、神王氣、今精完體胖、纔是神仙。汝這等面黃肌瘦、醜陋不堪、不過是一個沒度牒的雲遊道人。怎敢說這等大話。湘子道：貧道還有幾句大話說與大人聽。轉背乾坤、睜睛日月、昏手心、天柱列、脚底海波平、山岳爲牙齒、苔片是髮根。恒河沙作食、毛孔現星辰、擡頭只一看、少有這般人。退之道：這都是那討飯教化頭的謊話。我懶得聽他。湘子道：蒙大人叫貧道是教化頭、只是貧道當這三個字不起、退之道：教化頭三個字、有恁麼好處、說當不起。

湘子道只有太上老君在初三皇時化身爲萬法天
師中三皇時號盤古先生伏羲時號覺華子神農時
號大成子軒轅時號廣成子少暉時號隨應子顓頊
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堯時號務成子舜時
號尹壽子禹時號真行子湯時號鈔剛子湯甲時分
神化炁寄胎于玄妙玉女八十一年方誕于楚之苦
縣瀨鄉曲仁里李樹下遂指李爲姓名耳字伯陽謚
曰聃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柱下史昭王時過函谷
關度關令尹喜後降于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

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陸諸國復還中夏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敬王十七年孔子問道于老君退有猶龍之歎烈王時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赧王時飛昇崑崙秦時降峽河之濱號河上丈人授道安期生道尊德貴代代不休纔是教化頭小道身居濁世口出濁言與這些凡胎俗骨周旋怎敢當教化頭之稱退之道古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中心滿者其辭枝汝明明是一個花嘴貧子快些去罷湘子道古聖先賢也曾化飯怎麼

叫貧道不化齋糧、退之道、幾曾見聖賢化飯來、湘子道、仲尼領了三千徒弟、七十二賢人、周流天下、在陳絕糧、難道那個時節、聖賢不去化飯吃、退之道、我再問你天地間何爲道、何爲人、湘子道、包羅天地之謂道、體在虛空之謂人、若說起人之一字、普天蓋世也、無一個退之道、列位大人、這道童是個風子、湘子道、我不風、退之道、滿席間朝官宰執、若十人在這裡、汝既不風、怎麼說無一個人、湘子道人雖然有卻是假人、退之怒道、我們是假、那個是真、湘子道、只有貧

道是個真人退之道。真假在那里分別。湘子道。我來無影去無踪。散成氣。聚成形。抱金石而無碍。與天地同休。石爛海枯。權當頃刻。閻君鬼判。拜伏下風。豈不是真人。若說衆人一口氣爲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縱是身榮家富客。那個能人會接頭。豈不是假人。這一篇話說得衆官無言可答。退之又問道。何爲全真。湘子道。精氣不耗。陽神不散。補得丹田。開得胃戶。一生無病。千歲長春。這便是全。冬不冷。夏不熱。寒暑不能侵。水火不能害。這便是真。退之道。也。衆官之

以爲有心乎。無心乎。湘子道：有心則勞，必墮矣。沉矣。無心則怠，亦必墮矣。沉矣。有心無心之間，是謂天機之動。不動不足以爲機。機之自動者，天也。萬物皆動乎機，忘乎機而各任其天。退之道，這道童年紀雖小，倒會說幾句話。林學士道：先生此一來爲何。湘子道：來與韓大人慶壽。衆大人化齋，退之道：汝既來化齋，怎麼見列位老爺。頭也不磕一個兒。湘子道：貧道因昨日大醉，回去得遲了，趕不上南天門，又趕不到蓬萊三島，又趕不上桃源洞，到得陝西華山朝陽洞，

洞門閉了、清風明月兩閑人、不放我進去、連忙又走到武當山、拔碧霞洞、半路上遇見碧霞元君、命駕他出、只得又走回南天門、在七星石上、晚睡片時、走得辛苦折了腰、因此磕頭不得、大人休罪、退之道、風道童、你會吟詩麼、湘子道、幼年間也曾讀書、吟得幾句、退之道、汝把仙家的事、吟來我聽、湘子吟道、

桑田變海海成田、

這話教人信未然、

駕霧騰雲那計日、

餐霞服氣不知年、

月移花影來窻外、

風引松聲到枕邊、

長劍舞餘烹茗試。

新詩吟罷抱琴眠。

林學士道韓親家這詩到也有致叫他再唱一曲道
情打發齋與他罷。相子把漁鼓簡板輕敲緩拍唱道
韓大人不必焦燥看看的無常來到我吃的是黃
蘆淡飯勝似珍餚你縱有萬貫家財難倚靠想石
崇富豪鄧通錢高臨歎來也歸空了總不如我悶
把瑤琴操彈一曲霍鳴九臯無榮無辱無煩惱道
遙慢把漁鼓敲訪漁樵爲故交。又詩云

袞袞公侯着紫袍高車駟馬逞英豪常收俸祿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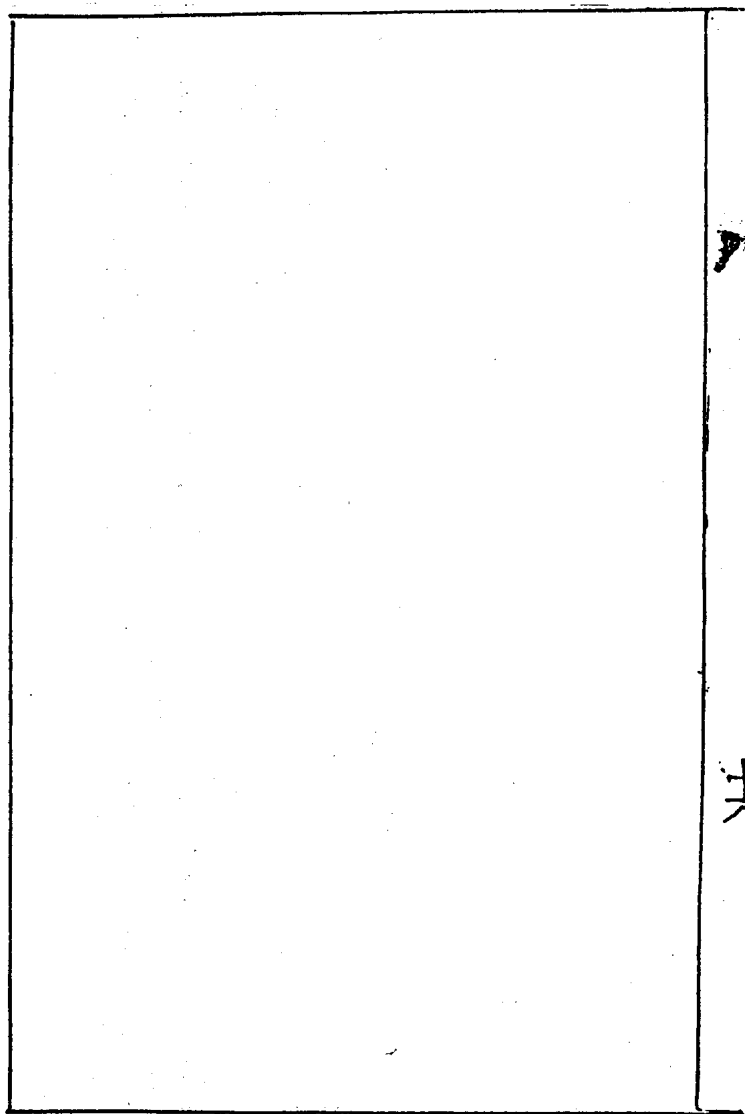
鍾粟未除民害半分毫，滿斟美酒黎民血，細切肥羊百姓膏，爲官不與民方便，枉受朝廷爵祿高。退之怒道：「這風道童說的話，句句不中聽。」張千可把他又出門外，再不許放他入來。湘子道：「我雖是風魔道人，唱個道情，也勸得列位大人的酒，如何要又我出去？」那張千李萬不由他分說，連推之推，推出門外，正是：

酒逢知己千鐘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畢竟不知湘子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湘子說教化此三字是難移的極為有理以如今
恭濟院中的甲乙象中有妻有妾又及錫米生放
與衆皆子不同人、却叫他依教化頭室不是難
移的



第十四回

闖華筵湘子談天

養元陽退之不悟

三五二都三個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三同
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數五。三家相
見結嬰兒，嬰兒是一含真氣。十月胎圓入聖機。

湘子被張千推了出門，影身往裏面就走。又立在筵
前退之道：「我打發你出去了，如何又走進來？我且問
你：世上有三樣道人，你是那一樣？」湘子道：「大人，我是
五湖四海雲水道人，退之道常時來的道人。」我問他

雲水二字都講不出來。你且把這二字講來我聽。湘子道：大人先講貧道後說退之道。我說天上的黃雲、黑雲、青雲、白雲、紅雲、祥雲，就是雲。湘子道：這都是濁雲退之道。我說天上下的雨水，地上有的井泉水、五湖水、溪澗水、四海水，便是水。湘子道：大人說的雲都是濁雲，水也是濁水。退之道，你講雲水來我聽。湘子道：我這雲水出在海東敖來國，有一個白猿收在石匣中，吹一口仙氣出來，我將肉身坐在那上邊，一時間東風刮得西邊去，北風吹得往南行，心似白雲常。

自在。意如流水。任西東退之道。天下水皆東流。如何說西流。湘子道。孽水只東流。我這仙水。可以東流。亦可以西流。退之道。雲散水枯。歸在何處。湘子道。雲散月當空。水枯珠自現。退之道。你閑遊方上。淘得幾句說話。在肚裏。我也不問你了。你快些去罷。湘子道。貧道爲化齋充饑而來。與列位大人說了這一日。卻不曾得些齋飯。怎麼就打發貧道去。退之道。張子取一碗冷飯賞他。湘子道。蹴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嗟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大人不捨得齋便罷。怎麼說。

倒賞字林學士道、這是韓大人不是了、張千叫湘子道、先生飯在此、快些吃了去罷、不要只管胡纏、湘子道、既蒙賜飯、再賜一葫蘆酒何如、退之道、酒乃出家人所戒、既與汝飯、又思量要酒、豈不是貪得無厭、湘子道、不瞞大人說、我師父在碧霞洞修煉、化些酒與師父止渴、退之道、張千再與他些酒、湘子道、既然有酒、再化桌面一張、林學士道、韓親家便把一張桌面與那道人退之、叫張千李萬擡桌面與湘子、湘子道、長官、煩你再說一聲、既有了桌面、沒有一個立着吃、

的道理、須與一個生兒、張千稟退之道、風道人說有
了卓面、還少一個生兒、退之道、你去拿金釘馬橈來、
看他坐也不坐、張千便取馬橈遞與湘子、湘子道、貧
道只求一把交椅、不要這橈、退之叫張千道、你取那
虎皮交椅與他、看他敢坐不敢坐、張千連忙搬了交
椅、放在湘子背後、湘子見是虎皮交椅、曉得是退之
公座上坐的、就挺身坐在上面、拍動漁鼓、唱一個道
情道

袖頭勝羅袍、腰間金帶、不如我草纒、我在蒲團上

拍手呵呵笑大人早朝、丹墀拜倒、雙丫髻勝似烏紗帽、我逍遙清閒快活、終日樂滔滔、

退之道、汝上不拜君王、下不養父母、遊手遊食之徒、飄零浪蕩之子、穿一領破衲衣、遮面遮不得後、掩東掩不得西、怎敢這般無狀、湘子道、大人休笑我這件衲襖、我有個古衲歌、唱與列位大人聽、

這衲頭不中看、不是紗羅、不是絹、不是綾、細不是段、冬天穿上、暖如綿、夏天穿着、如搗扇、也不染、也不練、不用針、不用縫、功到自然成、一變、二變、三變、

萬四千行補丁六百七十片。不折洗不替換。不怕風吹雪撲。面燒不焦。浸不爛。不怕刀鎗。不怕箭嚴。霜驟雨總一般。風寒暑濕皆方便。乾三連。坤六斷。九宮八卦隨身轉。曾與天地成功幹。陰是裏。陽是面。中間星辰朗朗排。外頭世界無邊岸。舒裡直橫裡。寬穿在身上。寶樣看不在。州不在。縣一切。經商不敢販。披一邊。掛一片。肉中自有真人現。也曾穿到廣寒宮。也曾穿赴蟠桃宴。休笑吾穿破衲頭飛昇直上龍霄殿。

退之道。風道人衆大人牽羊擔酒與我上壽。你穿了這件破袖頭。只管在此胡謔。是何道理。湘子道。牽羊擔酒。希怎麼罕。我自有仙羊仙鶴。可以上壽。只要那一位大人肯棄了功名。跟我出家的。我就喚那仙羊仙鶴下來。林學士道。三百六十位大人在此。你要度那一位出家。湘子道。大人貧道要度那坐主席的大人出家。退之道。自家一身。尚且如此淒涼。敢說度人出家的話。張千快又他出去。湘子拍手大笑。口唱折桂令出門去了。

想人生不得十全，便十全，嗟嘆難言。一年四季，坐吃無穿，享富貴先亡命短。有一等受貧窮，松栢齊年，暗想當初，多少英賢，仔細思量，萬事由天。

正是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

到得次日，退之重排筵席，請百官飲宴。不想湘子又走來道：「列位大人稽首。」退之道：「昨日被汝攪了一日，衆大人都不歡喜。爲何今日又來？」湘子道：「來度大人出家退之道。我官居二品，立在一人之下，坐在萬人之上，與汝玄門大不相同。怎麼只管說那度我的話。」

湘子道我仙家有許多好處大人若不信時有詩爲証詩云

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
午夜流丹液

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
爐煉白丹砂

金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
一瓢藏世界

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
能開頂刻花

有人能學我同去看仙葩

退之道這道人只會說大話何曾見一些兒手段湘子道不是沒手段你若堅心跟我出家自然有仙鶴

仙羊來與大人慶壽。退之道：汝果有仙鶴仙羊，我情愿跟你出家。湘子道：大人若朝天立一個誓願，我就叫仙鶴仙羊下來，退之指着天立誓道：我若不肯跟汝出家，三尺雪下成，七尺雪內，湘子暗道：叔父叔父，今日立誓，只怕你後悔晚矣。使仰面叫道：天神師將四直功曹，快去監關山下勾銷明白。退之道：我誓願已立，又不見你怎麼。仙羊仙鶴明明是弄棺頭。湘子道：快取一個捧盤來。退之叫人拿雕紅盤一個，遞與湘子。湘子接在手內，就吐了一盤腌腌臢臢，放在

地下眾官都掩面道，好腌臢道童。一些規矩也沒有，退之大怒，叫張千連盤拿去，去壞了。李萬趕道童出門，再不許放他進來。喝聲未絕，傍邊閃出一隻犬，把盤中吐的吃得乾乾淨淨。湘子搥胸跌腳，趕打犬時，那犬就地打一個滾，化成一隻仙鶴，騰空而起。湘子道：這不是仙鶴？眾官向退之拱手道：大人學生們曾聞古聖說，仙人的金丹人吃了成仙，鷄吃了變鳳，狗吃了變鶴，却不會聽得說犬吃了道人吐的東西，也會變鶴。如今這犬變作鶴，道童豈不是神仙？退之道：

這都是邪術有恁麼希奇便叫湘子道道童這鶴飛上天那辨真假汝依先叫他下來與列位大人一看纔見汝手段湘子聽這說話把手向空一招道仙鶴快些下來同度韓大人出家只見那鶴盤空鳴舞落平地來衆官見了笑道果有這等異事真是神仙退之道這等仙鶴學生睡虎山前也有一二十對何足爲奇湘子道大人的仙鶴就有一千對也換不得我這仙鶴身上一根毛退之道怎見得你的仙鶴好處湘子道我這仙鶴有些本事退之道鶴的本事不過

是踰躑飛舞、喉徹九臯、那有十分本事。湘子道：「鳴舞有恁希罕？」我這鶴知覺運動、盡通人性、詩詞歌賦、無不通曉。隨大人分付他，他都會做出來。與大人看，退之道：「若會得做詩歌，我便算他是仙鶴。」湘子道：「說便是這般說。」區毛素生：「怎麼會吟詩作賦？」退之道：「方纔說憑我分付他，都會得做。如今又說不會得，一味的胡遮亂掩，誑語欺人。」吾誰欺欺天乎？湘子道：「大人且莫忙試，叫他一聲分付他一遍，看他肯答應否。」退之道：「仙鶴道童說你會得說話，我今出一對與你對，若

對得來我就信這道童是個神仙，你若對不來，我便把這道童拿下，問他一個欺誑的罪名。只見那仙鶴兩腳挺立，雙眼圓睜，看着退之，把頭顛三顛，卽當三拜，垂翅展頸，嘹嘹哢哢的應道：「請大人出對。」衆官見鶴口吐人言，嚇得魂不附體，都暗暗埋怨退之。退之道：「鳥翼長隨鳳，可謂衆禽之長。」那鶴看着退之，答道：「狐威不假虎，難爲百獸之尊。」衆官無不喝采。退之又道：「你吟詩一首與我聽。」仙鶴道：「我吟一詩一歌，請大人聽。」詩云：

白鶴飛來下九天，數聲嘹唳出祥烟。日月不催人
已老，爭如訪道學神仙。又歌云你既爲官兮，尚不
知人事，你既爲人兮，反不如畜類埋名隱姓兮，免
遭兇禍。大人豈不聞張良棄職歸山去，范蠡遊湖
是見幾，你今若不回頭早，只怕征鞍雨濕，藍關路
迷進退苦無依。

退之道，你特來與我慶壽，再不見你說一句長生不
老，安富尊榮的話，只把那不吉利的山歌唱出來，正
氣是區毛畜生，不識一毫世故，湘子道仙鶴之言，日

後自有徵驗爲何倒說是不吉利退之道爲人在世
眼下尚且顧不得說恁日前日後湘子道仲尼說得
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大人的心只是見小退之道
我的話也不是見小只是世間那里有個蚤得知你
今日說話不中聽我也不計較你快些去罷湘子道
大人肯跟我出家小道就去若不肯跟我小道決不
出去退之聽了這句話怒喝手下又他出去再有放
他進來的決打四十湘子便使出一個定身法來那
夥人把湘子推的推扯的扯竟想動得一步退之道

道童你怎麼把那定身法來欺我，湘子道：大人，貧道只會駕霧騰雲，不會使定身法。退之道：你既會駕霧騰雲，因何來我府裡化齋？湘子打動漁鼓唱一詞道：

上小樓

我今日單來度你，你快撇了家緣家計，我和你挽手挨肩，抵足談玄理，再休執迷，速抽身，躲是非，隱姓埋名，一地裡，在首陽山，壽與天齊。

退之道：五行自有生法，造化壽夭修短，俱從受生時定下來的，你不是神仙，怎得壽與天齊？湘子道：我不是神仙，世上更有誰是神仙？退之道：你既是神仙，先

說有仙鶴仙羊，怎麼只見有鶴，不見有羊？湘子道：仙羊一來，就要走了，不要看得這般容易。退之道：羊也不曾見。先說他會走。湘子道：列位大人，謹守元陽，待貧道喚他出來，便用手招道：仙羊快快走下來。說聲未罷，只見一隻羊骨碌碌從那轆轤夾脊轉過雙關，跑上泥丸，直下十二重樓，踏着丹臺，往那丹田氣海之中，一溜烟跑將出來。衆官見了，都道：這羊紅頭赤尾，白蹄青背，花花綠綠，果是一隻好羊。你原養在何處？叫得一聲就來。湘子道：這羊是從小養熟的，遠不

千里近在目前。退之道。出家人養鶴養鹿。是本等的事。羊豈是出家人養的。湘子道。養鶴養鹿。不過是開遊嬉耍。供一時之玩好。羊乃先天種子。龍虎根基。若養得他完全。就髮白返黑。齒落更生。長生不死。正是出家人該養的。退之道。我府中也養得有羊。因時喂飽。隨心宰殺。只用其糞壅田壅地。並不聽見說有這許多好處。湘子道。大人府中養的是外羊。吃野草。飲泥漿。只好供口腹之欲。貧道養的是內羊。餓食無心。草渴飲玉池漿。收藏圈子裡。不放出山場。非同容易。

養得的退之道這羊要多少錢賣與我罷。湘子道：昔日漢武帝要買這隻羊，肯出連城七十二座，還不勾。羊一半價錢，大人不過是一位尚書。莫說買我這隻羊，就是一根羊毛也買不起。嗟，退之道一隻羊重得多少，勛兩敢笑我沒力量買他。湘子道：大人有了羊，也不會得養他。退之道：你說一個養的方法，我照依你養就是了。湘子道：我家有個養羊歌，說與大人聽。歌云：

養羊之法甚簡易，也不拴，也不繫，饑食無心，草上

花渴飲欄下長流水。羊飽任顛狂。不放閑遊戲。一般頭角共毛皮。偏能象透人間意。不野走。也不睡。左右團團不出市。呼得來。喚得去。用之不用棄。不去。我若賣時無人買。拿着黃金無覓處。高打墻。獨自睡。姑娘如狼心也。醉吃盡羊羔。不口酸。吞卻元陽沒滋味。人不惺。畜到會。那個識得其中意。我今學得任逍遙。你們不會參同契。鬢邊白髮幾千莖。閻王帖到拘將去。饒君法術果通神。渡了溪時成何濟。

湘子歌罷說道。列位大人。這是養羊之法。須牢記取。
林學士道。先生。此羊有甚麼本事。湘子道。也會作歌。
吟詩。退之道。你叫羊作歌來我听。湘子用手指道。羊
不作歌。等待幾時。那羊把身子抖一抖。頭兒仰一仰。
口吐歌云。

堪歎世人不養羊。爭氣貪財道我強。酒色太過神
氣散。百病臨身不提防。腰疼痛。淚眼汪。咳嗽不止
臥牙牀。請師巫。喚五郎。許齋許醮。許猪羊。求神拜
佛俱無效。針灸渾身盡是瘡。不省悟。怨上蒼。尋思

日夜怕無常。早知美巧番成拙。何不當初學養羊。
要養羊。費思量。拜明師。求妙方。養羊精熟補腎堂。
羊飽顛狂防走失。晝夜不睡看守羊。繫紮籬。高築
牆。有狼有虎要提防。若還被狼拖羊去。一場辛苦
枉勞張。不惺惺。倒呆張。色心引在鬼門鄉。因甚少
年君子頭白了。損了丹田走了陽。有人解得養羊
法。便是長生不滅方。

仙羊作歌已罷。衆官道。韓大人道。童若不是神仙如
何。這羊會說話。退之道。這羊說的都是道童的話。衆

大人不要聽他。湘子上前把袍袖一拂，羊與鶴俱不見了。退之道：「衆大人，你看他這一件破袖衣袖子，把羊與鶴都遮藏得沒踪影，豈不是障眼法兒？」林學士問道：「先生，羊在那里去了？」湘子道：「羊被狼來咬了去。」退之道：「我們明明白白，坐在這廳堂上，幾曾見有狼來？」湘子道：「廳後坐着那兩個穿紅袍的，恰不是狼。」退之怒道：「一個是老夫人，一個是我侄兒媳婦。」蘆英小姐怎說是狼？這道童眼也花了，還說是神仙。湘子道：「這正是狼。」大人有所不知，便彈動漁鼓，唱道：「情道。」

山坡羊

將羊兒長收在圈兒裡，休惹得狼來戲飽。
丁怕顛狂顛狂，防走失，問大人知不知。這消息誰
省得你養的嬰兒，蛇蝎都是你元陽氣。吁嗟，亡
精又敗髓，傷悲粉骷髏，是追命的鬼。粉骷髏，是追
命的鬼。

清江引

將羊兒養在丹田裡，休教狼偷去。你戀美
嬌娃，損你真元氣。這樣玄言說與你，這樣玄言說
與你。

將羊兒養在圈兒裡，休等狼馳去。財帛殺人刀，色

是偷羊鬼問大人這消息可曾知未這消息可曾知未

江兒裡海兒裡都是這水那討一塊閒白地走又走不得行又行不去勸大人尋一個穩便處尋一個穩便處

走遍了天下知音少料有幾個通玄妙買的無處尋賣的沒人要因此上把好光陰虛度了又有絕句一首

三角田兒在下方朝耕暮耨不隄防有朝一日元陽走髓竭精枯一命亡

退之聽了，老癢如火，喚左右把他叉將出去。那張千、李萬便把湘子推出大門外，緊守着二門。湘子忖道：「叔父不聽良言，如何是好？」正是：

不肖修行不學仙，

任君萬語復千言。

忽然鬼使來相促，

兩腳蹬空兩手拳。

畢竟湘子還來度退之否？且聽下回分解。

袖中油燭件，是磁爐、玄机、仙筆、物、是提
柳種子、老人不悟、高緯、妍姸、上士、四頭、反生、恐、恐
能參此理，便覺通玄。全集俱是贅疣。

第十五回

顯神通地上鼾眠

假道童筵前暢飲

人生南北如岐路，世事悠悠等風絮。造化小兒無定據，翻來覆去，倒橫直豎。眼見都如許。○伊周事業何須慕，不學淵明便歸去。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無心處。

話說湘子收了仙鶴仙羊，出得門去，思量不曾度得退之，難以繳旨，只得又轉到門首，叫道：「長官開門，開門。」張千、李萬、大家攔住道：「老爺分付放你進去，要打。」

我們二十板你怎麼不怕沒意思、只管來纏、若不看出家人面上、我們先打你一頓、又送你到兵馬司問罪、湘子道、長官休囉唆、古人說、憎來看佛面、怎麼就說個打、我也不怕你打、我有句話與列位商議、列位休得執拗、李萬道、老爺不肯跟你修行、你總是要度我們哩、不是輕薄說、寧可一世沒飯吃、沒衣穿、凍成餓死、也情愿、必有家裡決不跟你去修行、倒免開口、張千道、你就肯送我門上錢、要我放你進去、我也決不放的、不消商議得、湘子道、我也不來度你們、也

沒門上錢送你們。只是你老爺分付說放我進去。就打你們。我思量起來放我進去。倒未必打你們。不放我進去。你兩個決然吃打二十板。張千道我不放你進去。元何打得我着。不信不信。李萬道我又不是三歲半的小孩子。被你倒跌法弄得動的不信不信。湘子道你敢說三聲不信麼。張千道莫說三聲。就說三聲。聲特何如。湘子道既然如此。你說你說。衆人齊聲道不放不放。雖然不放。湘子就顯出神通。把袍袖一展。一交跌倒在地上。頭枕着漁鼓。鼕鼕不動。他那元

神却一徑走到筵前道：「列位大人在上。」小道又來了，退之一見湘子，怒髮衝冠，心頭火發道：「你從那里進來的？」湘子道：「從大門首進來的。」退之道：「張千李萬都在那里。」湘子道：「貧道已去遠了。」他兩個說：「大人要與我說話，故此又轉來。」退之道：「你且去耳房坐着。」我另有處。」湘子依言走在廂房裡，面彈拍漁鼓，只見退之叫張千李萬問道：「那道童去了不曾？」張千道：「那道童走了，不勸睡在門外地。」退之道：「你盪起驢耳朵聽那打漁鼓的是甚麼人？」張千道：「小的不曉得。」是

麼人退之，喝道：「你這狗才，恁般可惡！」一個道童放了進來，還說他睡倒在外面地上，眼睜睜當面說謊。每人各打二十，兩邊皂甲，吶一聲喊，拖的拖，拽的拽，把張千、李萬拖番在地上。他兩個苦苦告道：「現今一個道人睡在外面地上，老爺如不信時，請衆位老爺一看，便見明白。」不要屈打了小的。衆官道：「這兩個雖然可惡，道人恰有些古怪，真不要錯打了他。」退之便同衆官走出門前去看。果然有一個道人睡在地上，鼾聲如雷。裡向耳房內，又有一個道人在那里打漁鼓。

唱道情衆官都道。人雖有兩個。面龐衣服恰是一般。明明是分身顯化的神仙。韓大人不可怠慢他。退之便對這道人說道。你這出神的術法。不爲奇特。只好去哄弄別人。怎麼來哄我。我一把火。把你那軀殼先燒化了。看你元神歸于何處。說猶未了。只見那廂房內的道人走將出來。地上睡的道人醒將起來。兩個合攏身來。端只一個道人。那里去尋兩個。衆官見了這個光景。人人倒身下拜。說我等今日幸遇神仙。萬望救度。退之連忙扯住衆官。說列位休得眼花撩亂。

落了拐子的圈套。湘子道：韓大人，我也不是拐子，我
和你沾親帶骨，不忍你墮落火坑，所以苦苦來度你。
我魂歸地府，魄散九霄，一點元神，常存不壞。你那凡
火，如何燒得我着？退之道：你明明是遊方野道，我與
你有怎麼親？湘子道：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故鄉水，
山水尚有相逢日，人生何地不相逢？怎麼就說出絕
情絕義的話來？林學士道：韓大人幾次要責罰你，衆
位再三勸饒了。你既是神仙，何不高飛遠舉，使人聞
名不得見面，爲恁的苦苦來打攪他家的酒席，高擡

我等衆賓是何緣故。湘子道：貧道在山中聞韓大人九代積善、三世好賢，府中有好饅頭，特來化些上山，與師父充饑。退之道：早說要化饅頭，你便儘力拿了些去，何必言三語四？做出這許多把戲來，便叫張千去廚房中取幾分饅頭打發他去。張千領湘子到廚房內說道：饅頭憑你要幾分，恰把怎麼家伙來盛了去。湘子道：我有花籃在此。張千道：這小小花籃，盛得幾個饅頭？我布施你一分銀子，僱一個腳夫來挑一担去，何如？湘子道：我那里吃得有數，只裝滿這花籃。

也勾了，張千就把饅頭擡一籠來，憑湘子去裝，湘子
使出一個除法，裝了一籠又一籠，不多時把他那三
百五十六分饅頭，盡數裝在花籃裏面，還裝這花籃
不滿，張千見沒了饅頭，驚得上唇合不攏，下唇慌把
手扭住，湘子叫喊起來，湘子把袍袖一展，足踏花籃，
騰空而起，空中飛下一張紙來，張千仰天叫道：「你這
道人忒也欺心，把花籃裝了我家這許多饅頭，也不
去謝謝老爺，倒丟下一紙狀子，待要告誰？難道我再
賠一個花籃與你不成？」湘子便立下地來道：「我和你

同去見老爺張千又扯住子湘子叫屈退之問道你
爲何扯住道人這般喊嚷湘子道他全不遵大人分
付反扯住貧道叫喊貧道倒也罷了只是韓大人等
伏不得兩個手下人如何去管轄朝廷大事張千將
紙遞上退之稟道老爺分付賞那道人幾分饅頭那
道人把三百五十六分饅頭都裝在小花籃內那花
籃還不曾滿倒寫狀子要告小的們故此小的扭他
來見老爺說個明白退之接到手看時乃是一首詩
單道花籃的妙處詩云

一根竹竿破成篾

巧匠編來實奇絕

外形矮小裏邊寬

裝却乾坤和日月

退之看罷詩句，便道：「你這道人，着實無禮！我那三百五十六分饅頭，要請衆位大人吃的好意，賞你幾分。你怎麼弄出那除法來，將我這許多饅頭都騙了去？」
湘子道：「大人不要小器，饅頭都在花籃裏，若不捨得，便先拿出來還了大人。」退之道：「這一點點花籃兒，如何盛得我三百五十六分饅頭？」張千道：「外看雖然小，裏面猶如枯井一般深的。」湘子道：「大人休小覷這籃。」

見有浪淘沙爲証

小小一花籃，長在槐源，玉皇殿前一根紫竹竿。王母破篋三年整，曾般編了整十年。這花籃有根源，乾坤天地都裝盡也，只一籃。

退之道：你賣美殺花籃的好處，也不過是障眼法兒。我決不信。湘子道：大人信不信，由你。只是貧道再問你：化些好酒。退之道：我已賞了你酒，與卓面如何？又說化酒。湘子道：不瞞大人說，我師父在山中煎熬萬靈丹，缺少好酒，故此再求化些。退之道：萬靈丹我也

曉得蘆不知你用多少酒。湘子道：「只這一葫蘆就勾了。」退之道：「一葫蘆有得多少？如何勾煎萬靈丹？」湘子道：「大人不要小看了。這個葫蘆有詩爲証。詩云：

小小葫蘆三寸高，

蓬萊山下長根苗。

裝盡五湖四海水，

不滿葫蘆半截腰。

退之道：「你不要多說。」張千快把酒裝與他去。張千道：「師父，你的竹筒在那里？」拿過這邊來，把酒與你。湘子道：「竹筒上綁着你的皮，做魚鼓子。只有個葫蘆在此。」張千道：「有心開口抄化一場，索性拿件大家伙來。」我

多裝幾壺與你，這個小葫蘆能盛得多少也，累一個布施的名頭。湘子道：我要不多，只盛滿這葫蘆罷。張千把酒裝了十數缸，這葫蘆只是不滿，便道：又古怪了，怎的還不見滿？湘子道：再裝幾缸，以定就滿了。他便打起漁鼓，拍着簡板唱道：

小小一葫蘆，中間細，兩頭粗，費盡了九轉工夫，堪比着那洞庭湖。你們休笑我這葫蘆小，裝得你海涸江枯。

張千稟退之道：小的有事稟上老爺，這道人又用那

裝饅頭的法兒來裝酒、酒都裝完了、竟不曾滿得他的葫蘆退之道、道童有來有去、纔是神仙、有去無來、不成大道、你這般法兒、只好弄一遭、如何又把我的酒也騙了去、湘子道、大人不消忙得、但憑擡幾隻空缸來、我一壺壺還與大人、若少一滴、愿賠一缸、擡幾個竹籬來、還大人三百五十六分饅頭、若少一個、愿還一百何如、果然張千擡了空缸、竹籬放在廳前、只見湘子捲拳勒袖、輕輕的把葫蘆拿來、恰像沒酒的一般、望缸內只一傾、傾了一缸、又一缸、滿滿的傾了

十數缸一滴也不少。那葫蘆裏頭還有酒，正不知道這許多酒裝在葫蘆內，那一搭兒所在。衆官見了，人人喝采，個個稱強。退之只是不信道。摠來是些茅山邪法，只好哄弄呆人。豈有神仙肯貪饕酒食，賣弄神通的理？湘子聽得退之這等言語，便又顯起神通，從花籃裏模出三百五十六分饅頭，一個也不少。衆官齊聲道：「這般手段，真是人間少有，世上無雙。」讚歎不已。一霎間，湘子又把酒與饅頭，依次收在葫蘆花籃內。驛差天神天將，押到藍關山下，交付土地收貯，等待。

來年與退之在路上充饑禦寒當下手拍雲陽板唱
一闕上小樓

人道我貪花戀酒酒內把玄關參透花裡遇神仙
酒中得道自古傳留煉丹砂九轉回陽身不漏只
管悟長生與天齊壽

退之道你這人只是誇口我承列位大人盛情也要
議論些國家大事你連連來此纏擾不當穩便也不
是你出家人與人方便的心頭叫手下快與我又他
出去細子道不消又得再斟幾盃酒與貧道吃了就

再丕來攬大人退之笑道，你有多少酒量，湘子道，只管貧道一醉，不要論量大小，退之道，你吃得一百大盃麼，湘子道，五十雙半醉，退之道，據你這般說，酒量也是好的了，如今三百五十六位大人在此，每人賜汝一盃，汝先從我面前吃起，湘子道，謹遵嚴命，退之叫人斟上酒來，湘子剛剛吃得三盃，便沉醉如泥，跌倒在地上，退之道，列位大人看這道人，吃得三盃酒，就醉得這般模樣，只是大言不慙，那里是恁麼神仙，張千李萬，可擡他出去，丟在大門外頭，不要理他，張

千李萬用盡平生氣力、一些兒也擡不動、退之看了、惱怒得緊、喝叫多着幾十人、把這野道倒拖出去、張千果然喚過兩班皂甲來拖湘子、這湘子倒也不像個醉倒的、就像生銅生鐵鑄就的一般、一發拖不動了、退之怒道、你這些狗才都是沒用的、且由他睡着、待他醒來、不許他開口、竟自又他出去、張千衆人啞喏而退、誰知湘子睡過半個時辰、一骨碌爬起來道、大人貧道酒量何如、退之道、吃得三盃就醉倒不起來、還說甚麼酒量、湘子道、貧道酒量原不濟、不能奉

陪列位大人貧道有一個師弟果是不辭千日醉醉
醒太平時請他來陪奉一盃何如退之道他是恁麼
人出身如今在那里湘子道出身在窩裏藏身在府
裏吃酒在肚裏醉處在路裏大人若許相見貧道招
他便來退之道汝去招他來湘子道貧道站在這裏
叫他自然來當下湘子弄出那仙家的妙用把手向
空一招叫道師弟快來只見一朵祥雲捧着一人墜
地那人怎生打扮有西江月爲詞

黑魃魃的面孔光溜溜的眼睛鉗頭闊口巨靈神

露齒結喉相應巾戴九陽一頂腰纏穗帶雙根臉
紅眼睍醉翁形李白劉伶堪並

這道人立在堦前，朝着衆官唱個喏道：「列位大人稽首，退之道師兄說汝會飲酒，汝實實吃得多少？」道人道：「大賁在座，司酒在傍，揖讓雍容，衣冠濟楚，席不暇煖，汗浹沾背，小道可飲二三升，知己友朋呼盧擲雉，紅裙執觥，玉手擎盃，一曲清謳，當筵妙舞，自旦至暮，可飲二三斗，讌至更深，酒闌客散，主人送客，獨留小道，引坐密室，燈燭交輝，裙袂連帷，屢舄迷香，玉體貼

子懷抱粉面，偎于酥胸。主人興濃，不知小道。小道聞極，忘却主人，袒襦裸裎，顛狂無忌。斯時也，小道可飲二百，退之道。出家人怎說那淳于亮狂夫的話？可惱。可惱！我這裏用汝不着，汝快去罷。林學士道：我也不與汝講閑話，只顧儘量吃酒。與我個看，若吃得多，纔見汝師兄薦舉的光景。若吃不多，連汝師兄一體治罪。道人道：大人若是這般說，叫取酒來待小道吃。退之，便叫張千、李萬，打了兩三鐔好酒，放在他面前。他一壺下了，又是一壺；一壺不了，又是一壺；一連吃了

十數壺纔方咀嚼些兒果品把腰伸一伸道好酒吃不上一個時辰把這三罈酒吃得罄盡覺道有些醉客退之對林學士道親家這酒量纔好林學士道汝像是醉了還吃得麼道人道但憑大人拿來小道再吃退之又叫張千李萬擡一大罈來這道人也不用壺不用碗將口佈着罈口只情吃一霎時又吃盡了一交跌倒在地上動也不動湘子道師弟醉了睡在地上不成禮體韓大人有敝借一條蓋覆着他待他酒醒好同回去退之叫取條被蓋了這道人便對湘

子說道、汝弄了許多指、都是假的、只這吃酒的人、是真本事、我不計較汝了、疾忙回去、不可再來、若再來時、我當以王法治汝、湘子道、王法只治得那要做官的人、貧道不貪名利、不戀紅塵、不管那兇走烏飛、那怕這索縛枷拷、退之道、若再胡言、我齋戒沐浴、做一道表章、奏聞玉帝、把汝這貪饕酒食、惑世誣民的賊道、真配在陰山背後、永墮輪迴、湘子暗笑道、只說我會說大話、誇大口、原來叔父也會弄虛頭、說空話、玉皇大帝、只有我去見得他、你這凡胎俗骨、怎麼上得

表文到他案下、這般大帽兒的話、不要說嚇我不動、
連鬼也嚇不動、二個的正是

從頭徹尾話多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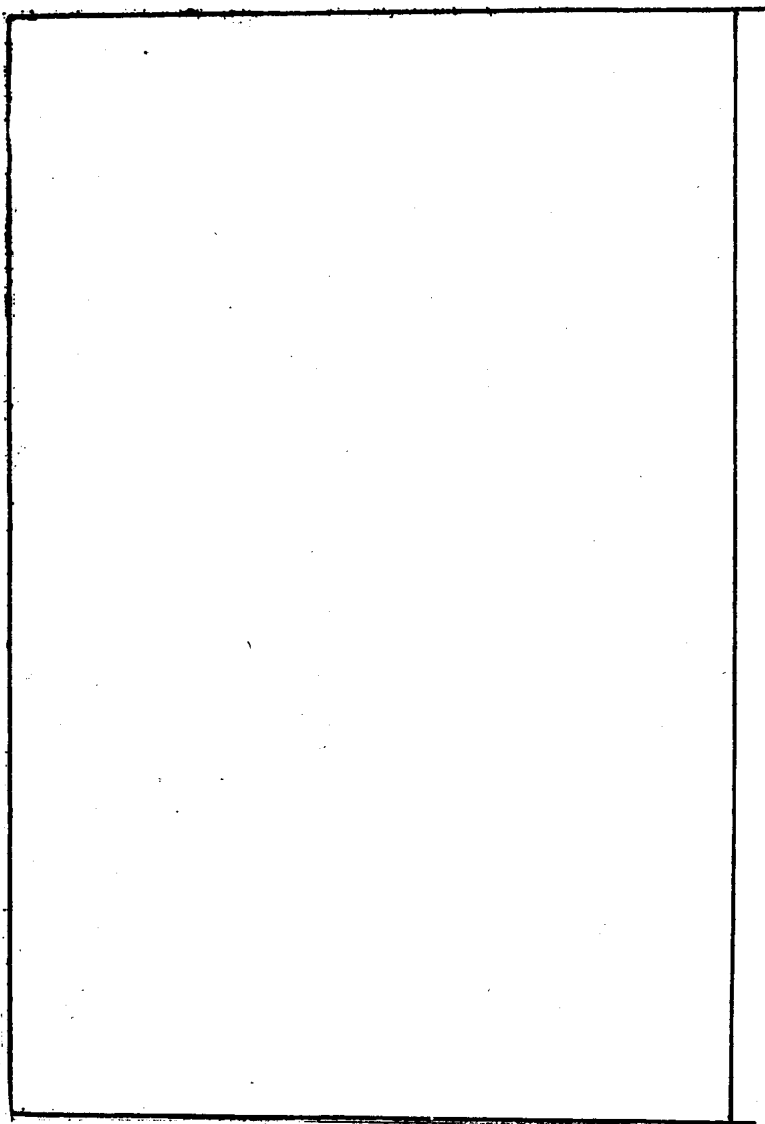
話說多般也枉然

伶俐盡從癡蠢悟

因何伶俐不成仙

畢竟不知湘子後來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韓湘子不是神仙、明是一个六月裡晒不化的
冰、鍾小道人不是酒仙、明是一个酒缸裏滾不
死的酒鬼、衆朋友不是酒客、明一个是韓湘子提的
傀儡、張千李萬不是韓家的廝甚、明一个是韓湘子



第十六回

人陰司查勘生死

召仙女慶祝生辰

真幻幻真真亦幻、幻真真幻幻非真、本來面目無、
真幻一笑紅塵有幻真、

且說湘子先前飲得三盃酒、睡倒在地上、人人都說
他酒醉跌倒了、恰不知道湘子出了陽神、徑往陰司
地府去看官、且說湘子爲何這等時候、忙忙地去見
閻羅天子、有恁事故、只因玉帝勅旨、着他去度韓退
之、成、真、復、職、他見退之稟性迂疎、立心慇懃、貪戀着

高官大祿不肯回頭，恐怕一時間無常迅速有誤，差遣因此上一徑到陰司閻君殿上，查有起之還有幾年陽壽，幾時官祿，行他命斷時絕的時節，狠去度他，庶不枉費心機。這正是

欽奉朝命出司天

直往陰司地府前

查勘韓公事元案

度他了道證金仙

當下湘子那一點元神來到鬼門關上，三十六員天將前遮後擁七十二位功曹，叮令沿路趨迎。白鶴雙雙青鸞對對，幢幡旛蓋，繚繞紛紛，只見毫光現處，照

鬱了黑暗。酆都神炁氤氲衝破了刀山地獄。嚇得那
牛頭馬面膽戰心驚。鬼卒陰官手忙脚亂。地藏佛忘
拿了九環錫杖。諦聽神空撒下兩耳聽靈。打掃的不
見了茗蓀殿宇堆堊。焚香的消然了沉檀金爐冷淡。
左判官倒捧善惡簿。壽夭判分。右判官橫執鐵筆管。
死生未定。當下牛頭擊鼓。馬面撞鐘。聚集那秦廣王。
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閻羅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
王。卞城王。轉輪王。十殿閻羅天子齊來迎接。湘子只
是一個個衣冠不整。禮度倉惶。粧癡推聾。躡足附耳。

都不知上入洞神仙下降陰司有何事故那湘子
開袍袖擺蹕逍遙手捧金牌口宣玉旨對閻君道山
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人間一晝夜陰司十二年我
無事不來冥府劈破幽扃開通地府止因玉帝差我
度化叔父韓退之成仙了道證果朝元我度化幾次
叔父略不回心嘯強猶昔我恐怕行年犯煞祿馬歸
空一旦鬼使來催枉費辛勤跋涉因此上徑來查勘
俺叔父還該幾年陽壽官祿以便下手度他那閻羅
天子聽了纔罷便喚鬼判快把報應輪迴簿來待神

他親自查勘。左判官忙忙將簿呈上。湘子、湘子接簿。在手展開看時。第一張是晉公裴度。第二張是皇甫
鏐。第三張是李晟。第四張上面寫着永平州昌黎縣
韓愈。三歲而孤。後登進士第。爲宣城觀察。推官遷監
察御史。貶山陽令。改江陵法曹。奉軍。元和初。擢知國
子博士。分司東都。改爲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
方員外郎。復爲博士。改比部郎中。史官修撰。轉考功
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改太子右庶子。爲淮西行軍司
馬。遷刑部侍郎。轉兵部侍郎。陞禮部尚書。上表切諫。

佛骨貶爲潮州刺史、一路上豺狼當道、雪擁馬頭、饑寒迫身、幾損性命、得改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復爲京兆尹、立侍郎、湘子看完道、原來叔父還有這許多官祿、所以不肯回心、我如今把他官祿一筆勾銷、除去他的名字、省得善惡簿中輪迴展轉、生死帳上解厄延年、正是

閻王殿上除名字

紫府瑤池列姓名

那右判官慌忙捧筆、飽蘸濃墨、遍與湘子、湘子即便把退之這一張盡行塗抹了、揭到第五張、恰好是學

上林圭的終身結果。湘子道：岳父是雲陽子轉世，叔父復了原職，岳父也要歸天回位。索性一筆塗抹了，免得又走一遭。那十殿閻君齊齊拱手問道：六道輪迴。天有神而地有鬼，五行變化，生有死而死有生，因陰陽以分男女，合聚散而別尊卑。故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小聖謹守成案，不敢變易。今神仙不行關會，一槩塗抹，只怕上帝得知，見罪小聖。湘子道：俺叔父韓退之，是捲簾大將軍，冲和子學士，林圭是雲陽子，俱因醉奪蟠桃，打破玻璃玉盞，衝犯太清聖駕，貶謫下

凡不是那俗骨塵軀、經着輪迴、魂銷魄散、如今謫限、將滿、合還本位、玉帝怕他迷昧、前因、墮落輪迴、惡趣、差俺下來、度他二人、故此先除名字、省得追魂攝魄、勾擾滋煩、那十殿閻羅、天子、各各躬身下禮道、小聖有所不知、故爾唐突、幸得神仙明詔、心胸豁然、當下隨着湘子、送出陰司、這許多牛頭鬼卒、馬面判官、青臉獠牙、諛身紅髮、都齊斬斬、擺列兩行、匍匐跪送、湘子捧着漁鼓、擁着祥光、離了陰司、復來陽世、假粧酒醉、醒轉來的光景、但凡人、不識得耳、却說湘子、闌邊

之討被蓋了那小道人復與退之說了半晌又上前一步道韓大人有酒再化幾盃與貧道喫退之道汝方纔喫得三盃就跌倒在地上那小道人睡至此時還不曾醒又化恁麼酒湘子道貧道不是酒醉跌倒乃是到陰司地府閻羅天子案前去查一位大人的官祿壽數故此睡着了那陪酒的師弟貧道適與大人說話的時節已辭去多時了怎麼大人說他還不退退之道好胡說汝師弟若酒醒去了那被下蓋的是恁麼人湘子道大人揭起被來一看便見端的退



之叫張千把那被揭起來看、張千不揭被看時、還說
 是一個道人、醉在地上、揭起看時、不見那喫酒的道
 人、只見一隻大缸、蓋在被底下、滿貯着一缸好酒、倒
 喫了一驚、走上前稟退之道、道人不見了、只有一隻
 缸、滿滿盛着好酒、退之道、我只說這喫酒的人、是真
 酒量、原來也是障眼法兒、便開口叫湘子道、野道人、
 我且問汝、汝到陰司去查那一位大人的官祿壽數、
 湘子道、列位大人中一位、退之道、在席有三百五十
 六位朝官、是張是李、索性說個明白、日後也顯得汝

的言語真實、若這般含糊鶻突、誰人肯信汝的說話、
湘子道、單查禮部尚書韓大人的官祿壽數、退之道、
你查我做恁、湘子道、我要度大人修行、恐怕大人陽
壽不久、故此到陰司去查勘一簿明白、退之道、我今
庚五十七歲了、你查得我還有幾十年陽壽、幾十年
官祿、若說不着、以定要處置你這大言不慙、妖言惑
衆的賊道了、湘子道、大人莫怪貧道口直、你若要做
官、明年決遭貶謫、壽筭只有一年多些、若肯跟我修
行、可與日月同庚、後天不老、退之道、我自幼年到今

日、算命相臉的、不知見過了多少、那一個不說我官居一品、獨掌朝綱、壽活百年、康寧嬰鑠、汝怎敢如此胡說、湘子道、延壽命雖然難算、恰也要大人自去延、若不修行、便是自投羅網了、退之道、你不過是一個遊方道人、既不是活無常在世、又不曾死去還魂、那里得見陰間的生死簿子、湘子道、貧道身臥堦前、神遊地府、那鬼門關上、閻君鬼判、獄卒陰兵、那一個不來迎接、我坐在森羅殿上、取生死簿、從頭一查、見大人名字在那簿子上、註着今庚五十七歲、五十八歲

喪黃泉、字字行行、看得真實、若說那死去還魂的、自家救死且不暇、那得工夫去查別人、退之道、這話分明是活見鬼、我不信、我不信、湘子道、大人不信也由你、只怕明年要見貧道時、沒處尋了、退之怒發如雷、喝叫張千推湘子出去、湘子出門一步、又轉到門首、叫道、長官、我要進去見你老爺、說一句緊要的話、張千道、你這道人、臉忒涎了、莫說老爺要惱、連我們也厭煩了、快些去、到是好的、湘子道、你們怎麼也厭煩我、這叫做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了、張千道、聖人說

得好、未見顏色而言謂之替、你又不是雙盲瞎子、看了老爺這般發怒、趕打你出門、你只該識俏去了罷、只管在此油嘴傷舌、討沒趣、吃也沒要緊、湘子道、我是笋殼臉、剝了一層又一層、極吃得沒意思的、你只做个團圓人情、放我進去對老爺說一句話、就回去了、李萬道、你要罵就罵我一場、要打就打我一頓、若要我放你進去、實是使不得、你就是做我的爺和娘、只要掙飯養得你、也不替你吃、這許多沒趣、湘子見他們這般說、使用仙炁一口吹到張千李萬的臉上、

丟他兩個如醉如夢、昏昏沉沉、盹睡着了。湘子閃進裡面、打起漁鼓、退之道。這野道人又來攪我、真實可惡。叫手下拿他去打四十板、枷號在門首、以警這些遊方僧道。手下人一齊動手來拿湘子。湘子不慌不忙、把仙炁一口、吹在林學士看馬的王小二身上。那王小二就變作湘子模樣、站在那裡。退之看見這些人亂竄、便喝道：「你這一千人眼睛都花了！明明一個道人站在那廂不去拿他、倒在這里胡謔亂扯。手下人見退之發怒、便一下子把王小二拿將過來、擎在

地上用竹片打他，却不看見湘子。這王小二被擎住了打，發狠的喊叫道：「我是林老爺家的王小二，爲何打我？」林學士道：「叫的是學生小僕，不知親家何事打他？」他就是小僕，觸犯了親家，也須與學生說明，打他纔是。俗云：「打狗看主面。」爲何這般沒體面？就把小僕亂打。還之道：「親家勿罪。」方纔叫人打那賊道人，如何敢打尊使？王小二想是賊道人用寄杖法，寄在尊使身上。林學士道：「賊道這般可惡，如今在那里待我拿來打。」頓還他。湘子挺身道：「貧道在此。」林學士喝道：「汝

來攪擾韓大人的酒筵、故此韓大人要打汝、汝受不
得這樣羞辱、吃不得這樣苦楚、只合急急去了、纔是
出家人的行徑、爲甚麼苦苦在此纏擾、倒把我的人
來替你打、湘子道、大人勿罪、這是金蟬脫殼、仙家的
妙用、專使該受這幾下官棒、貧道纔敢借他替打與
他、消除災難、林學士道、王小二沒有過犯、白白的受
這頓打、還說替他消除災難、我算汝的災難、目下斷
難躲過、何不先替自家消除、一消除、王小二道、我和
你都是父娘皮肉、打也是疼的、你憐他人之慨、風自

已之流、不要忒爽神過火、退之道、這樣奸頑賊道、不要與他閑說、只是趕他出去、大家纔得安靜、湘子道、俺偏生不去、退之道、汝不肯去、待要怎麼、湘子道、人肯跟貧道出家、貧道就去了、退之道、肯出家不肯出家、憑着人心裡、汝十分強勸、誰肯聽汝、湘子道、不是貧道不識進退、強勸大人、只是這回錯過、萬劫難逢、貧道不好去、繳金旨、大人從此便墮輪迴、去而復來、皆貧道不得已的心、退之道、繳恁麼金旨、墮恁麼輪迴、這些話忒惹厭了、我且問汝、從我生辰至今日、

也是四五日了。汝逐日來擺設我筵席。今朝也說是仙家。明朝也說是仙家。但見汝說這許多不吉利的言語。再不見汝拿出一件仙家的奇異物件。來與我上壽。豈不可羞。湘子道。太人說得有理。我有一幅仙畫。獻於大人。願大人萬壽無疆。退之道。我家有無數好畫。少也值百十兩一幅。怎見得汝的畫就是仙畫。湘子道。大人雖然有許多好畫。都是死的。貧道這一幅畫。恰是活的。要長就長。要短就短。人物都是叫得下來的。只怕大人府中沒有俺這樣一幅退之道。如

今在那里、有多少長短、快拿來掛在中間、與列位人賞鑒。一賞鑒、湘子道、直有丈二、橫有八尺、恰好掛在。大人這間廳上。退之道、張千取畫、又來將那道人的畫兒、掛起我看。張千拿了畫、又道、先生畫兒在那里、湘子道、在我袖中、待我取出來。張千道、你說直有丈二、橫有八尺、如今說藏在袖中、可不道手長、衣袖短。湘子道、長官休得取笑、我拿出來、便見分曉。那湘子從從容容、在袖子裡面扯出一幅畫兒、遞與張千。張千接過手中、用畫叉掛將起來、果然直長丈二、橫

潤入尺上面畫着許多美女，一個個就像活的一般，好不動人，有詩爲証：

斜倚雕欄梯翠翹，名花傾國惜妖嬈。
蛾眉掃月橫雙黛，雲髻堆鴉壓二喬。
洛浦瑤姬留玉佩，鳳臺仙子贈瓊簫。
寫真縱有僧繚筆，隔斷巫山去路遙。

退之道畫倒也好。林學士道：你旣來慶壽，怎麼不畫些壽意，單畫這許多美人，莫不是把韓大人比做石季倫麼？湘子道：韓大人正色立朝，直已行道，怎比那銅臭愚夫守錢賤虜？我因韓大人壽旦，特到終南山。

碧霞洞碧霞真人那里借這入洞仙姬來與他慶壽
退之道美女畫得好不過是傳神得法圖繪入神怎
麼碧霞洞的仙姬湘子道貧道一心要度大人出家
故借仙姬來與列位大人遞酒退之道汝叫得下來
我纔信是仙姬湘子道這個有何難哉用手向畫兒
一指叫聲仙妹下來勸列位大人的酒那畫兒上美
女果然走下兩個怎見得仙女的美處

金釵斜亸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
淺暈微紅春筍手輕舒嫩白纖腰嬾娜綠羅裙微

露金蓮素體輕盈紅衲襖偏宜玉腕臉堆三月桃
花眉掃初春楊柳香肌曲簌瑤臺月翠鬢籠鬆楚
岫雲

這兩個仙姬近前道列位大人萬福衆官看了真個
是天姿國色絕世無雙便道韓大人這不是月殿嫦娥
定是蓬萊仙子道人若不是真神仙如何請得他
下來湘子打動漁鼓叫道仙妹唱一個步步嬌奉列
位大人一杯仙女唱道

苦海茫茫深萬丈今古皆淪喪英雄沒主張特駕

草
慈航穩載爾離風浪，今日裡若不悟無常，凡魚終
墮青絲網。

新水 你若肯一朝揮手謝君王，脫朝衣，把布袍
兒穿上，早離了金鑒殿，即便到水雲鄉，兩袖飄揚，
兩袖飄揚，覓一個長生不死方。

兩個唱畢，忽然隱形去了。那畫兒上就不見了兩個
湘子，又用手招畫兒上仙姬道：「仙妹，再請兩位下來，
只見嬾嬾娜娜，搖搖擺擺，又走下兩個來，有詩爲証：

八幅羅裙三寸鞋，

妖嬈體態是仙胎。

九天王女臨凡世

爲度文公去復來

仙女緩步上前道了萬福、湘子便拍動雲陽簡板、叫道、仙妹列位大人在此慶壽、飲酒、你唱一闕寄生草、何如、仙女捧定一杯酒、遞上、韓退之口中唱道、

嘆富貴、風中燭、想浮名、水上泡、勸你把包巾換了、烏紗帽、衲衣、漁鼓、祥雲罩、仙家妙境、誰能到、只這個五湖四海恣遨遊、煞強如王家一品花、封誥、

煞尾

風急浪花浮、鼠齒枯藤倒、便從此撒手回頭、猶欠早、莫等到席冷筵殘、人散了一沉苦海中、永

劫難撈，但靈消難認，皮毛鬼窟翻身，幾遭平生
意氣豪，只爭一些兒，不到這時節，那裡尋貴王公
官品高。

湘子道：仙妹唱完，請歸洞府，再請兩位來祝壽筵。霎
時間就不見了。這兩個仙姬另有兩個舞向筵前，眾
官抬頭看時，比先前來的更覺得娉婷嬌媚。怎見得
他的娉婷嬌媚，但見

鬢鬆雲髻，插一枝碧玉簪兒，嬈娜纖腰，繫六幅絳
綃裙。子素白單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蛾眉

緊蹙惺惺鳳眼，賽明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欺瑞雪。若非月窟嫦娥女，也是湘臯洛浦妃。

這仙姬迴旋飛舞，口中唱道：

嘆人生空自忙，不覺的兩鬢霜，你便積下米千千，擔債黃金萬萬兩。晝夜枉思量，費心腸，恨不得比石崇家私樣。王愷富豪強，孟嘗君食客成行，總之一身難臥兩張床。一日難餐二斗糧，有一日大限臨在你頭上。那一個親的兒，熱的女，替得你無常有錢難買不死方，有錢難買不無常。你就有李老

君的丹釋迦佛的相、孔夫子的文章、周公八卦陰陽、盧醫扁鵲仙方、他也一個個身亡、世間人誰敢和閻王強假、如你做了采王、置買下田庄、留與兒郎、或生下不成才、破家子出頭來、一掃兒光、花開時三月天、家家在荒郊外掛紙錢、百般挑列在墳前、孝子淚漣漣、亡人幾曾沾你、如今有得吃、有得穿、速回頭去學仙、過幾年得自然、若還不肯抽身早免、不得北邙山裡穩穩眠、

退之道換來換去、總是這兩個女子、沒甚麼奇異、說

來說去只說我爲官的不好也不十分新鮮今後再
有說着做官不好的就先打嘴巴十下連那道童也
不饒他仙姬道大人何須發惱我有個黃鶯兒唱與
大人聽

勸大人莫猖狂烈烈轟轟總一場吉凶禍福從天
降站立在朝堂誰人敢相抗那個官高得久長細
推詳君王怒發遣戍在他方

退之喝道我正直當朝清廉律已有恁麼罪過遣戍
得我連這些女子也胡言亂語了左右快與我又他

出去不許在此絮煩。湘子道：大人息怒。又有一個仙姬來勸酒。

混江龍

位冠群僚，官居極品，身榮耀。果然是清廉

律已正色，常朝殿上侍君懸玉帶。家中宴客，續蘭膏，自恃雄豪名揚八表。從古官高禍亦高，船行險處難回棹。只恐怕一封朝奏，夕貶不相饒。

退之大怒，叫左右把這女子拿下，送到法司問他一個捏造妖言，侮慢官長的罪名。湘子道：大人既做過刑部侍郎，難道不曉得女人有罪罪坐夫男。這女子

不過是說官高必險的意思，又不曾唐突了大人，他又沒有夫男在這里，如何拿他送到法司擬罪？且請息怒，又有一個仙姬來了，大人試聽他唱一個皂羅袍，何如？林學士道：「親家不必性躁，他這夥人是籠中鳥，釜中魚，要拿就拿住的。」怕他走在何方去？且聽這一個女子唱些甚麼來。湘子拍响漁鼓，仙姬唱道：

軟弱的安閒自在，剛強的惹禍招災。閑爭好鬪，是非來閉口藏身。無害安然，守分愁眉展開。光陰有限，青春不來功名得意終須耐。

林學士道：「這一曲唱得好，再飲一盃，退之道。」這女子勸人，凡百忍耐，倒也有理。你再唱一曲，我重重賞你。」仙姬道：「六月披裘，不是拾遺浪子；千金不易，寧甘曳尾泥塗。咱在閨苑寄棲蓬萊，暫住旣無利心，獨擾亦無妄念。牽纏大人，怎麼說個重重賞來？」湘子拍動漁鼓，仙姬又唱道：

勸大人且從容，春花能有幾時紅。堆金積玉成何用？嘆金谷石崇。咲南陽臥龍，今來古往都成夢。絳研窮，歸湖范蠡，他到得安樂。

這之道這般言語總是那野道人一派傳來的可惡
可惡我這里一句也聽不得快又他出去退之說得
一聲又出去那張千李萬許多人蜂擁也是趕來又
仙女這仙女化一陣清風又不見了壁上剛剛刺得
一幅白紙不見一個仙姬也不見有詩歌山水猶如
裱糊舖裡做的祭軸一般掛在那里激得退之三尸
神爆跳五臟氣衝霄惡狠狠的道這賊道明明欺侮
下官做出這般不吉利的模樣可恨可惱這正是

甜言送客三冬暖

惡語傷人六月寒

畢竟不知退之惱怒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是撰為大將軍以九淵羅王一定心曉得此為
脫色身塵累便不应当仙姑薛影遠一四生一幻
正不信不劫正是久人調弄妙要